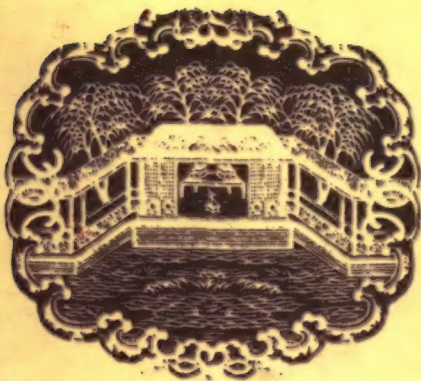


李崇智 著

《人物志》校箋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7-80659-292-X



9 787806 592922 >

ISBN 7-80659-292-X/I · 114

定價：23.00圓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人物志校箋

繆斌題簽

李崇智／著



巴蜀書社

2001·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人物志》校箋/李崇智校箋 一成都: 巴蜀書社, 2001 11
ISBN 7-80659-292-X
I 人 II 李 III ①人才學—中國—三國時代
②人物志—校勘 IV C9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74700 號

策劃組稿: 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 李 蓓
封面設計: 又小牛
責任校對: 潘 錦

《人物志》校箋

李崇智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6656816

發行科電話 (028) 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0 625 字數 240 千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 冊

ISBN 7-80659-292-X/1·114

定價: 23.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電話號碼: 5651045 5651203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楊明照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謝 謙 張志烈

曹順慶 馮憲光 周嘯天

劉亞丁 楊宗義 汪啓明

陳大利 李 蓓

常務編委：張志烈 周裕鍇

秘 書：楊文全

前言

諸子之學，起於春秋而盛於戰國。秦漢以降，子學逐漸式微，然子書中仍不乏深達理要者。國學大師章炳麟論漢魏子書，謂『辨事不過論衡，議政不過昌言，方人不過人物志，此三家差可攀晚周。』（國故論衡論式）人物志爲三國時期劉邵所撰，此書主於論辨人材，分別流品，兼名、法、儒、道爲一體，精義美言，可味者多。清儒臧琳以此書與劉勰文心雕龍及劉知幾史通並列，稱其論人、論文章、論史，可謂千古絕作，而著書人皆姓劉，故有『三劉三絕』之譽。（經義雜記卷二十五）在中國歷史上，人物志是第一部人材理論專著。像這樣系統深刻的人材學著作，在以後的古書中不曾有第二部。本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東方學社出版了季·凱·斯萊奧克的譯本，名爲人類能力之研究，由此引起西方人的興趣。日本也有學者研究此書。近十多年來，國內研究此書的人增多，它的價值被重新重視。

一

人物志的作者劉邵字孔才，是三國時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又長於辭賦的寫作，生平事迹記入三國志。關於他的生卒和人物志的成書年份，史書無記載，只知道的主要經歷是在漢末魏初這一段時間。建安中在廣平任計吏，魏黃初中入京師，官至散騎常侍，正始中執經講學，不久便去世。漢末到三國，是中國社會空前大破壞的分裂時期。社會動亂，軍閥混戰，群雄並起，各種政治勢力都在網羅人材，以壯大自己的力量，整個社會也需要能撥亂反正的幹材，所以人材問題顯得特別突出。由於現實政治的需要，推動了人材問題的研究。這種研究，是從批判東漢的名教和察舉制的弊端開始的。東漢以名教治天下。所謂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爲中心的封建禮教。表現在用人方面，就是通過地方察舉和政府徵辟，因名求士。名，是指流行於鄉里的人物評語。鄉里盛行品評人物的風氣，由此風所形成的社會輿論稱爲清議。清議品題人物，重心在道德方面，其實重德也只是表面文章。因爲主持清議的名士，是本地的名門豪族，或與豪族有密切關係的人。爲了加強宗族鄉里關係，他們所推重的人，多爲門生故吏，所以察舉徵辟實際上是按族望的高低和門閥的上下來分配做官。因爲政府對官吏的任用要根據清議的品題，一個人要想在政府

中取得官位，必須依附有影響的名士，履行社會關係中的道德任務，在清議中獲得良好的評語。操縱清議的名士，爲了擴大自己的影響，提高自己的威望，必然要在名士之間廣泛交游，結黨標榜。這樣就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尚名背實的浮華之風，致使名實乖濫。名實乖濫有兩種情況。一是取得人材稱號的人，名不副實，其道德品質和材能往往是那些名稱的反面；二是選舉出來擔任官職的人，不能辦理那個職位的事情。當時就有一些政論家對這種社會腐敗進行揭露和批評。如王符在潛夫論考績中說：『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囁嚅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財〕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強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職〕所以數亂荒也。』後來晉朝葛洪在抱朴子審舉中說：『靈、獻之世，聞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鷄〕」。』到了東漢末年，名教已經不能維繫人心，根據名教標準選拔出來的官吏，名不副實，腐敗無能，對維護封建統治起不了積極作用，挽救不了漢帝國的崩潰。在黃巾起義的打擊

下，劉氏政權名存實亡。這種情況，促使統治階級中少數開明人士對用人問題重新考慮。在漢末軍閥混戰中起家的曹操，早年也追求名聲，可因出身閹宦，在儒家教義中不能得到好評。他爲了給自己聚集力量，取代劉氏皇位，於建安八年到二十二年期間，以統治階級領袖身份下了四道求賢令。他主張『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明確提出『唯才是舉』，選用那些『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曹操這一用人主張，與儒家名教思想截然相反，實際上帶有抑制地方豪强的作用，對鄉里清議和朋黨交游也是一種打擊。因爲名士的清議和朋黨交游強化了宗族鄉里關係，對統一政權有破壞作用。隨着黃巾起義被鎮壓和曹氏政權的建立，北部中國趨於穩定，於是安定社會秩序提上了日程。要安定社會秩序，在選舉方面完全廢除清議是很困難的。因爲東漢二百年中所培養起來的地方豪强勢力有深厚的社會基礎，而儒家的禮教對安定社會秩序有巨大作用，選舉中的德行標準不能廢除。曹操唯才是舉的主張只是一種策略，不能長久實行。曹丕上台以後，在選舉問題上實行九品中正制度。在州郡設立大小中正，品評本地人士的等級，根據九個品級（上中下各分三級）選用人材，所以稱爲九品官人法。中正官提供應選的資料，不外乎家世、狀、品三項。家世爲應選者的出身記錄。狀非個人行狀，而是中正官的評語。品是綜合家世和才德所定的品級。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有

將選舉權收歸政府的企圖。大小中正官由政府任命，實際上是由高級士族和一些中級士族的名士擔任。他們所推薦做官的人，當然要以門閥爲貴，出身微賤的人被排斥不能入品，低級士族也只能在下品。其結果仍然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事實上加重了世家大族在地方上的權威，從而鞏固了門閥制度。所以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政權與地方豪族妥協的產物，只不過把私人的清議變成官方的品第，使與政府有矛盾的大族名士與政府取得協調，把鄉里評定人材的習慣合法化和制度化罷了。九品中正制規定官位必須與品第相當，品第的高低決定官位的大小。即使中正的評語很好而且是真實的，但受出身的制約，所定品第不能反映真實材能。以品第任官不能解決材與職合、能與任宜的問題。大小中正官的設立，意在抑止浮華朋黨，統一輿論。朋黨交游、浮華趨名之風，經過曹氏父子多次制裁，到魏明帝時仍未杜絕。杜絕朋黨，抑止浮華，最好是確定用人標準。在用人標準問題上，曹氏集團內部仍有分歧。魏明帝主張『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三國志 魏志 盧毓傳）明帝納其言，於景初元年詔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

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按指儒學、文吏、孝悌、從政——引者。），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

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法之急務也。』（三國志

魏志杜叡傳附杜恕）考課法本是用來考察各級官吏的政績，從以上杜恕所云，可見劉邵

所擬，却廣泛地推行到州郡考士與察舉徵辟，實際包含選舉在內。由於一些人的反對，議久不決，並未實行。馮友蘭先生說：『人物志如果不就是都官考課法所附的

說略，也是同都官考課有關係的著作。』（魏晉之際關於名實、才性的辯論，中國哲學史研究一

九八三年第三期。）都官考課法及其說略已經亡佚不可見。按理那一篇說略是對都官考

課法條文的說明。人物志是一部系統的理論著作，講的是如何知人用人的問題，內容並非一篇說略所能容，兩者不會是同一著作。人物志的成書時間不明，很難確定它與都官考課法有何直接的關係。劉邵長期在朝廷工作，擔任一些重要法令的起草，對歷史與現實政治有深入的思考，人物志不是奉命之作，而是他充分發揮自己見解的作品，所論問題必有所本。其書以控名責實立論，主張依實立名，因名取人，而控名責實也是考績的宗旨。從這一角度來看，人物志與考課法有相通之處。

東漢選舉獎勵名節，因名求士，士人追求的便是名，求名者日多，品評人物之風日盛，出現一些評論人物的專家，如符融、郭太、許劭等。早期的人物評論是具

體的，評語是簡單的幾個字。談論既久，必然要深化，向理論方面發展。後來一些名士通過人物品評攻擊政敵，非議朝政，於是清議成爲代表地方勢力的官僚集團反對宦官集團的一種政爭。經過兩次黨錮之禍，諸名士遭到暴力鎮壓，清議由政爭轉爲清談的思辨，人物評論由具體轉爲抽象和原則的探討。漢末魏初的清談，正名實，評人物，探尋其原理，但未脫離政治人事。正始以後，司馬氏與曹氏爭權，互相猜忌殘殺，名士中多有受害者。面對嚴酷的現實，一些人避禍遠嫌，崇尚老、莊，口中或紙上之言避實就虛，趨於玄遠。後世稱這種風氣爲玄學的清談。人物志討論的是怎樣識別人，什麼人宜於什麼官職，起什麼作用等問題。劉邵取漢代識鑑人物的事實而探尋其原理，由清議中品評人物的瑣碎之言進而變爲系統的理論，目的是解決現實的政治問題。人物志中雖有道家思想，但在各類人物中並未提到隱淪一流，政治態度是積極的。湯用彤先生說：『人物志爲正始前學風之代表作品，故可貴也。』（讀人物志，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一九八三年中華書局出版。）這個評價是正確的。代表正始以前學風，並不意味着必定是正始以前成書，也不排除是他晚年執經講學時成書的可能。人物志所討論的問題，後來發展爲魏晉才性之辯。據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引鍾會四本論，魏晉才性之辯有四種不同說法，即才性同（主張才和性是一回事）、才性異（主張才和性不是一回事）、才性合（主張才和性不是一回事）、才性異（主張才和性不是一回事）。

事，但二者之間有密切關係）、才性離（主張才和性不是一回事，兩者之間也沒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在劉邵之時就提出來了，但引起細緻的討論則是在劉邵以後的事。這種討論比人物志就更抽象了。

二

人物志分上中下三卷，凡十二篇，一萬多字，包含的內容相當豐富。書中首先討論的問題是人的道德品質和性格才能從何而來？人物的不同是由什麼決定的？九徵篇云：『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元一是構成萬物的原始之氣。元氣分爲陰陽，陰陽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人包含五行以爲形體。『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行配仁、義、禮、智、信五德。人物的不同，是由他們稟受五行的成份多少所決定的。也就是說，人的情性稟之自然，是天賦的。『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人有所稟，必顯於形，由形所顯而知內心所蘊。『物生有形，形有精神。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進一步指出，要體會人的精神，才是真正知

人。這些就是漢魏時期論人有形鑑、神鑑而又重神鑑的思想。

劉邵在五行基礎上提出九質，即神、精、筋、骨、氣、色、儀、容、言。九質現於外表，應於內心，各顯材性的特徵，稱爲九徵。又以九徵的『至』與『違』將不同的人分爲五等，即聖人、兼材、偏材、依似、間雜。依似之人似是而非，間雜之人心無定是，皆末流之質，可以略而不論。真正的人材爲聖人、兼材、偏材，稱爲『三度』。『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爲目，兼德之人更爲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劉邵這裏所說的『德』，並非一般常說的品德、德行。『兼材之人以德爲目』，意即具有多種材能的人乃可以稱爲有德，可見德中包括材，德在材之上。『兼德而至，謂之中庸。』此『中庸』與孔子的中庸不同。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禮記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鄭玄注：『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人物志體別篇云：『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齟，淡而不醕，質而不縵，文而不醕，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爲節。』中庸之德來自中和之質，平淡無味，因爲平淡，包含各種優良品質，材能全面均衡，只有聖人才具備。兼材之人具有多方面的材能而不偏於一方，故以德爲目。具有一方面的專長者，爲偏至之材，故以所偏

之材自名。材性不同，名目亦殊。聖人品位最高，兼材次之，偏材又在兼材之下。

劉邵認爲，人物稟受陰陽五行的成份不同，材能各異。『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材能篇）人物志將各類人物的材能和所宜的事業分爲十二家。『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辨，有雄傑。』（流業篇）十二家中，前八家以德、法、術三材爲本。三材全備者爲國體。德、法、術中得一種者，分別爲清節家、法家、術家。三材兼有而三材皆微者，是謂器能。具有三材中之一者又各有其流，臧否爲清節家之流，伎倆爲法家之流，智意爲術家之流。以上八家皆可以從事政務。國體爲三公之任，清節家爲師氏之任，法家爲司寇之任，術家爲三孤之任，器能爲冢宰之任，臧否爲師氏之佐，智意爲冢宰之佐，伎倆爲司空之任。不兼三材，而在其他方面有偏至之材者，是從事專業工作的人材。文章家爲國史之任，儒學爲安民之任，口辨爲行人之任，雄傑爲將帥之任。人材不同，能各有異，各有名目，以名目之所宜，應名位之所需，體現劉邵控名責實，量能授官的思想。『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流業篇）主德者指人君而言。人君總達衆材，主一國之政。人臣是偏材，『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辦一官，而短於爲一國。何

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材能篇）偏材之人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爲衆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故臣以自任爲能，君以用人爲能。臣以能言爲能，君以能聽爲能。臣以能行爲能，君以能賞罰爲能。所能不同，故能君衆材也。』（同上）劉邵關於各類人材的配合，表達他的政治理想，那就是人君聰明平淡，無爲而治，人臣各盡所能，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達衆善而成天功。

分辨不同的人物，了解各類人材的性格特點，是知人善任的基礎。劉邵在體別篇中按性格特徵把人材分爲十二種類型，即彊毅之人、柔順之人、雄悍之人、懼慎之人、凌楷之人、辨博之人、弘普之人、狷介之人、休動之人、沉静之人、樸露之人、韜譎之人。對每一類人物的性格不求全責備，分別指出其優缺點和如何使用。例如彊毅之人，其性格是『狼剛不和』，優點是『厲直剛毅，材在矯正』，缺點是『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爲撓，厲其抗』，此種人『可以立法，難與入微』。如此等等，對十二類型評判中肯，在人材心理學上是一種貢獻。

知人善任，包含如何具體觀人的問題。觀人之法，在劉邵以前的典籍中已有不少記載，比較系統的有文王觀人法。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所記文王觀人之法有六徵。『一曰觀誠，二曰考志，三曰視中，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每一

徵都有詳細論述，文繁不錄。逸周書官人篇所記與此大同小異，將此六徵屬之周公。兩書所記均是傳聞，不必深究。呂氏春秋論人篇也記有一套觀人法，稱爲八觀六驗。『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恕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人物志中提出八觀五視之法，別具一格。『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疑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八觀篇）『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爲，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效難篇）八觀五視，以心理分析爲主，通過比較，分別名目，驗其所爲。其中有前人經驗的借鑑，也有所發展。所觀內容不限於道德品質，還包括智力高低和材能大小。

在觀人問題上，劉邵還提出以下見解。一是必須克服自己的愛憎，聽取多方面的意見。既不『偏上失下』，也不『偏下失上』（七繆篇）。二是不能人云亦云，『以目敗耳』，而要『以目正耳』（七繆篇）三是通過接觸談論，『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接識篇）意思是用口

試的方法了解被考察者的知識水平。四是『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同上）意即全面考察一個人，需要較長的時間。五是『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同上）意思是要求考察者自身應具有較高的水平，最好是兼材。這些意見，今天看來仍是可取的。

人物志中有兩篇比較特別，一是英雄篇，二是釋爭篇。漢末到三國，風雲際會，人材輩出。清議中品題人物有英雄一目，一些人物常以英雄自詡，或稱別人爲英雄。後漢書許劭傳：『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曹操對劉備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三國志蜀志先主傳）王粲著有漢末英雄記，記曹操、董卓等人事迹，把這些人稱爲英雄。孔融本爲名士中人，被迫殺他的劍客稱爲英雄。（後漢書孔融傳李賢注引孔融家傳）究竟何謂英雄？人物志英雄篇專門討論這個問題。『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互相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故英雄異名。』英與雄兩種人分別而

論，英有聰與明，還須有雄之膽乃成；雄有膽與力，還須有英之智乃成。英與雄『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劉邵眼中的英雄，是大智大勇，文武茂異，能役英與雄的傑出人材。劉邵的時代特別需要撥亂反正，能創大業的英雄。此篇可以說是爲英雄這一目所作的形名之辨。

釋爭篇主要講人材修養及如何處理人際關係。『蓋善以不伐爲大，賢以自矜爲損。』以前人的事迹說明不爭不伐的好處，闡明君子與小人在爭讓問題上的不同態度。用事物轉化的規律，說明屈之可以爲伸，卑讓可以勝敵，轉禍爲福，屈讎爲友。不伐伐之，不爭爭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是老子『柔弱勝剛強』的思想在人材學上的運用。

以上是人物志一書的主要內容。一千七百多年以前，劉邵對人材問題有如此系統深刻的見解，是很了不起的。但也要看到那個時代的科學文化水平和劉邵自身的局限，書中也有不正確的地方。劉邵不了解人的社會本質，把人的道德品質和性格才能說成是天賦的自然本性，用元氣、陰陽五行和人的生理狀況說明人的心理素質，是不正確的。劉邵這種觀點顯然是受漢代王充的元氣自然論和骨相論的影響。

王充認爲，人的本性是稟受自然元氣而生成的。『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多少，故性有賢愚。』（論衡·率性）『人命稟於天，則表候於體。察表候則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也。表候者，骨相之謂也。』（論衡·骨相）『貧賤富貴，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同上）王充用骨相論解釋人的命運，劉邵用骨相論說明人的道德品質和性格材能，同樣陷入命定論。人物志體別篇云：『夫學所以成材也，恕可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逆信，詐者逆詐。』認定偏材之性不可移轉，愈學愈偏，就是典型的命定論。人之成材有多種因素，天賦只是其中之一，社會環境和自身的鍛煉也不可少。沒有好的嗓音和聽力成不了歌唱家，沒有一定的智商成不了科學家。但僅有好的嗓音和聽力，不經過訓練成不了歌唱家，智商再高不經過科學實踐也成不了科學家。有些人先天條件並不好，經過努力而成材。即有好的先天條件，沒有好的社會環境也不一定成材。有些傑出人材，隨着環境的改變，前後判若兩人。人的生理狀況和心理素質之間沒有必然聯繫，外貌所顯與內心所蘊，有一致也有不一致的情況。由外入內是人們認識事物的一般途徑，過分強調由外部形象可以知其內心，容易導致以貌取人。骨相論也不是王充的發明，早在先秦時代就受到荀子的批判。荀子非相：『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

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人物志中有些理論不够嚴密。九徵篇談到金木水火土五物之徵各著於厥體而成五物之象，又提出神、精、筋、骨等九質之徵，九質與五物是何關係，如何配合，書中没有說明。英雄篇云：『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篇中肯定項羽和高祖都是英雄，又說項羽英分少，『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說明項羽不能得英。項羽英分少，不能得英，按『體分不同，以多爲目』和『雄能得雄，不能得英』的標準，只能算雄而不是英雄。書中對一些歷史人物評判失當，舉例不倫，前人已有評論（見本書附錄）。劉邵論人，專注意於政治人物，其他方面的人物沒有論及，眼光不免陷於一偏，可能與此書着意於解決現實政治人事問題有關係。

三

在歷代著錄中，隋書經籍志將人物志歸入子部名家類，唐以後諸書目多依隋志，但有少數將人物志歸入子部雜家類。其實兩者並不矛盾，各有道理。名家之稱，始於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

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皆從其說。名家的中心理論是控名責實。名指名稱、概念，實指概念所代表的對象。與名相對，事物的實體又稱作形。控名責實就是由名求實或以名察形，以形定名，使名實相副。故名家又稱形名家，名家之學稱形名學。先秦思想家大都涉及到名實問題。春秋戰國時代，社會急劇變革，新舊事物交替頻繁，尊卑價值觀念變化，名存實亡或名存實變的情況十分普遍。舊名不能適應新的內容，新起的名還沒有得到社會的公認，因而名實矛盾特別突出，所以思想家們都重視名實關係的研究。論語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孔子主張正名，上以別貴賤，下以別異同。道家提出名與萬物的關係。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申不害、韓非爲法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則云：『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形名與法術（法家之學）相通，故『形名』又作『刑名』，不過『刑名』的內涵較『形名』更窄。今墨子書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四篇保存古代辯者逸說，晉人魯勝稱爲墨子辯經，簡稱墨辯。魯勝墨辯注叙云：『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

學，以正形名顯於世。』是惠施、公孫龍亦是形名家。可見控名責實的原則通於各家，並非一家專有，各家所用不同，旨趣各異，初在治國明法，後用於析物，流爲辭辯。漢書藝文志專以鄧析子、公孫龍子、惠子等書屬之名家，已非名家的初意，而是狹義的名家，或稱純粹的名家。漢書藝文志名家所著錄之書，全是周秦間著作。秦以後沒有新作，原有著作已有亡佚。此類名家之學衰絕，故隋書經籍志將曹丕的士操（一說當作士品）、劉邵的人物志、盧毓的九州人士論等評論人物、鑑別材性之書歸入名家。其名家的內涵與漢書藝文志不同，正是反映漢末魏初子學的特點。控名責實是名家學說的中心理論。東漢中葉以來，一些政論家如王符、徐幹、劉廙等人就針對察舉中的弊端和社會腐敗，主張綜核名實，實與名必須相應，名與實必須相副。於是亡了幾百年的名家之學受到重視。『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實必須相副。於是亡了幾百年的名家之學受到重視。』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實必須相副。於是亡了幾百年的名家之學受到重視。』王粲，校練名理。』（又心雕龍論說篇）曹丕上台後，實行九品官人法。魏明帝『罷退浮華不務道本者』，主張『選舉莫取有名』，爲了考察各級官吏的成績，命劉邵制定都官考課法。這些措施，都是爲了解決名不副實的問題。與之相應，一些思想家對名實問題進行專門研究，於是形名之學流行。漢末魏初的形名學，專在研究人物對名實問題進行專門研究，於是形名之學流行。漢末魏初的形名學，專在研究人物的識鑑和人材與官位的配合，人物志即是其中一項重要成果。人物志中直接談名實的地方並不多，但書中識鑑人物之理，觀人之法、用人之術，皆以名實爲歸。劉邵

的形名之學，與惠施、公孫龍一流的形名學不同，有人將這種理論稱之爲才性名理，正好說明漢魏形名學的特點。所以把人物志歸入名家是合理的。但從人物志的內容來看，在諸子學中並非是一家之言。劉邵在自序中讚揚堯、舜、文王、周公、孔子，自謂『敢依聖訓，序志人物』，表明此書不違儒家教義。九徵篇中分衆材爲中庸、兼材、偏材三度，仿自孔子的生知、學知、困知三等。依似亂德和間雜無恒，乃孔子所斥的慳慳而無信之人。體別篇的拘者不逮和抗者過之，出自孔子所謂的狂狷。流業篇分人流之業爲十二，有八業皆以德、法術爲本，清節家『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儒家思想的人格化，法與術的結合則是法家的政治主張。接識篇提到與人接談，『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這些就是肯定儒家和法家思想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人流十二家各守一官，而人君聰明平淡，善於選人材，不親自處理政務，這是道家無爲而治的思想。『中庸』出自孔子，劉邵却用『其實無名』，『平淡無味』解釋，參以道家的思想。釋爭篇談立身之道，則是本於道家的『柔弱勝剛強』。所以四庫提要評此書『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

形名之學通於各家，形名學家一般都別有所長。純粹的形名學以辯論見長，秦

以後已經衰竭。隋書經籍志名家類新增加之書，有些只是僅存其目，書已亡佚。唐以後有些書目株守舊例，虛張名目，所列名家多無其書。目錄書不同於學術史，只能根據著作情況反映學術流變。早在南宋尤袤撰遂初堂書目就不立名家之目，而把尹文子、公孫龍子、人物志歸入雜家類。四庫全書總目子部亦不立名家之目，而將實具名、法、儒、道諸家內容的人物志歸入雜家，亦無不可。

四

人物志成書一百多年以後，十六國時涼儒林祭酒劉昞爲之作注。注文援引事典，疏通大義，不重訓詁，文辭簡括，猶有魏晉遺風。此注以後隨原書流傳。現存人物志的版本，最早爲明代刻本和抄本。今所傳各本，類多謬誤，加之書中一些典故和僻澀之詞頗難索解，不便閱讀。十數年前，承繆鉞先生意指，我着手整理此書。因僻處西陲，資料匱乏，有些版本無機會外出查閱，苦難如志。課餘假日，時作時輟，於一九八九年完成初稿。後因其他工作，未專意於此書。稿本置於書廚，準備隨時修改。今年初，此書列入四川大學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二一一工程建設計劃，於是用近年所得修改舊稿。原稿批改較多，如今再改重抄，進展甚慢。有些地方還須斟酌，時間所限，只能如此。不揣譎陋，公諸同好，專家讀者，匡我不

速，何幸如之！

本書於繆鉞先生處受益至多。繆先生原定爲本書賜序，因書未定稿，先生晚年在病中，賜序之事未能實現，所幸先生生前遺有題簽。楊明照先生對我整理人物志亦多鼓勵支持，校箋中有些材料得自楊先生提示。學弟張勇、劉長東、蔣宗福協助我搜集查閱資料。謹此一併致謝。

李崇智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於四川大學中文系

叙 例

一、本書以四部叢刊影印明隆慶刊本人物志爲底本，原文一仍其舊，訛、脫、衍、倒之文在校箋中說明，俗體字在首見處說明。他本異文錄以備考。

二、本書所用校本有兩京遺編本、漢魏叢書本（程榮刻）、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畿輔叢書本、玲瓏山館叢書本、龍谿精舍叢書本、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本。以上各本，在校箋中以首二字或四字簡稱。

三、唐趙蕤長短經、馬總意林、徐堅等初學記、宋李昉等太平御覽、明人子苑（撰者不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鈔本。）等書所引人物志及劉昫注，本書錄其異文，有助校勘訓詁。

四、人物志的古注，惟涼儒林祭酒劉昫一家，晚近校注者數家。本書將劉昫注文一併校箋。其他各家，就筆者所見，徵引時著其姓名，首見處注出處。

五、爲便於讀者了解劉昫其人，將三國志劉劭（昫）傳加以箋注，連同其他有關本書的資料作爲附錄。

目 錄

人物志序	一
人物志校箋卷上	一
九徵第一	一五
體別第二	四一
流業第三	六三
材理第四	八〇
人物志校箋卷中	一一
材能第五	一一
利害第六	一二六
接識第七	一三四

英雄第八	一四五
八觀第九	一五四
人物志校箋卷下	一九七
七繆第十	一九七
效難第十一	二三六
釋爭第十二	二五二
附錄一 三國志劉劭〔邵〕傳箋注	二七九
附錄二 魏書劉昺傳	二九六
附錄三 著錄	二九七
附錄四 序跋	三〇三
附錄五 評論	三〇九

人物志序

魏 散騎常侍 劉劭撰

涼 儒林祭酒 劉昞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一」。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明邵其度「二」。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三」。聰於書計者，六藝之一術「四」。明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五」。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六」。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七」。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尚矣。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八」。九土殊風，五方異俗「九」。是以聖人立其教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一〇」。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一一」。雖不易其方，常以詩禮為首。雖不改其俗，常以孝友為本。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一二」。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一三」。繼天成物，其任至重「一四」。故求賢舉善，常若不及「一五」。天功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效能，明君得賢而高枕。「一六」上下忠愛，謗毀何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一七」舜以登庸二八為功「一八」，湯以拔有莘之賢為名「一九」，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為貴「二〇」。由此論之「二一」，聖人興德「二三」，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二四」。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二四」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

合「二五」。是故仲尼不試「二六」，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二七」，泛論衆材以辨三等「二八」。舉德行爲四科之首，敘生知爲三等之上。明德行者道義之門「二九」，質志氣者材智之根也「三〇」。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鮮久矣，唯聖人能之也。「三一」尚德以勸庶幾之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二」三月不違仁，乃窺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邁之性，日月至焉者，豈能終之「三三」。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三四」。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露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三五」。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己而無爲。在上者兩順其所能，則拘抗並用。疾慙慙而無信，「三六」以明爲似之難保「三七」。厚貌深情，聖人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爲，則似託不得逃矣「三八」。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三九」言必契始以要終「四〇」，行必覩初以求卒，則中外之情粗可觀矣。「四一」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察則官材失其序，而庶政之業荒矣。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二」書堯典序：『昔在帝堯，總明文思，光宅天下。』孔穎達疏：『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初學記卷十七引此句及下文『莫貴乎知人』，乎並作『於』。乎，介詞，於也。

〔二〕淮南子原道：『絃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注：『三光，日、月、星。』邵，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四庫本）作『昭』。邵、昭皆誤。邵字僅用於地名與姓氏，昭字爲臆改，此當作『邵』。小爾雅廣詁：『邵，美也。』度，儀表。晉書陳元達載記：『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

〔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書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孔傳：『哲，智也。』

〔四〕禮記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孫希旦集解：『書計即六藝中六書九數之學也。』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玄注引鄭司農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賈公彥疏：『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書計之『計』，十三經注疏本禮記及人物志之守山閣叢書本、畿輔叢書本、龍谿精舍叢書本皆誤作『記』。

〔五〕明，墨海金壺本（以下簡稱墨海本）、守山閣叢書本（以下簡稱守山本）、

畿輔叢書本（以下簡稱畿輔本）、龍谿精舍叢書本（以下簡稱龍谿本）並作『聰』。此兩句釋聰明，上句言『聰於書計』，下句云『明於人物』，聰字不應重複。官材，任官之材。總司，統管。

〔六〕誠，長短經知人篇引作『識』，形近而誤。誠，如果。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庶績，各種事功。書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史記五帝本紀作『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七〕易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繫辭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陽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又泰卦彖辭：『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又否卦彖辭：『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八〕釋名釋典藝：『叙，抒也。』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

言爲詩。……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孔穎達疏：『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現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朱熹詩集傳卷一國風題下云：『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鄭樵通志總序：『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

〔九〕文選張平子（衡）思玄賦：『思九土之殊風兮。』李善注：『九土，九州。』禮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孔穎達疏：『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漢書地理志下：『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小雅谷風序孔穎達疏：『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

〔二〇〕禮記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孔穎達疏：『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

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爲。言脩此教化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遂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

〔二〕禮記樂記：『先王之制禮樂者，非極口腹耳目之役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禮記禮運：『以著其義，以考其信。』鄭玄注：『考，成也。』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又春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玄注：『祇，敬。庸，有常也。』

〔二二〕漢書刑法志：『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顏師古注：『躬，謂親身有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十一：『書傳凡言南面，有謂天子、諸侯者。……有謂卿大夫者。』躬南面，身居顯位。

〔二三〕天功，大功。書舜典：『欽哉！惟時亮天功。』孔傳：『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二四〕穀梁傳宣公十五年：『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二五〕論語季氏：『見善如不及。』文選陸士衡（機）辨亡論：『其求賢如不

及。』常若不及，經常像追趕不上。

〔二六〕禮記燕義：『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楚辭九辯：『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王逸注：『安卧垂拱，萬國治也。』

〔二七〕是以，初學記卷十七引作『是故』。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孔穎達疏：『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鄭玄注：『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史記五帝本紀作『能明馴德』。裴駟集解：『徐廣曰，馴，古訓字。』司馬貞索隱：『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

〔二八〕登庸，初學記十七引作『登用』。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傳：『庸，用也。』登庸，舉用。二八，指古之才德之士八愷八元。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瞽叟、檮杌、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白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

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一九〕拔，初學記十七引作『扶』。有幸之賢，指商代政治家伊尹。伊尹名摯，號阿衡，奴隸出身，湯妃有莘氏女陪嫁之臣。湯舉伊尹，任以國政。伊尹助湯滅夏桀，平定海內。湯死，伊尹歷佐湯子外丙、仲壬及湯孫太甲。太甲暴虐，不遵湯法，不理國政。伊尹放逐太甲，攝政當國。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又接回復位。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安寧。其人其事，見尚書之湯誓、咸有一德、伊訓、太甲，以及史記殷本紀。

〔二〇〕四庫本脫王字。貴，初學記十七引作『治』。此述知人爲聰明之所貴，貴字是也。渭濱之叟，指周太公望呂尚，俗稱姜太公。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黿，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歸，立爲師。』

〔二一〕此，初學記十七引作『是』。

〔一二〕興德，初學記十七引作『之爲治』，蓋涉上文『舉渭濱之叟爲治』而再誤。

〔二三〕荀子王霸：『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佚〕於使之。』梁啓雄簡釋引高亨曰：『君道篇亦有此語，休並當作佚，字之誤也。』韓非子難二：『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

〔二四〕管子小問：『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虞國大夫百里奚（百又作伯，奚又作僣或奚）入秦相穆公之事，古書記載不一，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一百里奚事異同論有評述。

〔二五〕韓非子難二：『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此文呂氏春秋任數作『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新序雜事四作『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孫）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按：則，猶曰也。墨子天志上：『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天志中篇及

下篇則字並作曰，是則猶曰之證。四庫全書本改則字作「相」，蓋不知劉所本也。荀子仲尼：「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楊倞注：「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爲仲父。」論語憲問：「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二六〕論語子罕：「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何晏集解引鄭玄曰：「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二七〕論語先進：「子曰，從我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劉寶楠正義：「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皇侃疏引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又曰：「弟子才不徒十，蓋取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

〔二八〕論語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雍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劉寶楠正義：「然則此兩言中人，謂中

知也。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下愚也。』按：知，同智。

〔三九〕易繫辭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孔穎達疏：『道謂開通也，義謂得其宜也。』

〔三〇〕質，評量。禮記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孔穎達疏：『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

〔三一〕論語雍也：『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禮記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玄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陸德明釋文：『一本作「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三二〕易繫辭下：『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孔穎達疏：『言聖人知幾，顏子亞聖，未能知幾，但殆近庶慕而已，故云其殆庶幾乎。』知幾，洞察幾微。

〔三三〕論語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何晏集解：『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三月，言多時。日月，言短暫。論語衛靈公：『子曰，志士之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希，企仰。後漢書趙壹傳皇甫規書：『仰高希驥，歷年滋多。』邁，超然不俗。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

〔三四〕論語陽貨：『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乎？對曰，未也。』曰，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三五〕狂狷，四庫本作『狂獧』。孟子盡心下引孔子語作『狂獧』。獧狷古今字。論語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邢昺疏：『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爲，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恒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拘，拘守。莊子秋水：『井鼃（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周禮考工記梓人：『故抗而射女。』鄭玄注：『抗，舉也，張也。』

〔三六〕疾，憎恨。論語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何晏集解引包咸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也。』又『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怙怙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怙怙，慝也，宜可』

信。』邢昺疏：『謹愨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此等之人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也。』

〔三七〕以明爲似，義不通。湯用彤論人物志：『爲應作依，名見九徵篇。依，全三國文據宋本作僞。』按：依似亦見八觀篇：『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依似、僞似均爲似是而非之意，以九徵篇及八觀篇證之，此當作依似。保，憑借，依賴。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杜預注：『保，猶恃也。』依似之難保，似是而非者不可靠。

〔三八〕論語公冶長：『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說苑尊賢：『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子曰：「……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廣雅釋詁三：『逃，避也。』
〔三九〕論語爲政：『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何晏集解：『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邢昺疏：『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處也。廋，匿也。焉，安也。』

言知人之法，但觀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

〔四〇〕易繫辭下：『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孔穎達疏：『原窮其事之初始，……要會其事之終末。』契，切合。藝文類聚卷二六引曹植玄暢賦：『上同契於稷、禹，降合穎於伊、望。』要，會合。禮記樂記：『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鄭玄注：『要，猶會也。』契始以要終，契合其事之初始而會合其事之終末。

〔四一〕四庫本作『則中外之精粗可見矣』。

人物志校箋卷上

魏 散騎常侍 劉邵撰
涼 儒林祭酒 劉昞注

九徵第一「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徵
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二」。性質稟之自然，情變由於染習。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質也。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觀，惟聖人目擊而照之。「三」凡有血氣者「四」，莫不含元一以爲質「五」，質不至「六」，則不能涉寒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七」，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八」。體五行而著形。「九」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由氣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一〇」。

「一」徵，徵兆，迹象。左傳昭公十七年：『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杜預注：『徵，始有形象而徵也。』

「二」荀子正名：『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

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情性合稱，指人之本性。荀子性惡：『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

〔三〕莊子田子方：『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陸德明釋文：『司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照，知曉。韓非子難三：『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

〔四〕血氣，指有血液和氣息的動物。荀子禮論：『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禮記中庸：『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又玉藻：『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剪）也。』前者指人，後者指禽獸。

〔五〕元一，又稱元氣、太極，指形成萬物之本始。易乾象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淮南子詮言：『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漢書律曆志上：『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論衡談天：『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混沌爲一。』質，本體。易繫辭下：『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韓康伯注：『質，體也。』

〔六〕玉篇至部：『至，善也。』

〔七〕白虎通情性：『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

〔八〕易繫辭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九〕體，包含。易乾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孔穎達疏：『言君子之人，體包仁道，汎愛施生，足以尊長於人也。』書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一〇〕情素，本心。史記鄒陽列傳：『披心腹，見情素。』瀧川資言考證：『情素，猶情實也。』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一〕。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三〕。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也，故五味得和焉〔四〕。若苦，則不能甘矣。若酸也〔五〕，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六〕，變化應節。平淡無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譬之驥騄〔七〕，雖超逸絕群，若氣性不和，必有毀衡碎首決胸之禍也〔八〕。聰明者，陰陽之精。離目、坎耳，視聽之所由也〔九〕。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一〇〕，能兼二美。知微知章〔一一〕，耳目兼察，通幽達微。官材授方，〔一二〕舉無遺失。自非聖人，莫能兩遂。雖

得之於目，或失之於耳。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二三」，而暗於玄慮。達於進趨，而暗於止靜。以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二四」。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乏應機。以之閑靜，則玄微之道播「二五」。以之濟世，則勁捷而無成「二六」。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二七」。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委守成於玄慮，然後動止得節，出處應宜矣。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陽動陰靜，乃天地之定性，「二八」況人物乎！

「二」禮記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二」禮記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穎達疏：『甘爲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衆味及衆色也。』

「三」禮記禮運：『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四」管子水地：『淡也者，五味之中也。』

「五」岡村繁云，也字蓋涉注上文『惟淡也』而衍。見人物志劉注校箋，日本名古

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文集（文學九），一九六一年。

〔六〕六韜論將：『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本篇之五材爲仁、禮、信、義、智。

〔七〕文選張平子（衡）南都賦：『駉驥齊鑣，黃間機張。』李善注：『駉驥，駿馬之名也。穆天子傳，八駿，有赤驥駉耳。』此云駉驥，泛指良馬。

〔八〕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蜋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劉昫用其意，作『毀銜碎首決胸』，不必據改。銜，馬勒。衡，車轅前端之橫木。決，通缺，破裂。集韻屑韻：『缺，破也。亦作決。』

〔九〕易說卦：『坎爲耳，離爲目。』孔穎達疏：『坎爲耳。坎，北方之卦，主聽，故爲耳也。離爲目，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也。』

〔一〇〕國語鄭語：『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昭注：『淳，大也。耀，明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十一：『予謂淳耀、敦大、光照，皆二字平列。淳字本作煇。煇，明也。耀，光也。言能光明，天明厚大地德也。……今本作淳者，借字』

耳。』

〔二一〕微，幾微。章通彰，彰著。易繫辭下：『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二二〕左傳閔公二年：『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杜預注：『方，百事之宜也。』孔穎達疏：『授方，授民以事皆有方法也。』

〔二三〕達，通曉。論語鄉黨：『丘未達，不敢嘗。』劉寶楠正義：『達猶曉也。』機通幾，事物變化的迹象。素問離合真邪論：『知機道者不可卦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髮。』王冰注：『機者動之微，言貴知其微也。』

〔二四〕後漢書黃瓊傳：『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資治通鑑漢順帝永建二年用此文，胡三省注：『莫能抗言以奪其議也。』按：此之抗奪爲抗拒改變之意。

〔二五〕構同構，造成。韓非子存韓：『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

〔二六〕勁捷，猛烈速捷。文選左太冲（思）魏都賦：『誰勁捷而無猓，與岡岑而永固。』

〔二七〕大戴禮記曾子天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

景。』王聘珍解詁：「吐，猶出也。說文云：「景，光也。」外景者，光在外。內景者，光在內。」又「離爲火，爲日，以二陽而周乎一陰之外，故光在外。兌爲金，以二陽而說於一陰之內，坎爲水，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之中，故光在外。」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坎離內景外景條：「周髀云：「火猶日，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廣韻映韻：「映，明也。……映，上同。」

「二八」莊子天道：「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動外形「一」，豈可匿也。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爲母，故氣色從之而具。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所稟。稟性多者，則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柔者「二」，謂之弘毅「三」。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爲仁之質。質不弘毅，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四」。文理也者，禮之本也。火則照察，爲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

固「五」。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六」，為信之基也「七」。基不貞固，不能成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八」。決不勇敢，不能成義。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矣「九」。五物，天地之常氣。五德，人物之常行。

「一」形，顯現。禮記樂記：「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鄭玄注：「形，猶見也。」集韻霰韻：「見，顯也。」

「二」長短經知人篇引作「骨植而柔立者」，立字衍。說文本部：「植，戶植也。」段玉裁注：「植，當為直立之木。徐鍇以為橫鍵，非也。」直立之木引而申之，植有端直之義。本篇下文云「直而不柔則木」，此之「植而柔」即直而柔也。

「三」論語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弘，大也。毅，彊而能斷也。」章太炎廣論語駢枝：「說文：「弘，弓聲也。」後人借「強」為之，用為「彊」義。此「弘」字即今之「強」字也。說文：「毅，有決也。」任重須彊，不彊則力絀；致遠須決，不決則志渝。」按：章說是也，弘毅應為剛強果斷之意。

〔四〕文理，文章（禮樂法度）道理。史記禮書：『孰知乎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張守節正義：『言審知文章道理所以養其情性。』按：史記之文採自荀子禮論。禮論又云：『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文章，禮樂制度。論語子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熹集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禮記大傳：『考文章，改正朔。』鄭玄注：『文章，禮法也。』

〔五〕易乾文言：『貞固足以幹事。』孔穎達疏：『言君子能堅固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幹濟。』

〔六〕說文土部：『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

〔七〕長短經知人篇引，『基』下無也字。孫人和云：『此涉正文也字而衍。上注云：「爲仁之質」；又云「爲禮之本」；下注「爲義之決」；又云「爲智之原」，語例正同。』見人物志舉正，北平圖書館月刊，三卷一號（一九二一年）。

〔八〕決，決斷，斷定。史記肅相國世家：『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

〔九〕白虎通情性：『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

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五常之別，列爲五德「二」。是故溫直而擾毅「三」，木之德也。溫而不直則懦，擾而不毅則剛「三」。剛塞而弘毅「四」，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決「五」，弘而不毅則缺。愿恭而理敬「六」，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則悖，理而不敬則亂。寬栗而柔立「七」，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柔而不立則散。簡暢而明砭「八」，火之德也。簡而不暢則滯，明而不砭則翳。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勝極。尋常竟源，常在於五。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於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亮直「九」，其儀勁固。心質休決，「一〇」其儀進猛。心質平理「一一」，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一二」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一三」。休容之動，業業踣踣「一四」。德容之動，顒顒印印「一五」。

「一」書皋陶謨：「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皋陶所云九德，孔才合併配五行而爲五德。以下隨文注釋。

〔二〕書皋陶謨：『直而溫。』孔傳：『行正直而氣溫和。』又『擾而毅』。孔傳：『擾，順也。致果爲毅。』孔穎達疏：『擾是安順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致果殺敵之心，是爲強貌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

〔三〕擾，守山本誤作『慢』。說文刀部：『剗，折傷也。』段玉裁注：『與手部「挫」音同義近。……經史剗折字多作「挫」。』

〔四〕書皋陶謨：『剛而塞。』孔傳：『剛斷而實塞。』孔穎達疏：『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弘毅，見前『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按皋陶謨之文，無『弘毅』有『彊義』。皋陶謨『彊而義』。孔傳：『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孔穎達疏：『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

〔五〕決通缺，破裂。集韻屑韻：『缺，破也。亦作決。』

〔六〕書皋陶謨：『愿而恭』。孔傳：『慤愿而恭恪。』孔穎達疏：『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爲德也。』又『亂而敬。』孔傳：『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孔穎達疏：『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情。故有治而能謹

敬乃爲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迹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按：爾雅釋詁：「亂，治也。」玉篇乙部：「亂，理也。」

〔七〕書皋陶謨：「寬而栗。」孔傳：「性寬弘而能莊栗。」孔穎達疏：「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又「柔而立。」孔傳：「和柔而能立事。」

〔八〕書皋陶謨：「簡而廉。」孔傳：「性簡大而有廉隅。」孔穎達疏：「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於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廣韻漾韻：「暢，通暢。」文寬夫人物志跋：「徧檢書傳，無「明砭」之證。案字書，砭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訓。……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字爲然，疑爲「簡暢而明啓」耳。」岡村繁云：「砭者，蓋謂剖析勁銳，猶今語直截了當也。」按：岡氏之說近是，未言所據。論語陽貨：「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有廉隅。」朱熹集注：「廉謂棱角峭厲。」章太炎廣論語駢枝：「「古之矜也廉」，釋文：「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案：廉貶古音同部，此改讀也。『吳承仕謹案：『魯讀爲貶者，正當作砭。』劉劭人物志九徵篇：「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利害篇：「臧否之業本於是非，其道廉而且砭。」蓋砭石刺病，以鋒利爲用。矜嚴者疾惡敢言，激切不肯假借，其道有似於砭，故即以砭爲名也。劉劭兼通魯、古，故以廉砭爲題目人物之辭。』按劉昫注：「簡而不暢則滯，明而不砭則翳。」明砭不翳則棱角峭厲，鋒芒畢露。簡暢而明砭，訓爲簡大通暢而棱角峭厲，品格端方不苟，正合皋陶所云『簡而廉』之意。利害篇『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廉而且砭』，亦爲廉棱角峭厲之意。

〔九〕爾雅釋詁：『亮，信也。』邢昺疏：『謂誠信不欺也。』亮直，誠實耿直。後漢書劉矩傳：『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執。』

〔一〇〕廣韻尤韻：『休，美也，善也。』決，果斷。漢書息夫躬傳：『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刀，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休注，美善果斷。

〔一一〕平理，寧靜安定。

〔一二〕容，樣式。周禮考工記函人：『凡爲甲，必先爲容。』鄭玄注：『服者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容謂象式。『態度，人之舉止，姿態。』

〔二三〕直容，指亮直之容。詩魯頌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鄭玄箋：「矯矯，武貌。」爾雅釋訓：「矯矯，勇也。」論語先進：「子路行行如也。」何晏集解引鄭玄曰：「行行，剛強之貌。」

〔二四〕休容，指休決之容。詩小雅采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毛傳：「業業然壯也。」詩小雅楚茨：「濟濟跄跄，絜爾牛羊。」毛傳：「濟濟跄跄，言有容也。」鄭玄箋：「有容，言威儀敬慎。」

〔二五〕德容，指平理有德之容。詩大雅卷阿：「顒顒卬卬，如圭如璋。」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鄭玄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

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於內，容見於外〔二〕。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三〕。心不繫一，聲和乃變。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三〕，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四〕，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五〕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六〕，故色亦異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餘疾，為神之徵驗。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七〕。目為心候，故應心而發。故

仁，目之精「八」，愬然以端；「九」心不傾倚，則視不回邪。勇，膽之精，曄然以彊「一〇」。志不怯懦，則視不衰粹。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爲質者也。未能不厲而威，不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動必悔吝隨之「一一」。是故直而不柔則木「一二」，木彊激訐「一三」，失其正直「一四」。勁而不精則力「一五」，負鼎絕牘「一六」，失其正勁「一七」。固而不端則愚，專己自是，陷於愚慧。氣而不清則越「一八」。辭不清順，發越無成「一九」。暢而不平則蕩「二〇」。好智無涯「二一」，蕩然失絕。「二二」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其體兩兼，故爲衆材之主。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而以無味爲御。五質內充，五精外章「二三」。五質詹凝，淳耀外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二四」。心清目朗，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二五」，形有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智有精粗，形有淺深耳「二六」。尋其精色，視其儀象，下至阜隸牧圉「二七」，皆可想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形容「二八」，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二九」。

「一」容，守山閣本作「形」。

「二」禮記樂記：「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

「三」律呂，樂律之統稱。古樂十二律，陰陽各六，陽六稱爲律，陰六稱爲呂。

〔四〕誠，真正，確實。孟子公孫丑上：『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五〕奮，長短經知人篇引作『奪』，形近而誤。矜奮，或作奮矜，驕誇之意。管子形勢解：『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荀子正名：『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

〔六〕管，指發聲之管。

〔七〕孟子離婁上：『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趙岐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

〔八〕精，精神。文選宋玉神女賦：『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李善注：『精，神也。』

〔九〕淮南子主術：『其民樸重端慤。』高誘注：『端，直也。慤，誠也。』

〔一〇〕曄，四庫本作『煜』，避諱而改。文選馬季長（融）長笛賦：『奄忽滅沒，曄然復揚。』李善注：『曄，盛貌。』

〔一一〕悔吝，悔恨。說文心部：『悔，悔恨。』又口部：『吝，恨惜也。』後漢書馬援傳：『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李賢注：『吝，猶恨也。』
〔一二〕柔，長短經知人篇引作『剛』，誤。

〔一三〕史記張丞相列傳贊：『周昌，木彊人也。』張守節正義：『言其質直彊強如木石焉。』漢書周昌傳贊作『周昌，木強人也。』彊與強本爲二字，後以強代彊。字彙弓部：『強，木強，不柔和也。』孫人和云：『長短經引激作微，是也。』按：激字不誤。激訐，激切直言。說詳體別篇箋。

〔一四〕直，長短經知人篇引作『色』。據正文，色字誤。

〔一五〕說文力部：『勁，彊也。』廣韻勁韻：『勁，健也。』漢書汲黯傳：『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顏師古注：『力，甚也。』甚，表程度深，引而申之有過分之意。

〔一六〕史記秦本紀：『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臄。八月，武王死，族孟說。』張守節正義：『絕，斷也。臄，脛骨也。』按：臄本作臄，膝蓋骨。說文骨部：『臄，郛端也。』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五：『臄，說文：『郛骨也。』三蒼：『膝蓋也。』』集韻準韻：『臄或從肉。』文選潘安仁（岳）西征賦：『築聲厲而高奮，狙潛鈐以脫臄。』李善注引郭璞三蒼解詁曰：『臄，膝蓋。』

〔一七〕勁，四庫本作『功』，形近而誤。

〔一八〕氣與上文直、勁、固及下文暢字不相對。岡村繁云：『氣，疑當作朗。上

文「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作朗，始與上下文一律。」按：氣，疑當作愾。廣雅釋詁一：「愾，滿也。」王念孫疏證：「謂氣滿也。」越，散失。左傳昭公四年：「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杜預注：「越，散也。」

〔一九〕成，守山本作「戊」，形近而誤。

〔二〇〕論語陽貨：「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

〔二一〕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二二〕絕，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紀」。按：紀有統紀、綱紀之義。失紀與失絕並有無所適守之義。

〔二三〕五質，指金木水火土。五精，指仁義禮智信。

〔二四〕此句義未安。疑當作「目暉五彩之光」。暉，輝耀。文選王元長（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昭章云漢，暉麗日月。」五彩，青、黃、赤、白、黑五色。目暉五彩之光，與劉昫注文「粲然自耀」之意合。

〔二五〕形，龍谿本作「情」，誤。莊子知北遊：「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

「二六」深，墨海本、守山本作『淡』，誤。

「二七」卑隸牧圉，指地位低下者。左傳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杜預注：『養馬曰圉，養牛曰牧。』

「二八」易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赜，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二九」易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韓康伯注：『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孔穎達疏：『又能窮極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稟之性。物理既窮，生性又盡，至於一期所賦之命，莫不窮其短長，定其吉凶。……命者，人所稟受，有其定分，從生至終，有長短之極。』

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一」。故性情之變，質亦同之。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二」，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明暗之實在於精，

精者實之本，故精惠則實明，精濁則實暗。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彊弱之植在於骨〔三〕，骨者植之基，故骨剛則植強，骨柔則植弱。〔四〕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躁，氣沖決於靜矣〔五〕。慘憚之情在於色〔六〕，色者情之候也，故色粹由情慘，色悅由情憚。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由形殆〔七〕，儀正由形肅。〔八〕態度之動在於容〔九〕，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則容態，正動則容度〔一〇〕。緩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恕則言緩，心褊則言急〔一一〕。其爲人也，質素平澹〔一二〕，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憚，儀正容直〔一三〕，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一四〕。非至德大人，其孰能與於此〔一五〕。九徵有違，違爲乖戾也。則偏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憚，而質不平淡。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三度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儀之目，兼德體中庸之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衆伎，各有其名也。兼材之人以德爲目〔一六〕，仁義禮智，得其一目。兼德之人更爲美號。道不可以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待。育物而不爲仁〔一七〕，齊衆形而不爲德。凝然平淡〔一八〕，與物無際〔一九〕，誰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居中履常，故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大仁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具體而微，〔二〇〕謂之德行〔二一〕。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二二〕。施仁以親物，直義以利仁〔二三〕，失道而成德〔二四〕，抑亦其次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徒仁

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濟，各守一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一徵謂之依似〔二五〕。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訐似直而非直〔二六〕，純宕似通而非通〔二七〕。一至一違〔二八〕，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善惡參厠，心無定是。無恒之操，胡可擬議〔二九〕。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三〇〕。其心孔艱者〔三一〕，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末流之質，不可勝論〔三二〕，是以略而不槩也〔三三〕。蕃徒成群〔三四〕，豈可數哉！

〔一〕素問三部九候論：『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汪中述學釋三九：『凡一二之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以見其多；三之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虛數不可實指之例：『汪氏之說，亦有言之未盡者。……楚辭九歌本十一篇，而以九數標目，則數之不止於九者，亦可以九爲數。蓋九訓爲究，又爲極數，凡數之指其極者，皆得稱之爲九，不必泥于實數也。』

〔二〕易泰爻辭：『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說文自部：『陂，阪也。』段玉裁注：『陂與阪音義皆同。凡陂必邪立，故引伸之義爲傾邪。』

〔三〕植通志，意志。楚辭招魂：『弱顏固植，謗其有意些。』王逸注：『植，志也。』管子法法：『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尹知章注：『植，志。』

〔四〕長短經知人篇引作『骨者植之機，故骨粗則植強，骨細則植弱。』

〔五〕冲同沖，空虛。玉篇：『冲，俗沖字。』又水部：『沖，冲虛也。』淮

南子原道：『原流泉淳，冲而徐盈。』高誘注：『冲，虛也。』

〔六〕說文色部：『色，顏氣也。』顏氣，面部的神色。

〔七〕殆，困乏。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陸德明釋文：『殆已，向云，疲困之謂。』

〔八〕肅，整飭。國語周語中：『寬肅宜惠，君也。』韋昭注：『肅，整也。』

〔九〕此『態度』爲反義連文。態通慝，奸邪、邪惡之意。荀子成相：『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態詐。』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八：『態讀爲姦慝之慝。言言語反覆則詐態從此生也。』度，法度。書太甲中：『欲敗度，縱敗禮。』孔穎達疏：『準法謂之度。』度又爲合法度。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

〔一〇〕長短經知人篇引作『故衰動則容衰，態正則容度。』此乃不解態字而誤改。荀子臣道：『百姓不親，諸侯〔士〕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於上，是態臣也。』楊倞注：『以佞媚爲容態。』

〔一一〕褊，長短經知人篇引作『偏』，形近而誤。說文衣部：『褊，衣小也。』段玉裁注：『引伸爲凡小之稱。』心褊，心胸狹小。

「一二」長短經知人篇引質上有『若』字，是也。『若』與下文『則』相呼應。當據補。

「一三」正，長短經知人篇引作『崇』。孫人和云：『正本作崇，崇直即正直也。此涉上文『衰正之形』而誤。下文云：『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劉注云：『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即本此語。』孫說是也。

「一四」楚辭離騷：『昔三后之純粹兮。』王逸注：『至美曰純，齊同曰粹。』

「一五」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道爲本。』鄭玄注：『至德，中和之德。』賈公彥疏：『至德謂至極之德。』孝經廣至德：『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易乾文言：『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一六」漢魏叢書本（以下簡稱漢魏本）、四庫本、玲瓏山館叢書本（以下簡稱玲瓏本）脫此八字及注文八字。

「一七」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育』下有『萬』字。『育萬物』與下文『齊衆形』正相對，當據補。

「一八」廣雅釋詁四：『凝，定也。』安定不受擾，引伸爲專注之義，如凝思、凝神、凝望等。

〔一九〕莊子知北遊：『物物者，與物無際。』成玄英疏：『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

〔二〇〕孟子公孫丑上：『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趙岐注：『體者，四枝股肱也。……一體者得一枝也。具體者，四枝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朱熹集注：『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

〔二一〕周禮地官師氏鄭玄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

〔二二〕漢書景十三王傳：『夫唯大雅，卓爾不群。』又司馬遷傳贊：『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文選班孟堅（固）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爲群。』李善注：『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

〔二三〕直，漢魏本、兩京本、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文學古籍本皆作『立』。按：『立義』與上文『施仁』對文，立字是。

〔二四〕老子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二五〕依似，似是而非。見序文。

〔二六〕純，專一。國語周語上：『帥舊德，而守忠純固。』韋昭注：『純，專也。』說文言部：『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論語陽貨：『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二七〕龍龜手鑑：『宕，通也。』

〔二八〕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三：『一，猶或也。』孫經世經傳釋詞補卷一：『一，猶忽也。』或至或違，忽至忽違，均通。

〔二九〕擬議，事前的揣度和議論。易繫辭上：『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孔穎達疏：『聖人欲言之時，必擬度之而後言也。』

〔三〇〕古以採詩者或詩人爲風人。此之風人與詩歌無關。詩小雅谷風序孔穎達疏：『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此之風人指俗人，即凡庸之輩。俗人在大雅、小雅之下，故云『風人末流』。

〔三一〕詩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心孔艱。』鄭玄箋：『孔，甚。艱，難。……其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

〔三二〕勝論，盡論。

〔三三〕槩，龍谿本作『論』，蓋涉上文而誤。說文木部：『槩，杙斗斛。』集韻代韻：『槩，亦書作概。』概字本義爲量穀物時刮平斗斛的器具，引而伸

之，有平量之義。

〔三四〕蕃通番，附屬。周禮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蕃徒，附屬之徒，徒黨之意。

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體別第二「一」

拘抗文質，體越各別「二」。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三」，人無得而稱焉「四」。故鹹而不齏「五」，謂之鹹耶，無齏可容。公成百鹵也，與鹹同。「六」淡而不醖「七」，謂之淡耶，味復不醖。質而不縵「八」，謂之質耶，理不縵素「九」。文而不績「一〇」，謂之又耶，采不畫績「一一」。能威能懷「一二」，能辯能訥「一三」，居鹹淡之和，處質文之際。是以望之儼然「一四」。即之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一五」。變化無方，以達爲節「一六」。應變適化，期於通物。是以抗者過之「一七」，勵然抗奮於進趨之塗。而拘者不逮「一八」。屯然無爲於拘抗之外「一九」。

「一」體，本性。呂氏春秋情欲：『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高誘注：『體，性也。』廣韻薛韻：『別，異也。』

「二」易乾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孔穎達疏：『君子之人體包仁道。』呂氏春秋士容：『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高誘注：『越，失也。』體越，猶言得失。

「三」汎然，浮游不定之貌。說文水部：『汎，浮貌。』莊子列禦寇：『巧者勞而

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成玄英疏：『唯聖人汎然無係，泊爾忘心。譬彼虛舟，任運逍遙。』抱朴子外篇詰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

〔四〕人，本作『民』，沿唐避諱而改。論語泰伯：『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楊伯峻譯注：『老百姓簡直找不出恰當的詞語來稱讚他。』

〔五〕本草綱目金石部鹵鹹：『時珍曰：鹹音有二，音咸者，潤下之味；音減者，鹽土之名。後人作鹵、作鹹是也。』

〔六〕岡村繁云：『公成百鹵，不得其解，公字疑誤。』按：公，疑當作『分』，形之誤也。分，分解，與上文容字相對。四庫本作『公漸切，鹵也，與鹵同』，蓋依玉篇『鹵』字注文而改，今不從。說文鹽部：『鹽，鹵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依段注本）徐灝箋：『天生謂不凍治者，如今鹽田所曬生鹽。人生謂凍治者，如今揚竈所煎熟鹽是也。』

〔七〕管子水地：『淡也者，五味之中也。』韻字罕見。漢語大字典西部收錄此字，引直音篇：『音憤。』又引人物志此文及劉昫注，釋爲『無味』。

〔八〕玉篇貝部：『質，樸也。』說文糸部：『縵，繒無文也。』周禮春官巾車：

『卿乘夏縵。』賈公彥疏：『縵者，亦如縵帛無文章。』

〔九〕素，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索』，形近而誤。

〔一〇〕周禮考工記畫績：『畫績之事，雜五色。』賈公彥疏：『畫績並言者，言畫是總語，以其績繡皆須畫之。言績則據對方而言。』禮記禮運：『五色六章，畫績事也。』孔穎達疏：『績猶畫也。然初畫曰畫，畫成文曰績。』

〔一一〕畫，文學古籍本作『盡』，形近而誤。

〔一二〕左傳文公七年：『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一三〕辨通辯，言辭敏捷。論衡自紀：『口辨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賈誼新書道術：『明辯爲之辯，反辯爲訥。』說苑敬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

〔一四〕論語子張：『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邢昺疏：『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玉篇人部：『儼，矜莊貌。』

「二五」禮記曲禮上：「禮不妄說人，不辭費。」陸德明釋文：「言而不行爲辭費。」

「二六」禮記檀弓：「左右就養無方。」鄭玄注：「方，猶常也。」達，通曉、明白。論語鄉黨：「丘未達，不敢嘗。」節，限度。廣韻屑韻：「節，制也，止也。」

「二七」抗，抗直、剛直。史記鄒陽列傳太史公曰：「亦可謂抗直不撓也。」

「二八」拘，拘泥。漢書藝文志：「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信鬼神。」

「二九」說文中部：「屯，難也。屯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難。」

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虎食其外。高門懸簿，則病攻其內「一」。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三」，失在激訐「三」。訐刺生於剛厲。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四」，失在少決。多疑生於恕懦「五」。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六」，失在多忌「七」。慢法生於桀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生於畏慎「八」。彊楷堅勁，用在楨幹「九」，失在專固「一〇」。專己生於堅勁。論辨理繹「一一」，能在釋結，失在流宕「一二」。傲宕生於機辨。普博周給「一三」，弘在覆裕，失在溷濁「一四」。

屈屬生於周普。清介廉潔「一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一六」。拘局生於廉潔。休動磊落「一七」，業在攀躋，失在疏越「一八」。疏越生於磊落。沉靜機密「一九」，精在玄微，失在遲緩「二〇」。遲緩生於沉靜。樸露徑盡「二一」，質在中誠，失在不微「二二」。漏露生於徑盡。多智輜情「二三」，權在譎略，失在依違「二四」。隱微生於輜情。「二五」及其進德之日「二六」，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抗拒「二七」，抗者自是以奮勵，拘者自是以守局「二八」。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負石沉軀，或抱木燒死「二九」。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三〇」。自晉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橫相誹謗。拘抗相反，皆不異此。

「一」莊子達生：『悲乎！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簿，無不走「趣」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郭象注：『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成玄英疏：『高門，富貴之家也。懸簿，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謁，趨走慶弔。』又『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

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爲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

〔二〕正，長短經德表篇引作『止』。正通止。詩邶風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毛傳：『正猶止也。』

〔三〕孫人和云：『激當作徵，字之誤也。下注同。論語陽貨篇：「惡徵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集解：「孔曰：徵，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隱私。」按：激字不誤。論語陽貨之文，注家有異說。劉寶楠正義：『釋文：「徵，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嚴辨篇：「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之所惡。」……毀訾以爲辨，即訐以爲直之義。絞急與鄭本作絞字同。……絞急者，謂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爲知也。中論此文可補鄭義。』本書之激訐，義與孔、包之說不協。激爲激切、偏激之義。荀子不苟：「君子寬而不慢，廉而不剷，辯而不爭，察而不激。」楊倞注：「但明察而不激切也。」說文言部：『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面相斥罪，無所忌諱，故集韻廢韻：『訐，直言也。』激訐連文，爲攻人之短激切直言無所避忌，有過分直率之意。本書九徵篇：『直而不柔則木。』劉昞注云：『木彊激訐，失其正直。』結合本篇之文，是說剛厲木強之人直而不柔，有矯正之材，而揭人之

短肆意直言，有偏激之失。激微二字並從敷聲，敷聲與絞字之交聲古音同爲見紐宵部，故微、激、絞三字可通借，微訐、激訐、絞訐字異而義同或義近。蔡邕陳太丘碑：『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微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後漢書陳元傳：『以刺舉爲明，微訐爲直。』又楊震傳震上疏：『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又李雲傳論：『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以上微訐、激訐、絞訐均爲激切直言之義。

〔四〕每，長短經德表篇及子苑卷五十七引並作『美』，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美』，當據改。

〔五〕伏俊璉云：『此句釋正文語意不合。寬恕之人，失在少決，而非「多疑」。疑「多疑」與下文「疑難」誤換。疑難是疑惑不解之義，疑惑難解自然少決。』見人物志研究第二編人物志校注，一九九九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六〕傑，長短經德表篇引作『桀』，本篇劉昫注文亦作『桀』。桀、傑古今字。說文人部：『傑，傲也。』徐鍇繫傳：『傑，謂傑出也。』呂氏春秋下賢：『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高誘注：『桀，特也。』任，

伏俊璉作『仕』，注亦按仕字解，誤也。各本皆作任。任，憑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

〔七〕岡村繁云：『多忌二字，疑有誤。下文云「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又云：「雄悍之人，氣奮勇決。……懼慎之人，畏患多忌。」則多忌之失自屬於畏慎之人，而此條獨繫於雄悍之人，其有誤明矣。』伏俊璉云：『疑「多」字爲「不」字之誤。』此說是也。『不忌』與注文『慢法』語意相合。

〔八〕疑難，當作『多疑』。說見「五」。

〔九〕楷，木名，其實堅硬，比喻剛直。楨與幹均爲築牆時所立木柱，立於兩端者叫楨，立於兩旁者叫幹。幹亦作榦。楨幹，引伸爲骨幹及能勝重任的人材。

三國志吳志陸凱傳：『姚信、樓玄，……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

〔二〇〕易繫辭上：『其靜也專，其動也直。』王弼注：『專，專一也。』固，固執。論語子罕：『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邢昺疏：『好堅固其行。』專固，專一固執，不肯變通。

〔二一〕辨通辯，辯論，爭辨。廣雅釋詁四：『繹，充也。』

〔一二〕流宕，放蕩。後漢書方術傳序：『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徧，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一三〕博，長短經德表篇引作『搏』，形近而誤。給，長短經德表篇引作『周洽』，是也。下文『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是其證。洽通詒，和諧。說文言部：『詒，諧也。』廣韻洽韻：『洽，和也。』周亦有和調之義。淮南子原道：『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高誘注：『周，調也。』後漢書馮衍傳上：『樹恩布德，易以周洽。』三國志魏志劉劭傳評曰：『該覽學籍，文質周洽。』

〔一四〕弘，長短經德表篇引作『崇』。爾雅釋詁：『弘、大也。』又『崇，高也。』此作崇字義勝。作弘者，蓋清避諱而改。覆，掩藏。論衡自紀：『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廣雅釋詁四：『裕，容也。』王念孫疏證：『裕爲寬容之容。』楚辭離騷：『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王逸注：『溷，亂也。濁，貪也。』

〔一五〕論語微子：『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清，純潔也。』介，耿直。鹽鐵論雜論：『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三國魏魚豢撰魏略，有清介傳，錄常林、吉茂等高潔耿介之

士。楚辭宋玉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王逸注：『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潔。』

〔一六〕論語述而：『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固，陋也。』局，子苑卷五十七引作『局』，守山本、文學古籍本作『局』，四庫本，龍谿本作『局』。局，同局。改併四聲篇海戶部引川篇：『局，曹局也。』局，同局。正字通戶部：『局，俗局字。』說文口部：『局，促也。』說文戶部：『局，外閉之關也。』段玉裁注：『關者，以木橫持門戶也。』淮南子俶真：『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窳。』高誘注：『局，猶閉也。』按：局爲關閉之義。局促爲緊迫、狹小之義。此以『拘局』義勝。〔一七〕休，止息。動，行動。磊落，錯雜，錯落。文選潘安仁（岳）閑居賦：『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休動錯落，不安分，灑脫不拘之意。

〔一八〕疏同疏，粗略。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其於計疏矣。』越，迂闊，不切實情。國語魯語上：『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韋昭注：『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

〔一九〕沉，深沉。戰國策燕策三：「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高誘注：「沉，猶深。」機密，守山本、龍谿本並作「疏密」。機密、疏密均不宜用於說明性格特徵。長短經德表篇引作「瘧密」。瘧字不見於字書，疑爲瘧字之訛。說文心部：「瘧，靜也。」字又作瘧。文選王子淵（褒）洞簫賦：「其妙聲，則清靜厭瘧。」李善注：「厭，安靜貌。」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瘧，深邃也。音翳。」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四瘧字條云：「瘧則瘧之省也。」爾雅釋詁：「密，靜也。」瘧密與沉靜同義。

〔二〇〕緩，長短經德表篇引作「懦」，非也，注文可證。

〔二一〕樸，樸素，質樸。露，顯露。徑，徑直，直捷了當。楚辭遠遊：「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洪興祖補注：「徑，直也。」說文皿部：「盞，器中空也。」器中空，無所藏，引伸爲直露、直率之意。國語周語下：「齊國佐見，其語盡。」韋昭注：「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徑，長短經德表篇引作「經」，形近而誤。盞，龍谿本作「靜」，音近而誤。

〔二二〕微，隱蔽。易繫辭下：「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

〔二三〕輶，掩藏。後漢書姜肱傳：「肱卧於幽闇，以被輶面。」李賢注：「輶，藏也。」

〔二四〕廣雅釋詁三：「權，重也。」王念孫疏證：「釋器云：『錘謂之權。』錘之言重也，下垂，故重也。」說文言部：「譎，權詐也。」廣韻藥韻：「略，謀略。」三國志吳志賀全呂周鍾離傳評：「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譎，長短經德表篇引作「謂」。謂乃謂字隸書。謂字亦有計謀、欺詐之義。漢書律曆志上：「迺詔御史曰：『……書缺樂馳，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顏師古注：「依違，不決之意也。惟，思也。」王先謙補注引周壽昌曰：「依違，猶反覆也。」

〔二五〕隱微二字同爲隱藏之義。說文自部：「隱，蔽也。」又彳部：「微，隱行也。」

〔二六〕易乾文言：「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孔穎達疏：「德謂德行，業謂功業。」

〔二七〕岡村繁云：「案此句於義欠妥。止字，疑當作肯。下文「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事之不攝」云云，皆緊承此句，可證。今改如是始能與注「抗者自是以奮勵，拘者自是以守局」相應。文學古籍本「不止」連上

句讀，失之。」

〔二八〕扃，守山本、龍谿本作「扃」。

〔二九〕莊子盜跖：「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按：左傳、史記、呂氏春秋等書皆無介之推燔死之事。古之介士投河自沉者，尚有商之卞隨、務光，見莊子讓王、呂氏春秋離俗。

〔三〇〕戰國策魏策四：「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强，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强之入，無蔽於秦者。强，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按：劉昫注文與此不合，未詳所本，待考。詭反，違反。文選班孟堅（固）幽通賦：「變化故而相詭今，孰云預其終始。」李善注引曹大家曰：「詭，反也。」

是故彊毅之人，狼剛不和〔二〕，不戒其彊之搪突〔三〕，而以順爲撓，厲其抗〔三〕。以柔順爲撓弱，抗其搪突之心。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狼彊剛戾，何機微之

能入。柔順之人，緩心寬斷〔四〕，不戒其事之不攝，〔五〕而以抗爲劇，安其舒。以猛抗爲劇傷，安其怒忍之心。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六〕。緩心寡斷，何疑事之能權。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七〕，不戒其勇之毀跌〔八〕，而以順爲恆，竭其勢〔九〕。以順忍爲恆怯，而竭其毀跌之勢。是故可與涉難〔一〇〕，難與居約〔一一〕。奮悍毀跌，何約之能居。懼慎之人〔一二〕，畏患多忌，不戒其悞於爲義，〔一三〕而以勇爲狎〔一四〕，增其疑。以勇慧爲輕侮，而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與保全〔一五〕，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節義之能立。凌楷之人〔一六〕，秉意勁特〔一七〕，不戒其情之固護〔一八〕，而以辨爲僞〔一九〕，彊其專〔二〇〕。以辨博爲浮虛，而彊其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執意堅持，何人衆之能附。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二一〕不戒其辭之汎濫〔二二〕，而以楷爲繫，遂其流〔二三〕。以楷正爲繫礙，而遂其流宕之心。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二四〕。辨博汎濫，何質約之能立。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二五〕，而以介爲狷，〔二六〕廣其濁。以拘介爲狷戾，廣其溷雜之心。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周洽溷雜，何風俗之能厲。狷介之人〔二七〕，砭甫廉反。清激濁〔二八〕，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爲穢，益其拘。以弘普爲穢雜，而益其拘厲之心。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二九〕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三〇〕，而以靜爲滯，果其銳。以沉靜爲滯屈，而增果銳之心。是故可以進趨，難與

持後「三一」。志在超越，何謙後之能持。沉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三二」，而以動爲疏，美其慳。以躁動爲倉疏「三三」，而美其慳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三四」。思慮迴復，何機速之能及。樸露之人，中疑實蹈，「三五」不戒其實之野直「三六」，而以譎爲誕「三七」，露其誠。以權譎爲浮誕，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三八」。實蹈野直，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三九」，原度取容「四〇」，不戒其術之離正「四一」，而以盡爲愚，貴其虛。以歛盡爲愚直「四二」，而貴其浮虛之心。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違之能矯。

「二」狠，長短經德表篇引作「很」。玉篇人部：「很，戾也。本作很。」廣韻很韻：「很，很戾也。俗作狠。」說文彳部：「很，不聽從。」莊子漁父：「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韓非子亡徵：「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很剛，堅強固執之意。

「二」廣雅釋詁四：「搪，揆也。」搪揆又作唐突，衝撞，冒犯。後漢書孔融傳：「融爲九列，不遵朝議，禿巾微行，唐突宮掖。」

「三」厲通勵，激勵，振奮。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親秉旄鉞，以厲三軍。」抗，長短經德表篇引作「亢」。亢通抗。

「四」韓非子亡徵：「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

也。』

〔五〕論語八佾：『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攝，猶兼也。』劉寶楠正義：『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

〔六〕權，權變，變通，反經合道。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七〕長短經德表篇引，雄作『於』，勇作『英』，字之誤也。勇決，勇敢果斷。

〔八〕毀，毀壞。跌，差失。漢書揚雄傳下：『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顏師古注：『跌，足失厝也。』

〔九〕集韻祭韻：『勢，威力也。』

〔一〇〕可與，守山本、龍谿本作『可以』。以與二字通用，可互換。

〔一一〕玉篇戶部：『居，處也。』約，窮困。論語里仁：『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邢昺疏：『言不仁之人不可令長處貧約，若久困則爲非也。』

〔一二〕懼慎，長短經德表篇引作『精慎』。此承上文『精良畏慎』而來，作精慎義勝。

〔一三〕集韻虞韻：『懦，或作慁。』慁於爲義，見義不爲。義，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並作『我』，非也。

〔一四〕書泰誓：『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孔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狎，長短經德表篇引作『悍』，非也。劉昫注文可證。

〔一五〕保，長短經德表篇引作『休』，脫筆而誤。

〔一六〕法言吾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李軌注：『凌，暴也。』凌楷，勇猛剛直，與前文『強楷堅勁』同義。

〔一七〕特，長短經德表篇引作『持』，脫筆而誤。詩秦風黃鳥：『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朱熹集傳：『特，傑出之稱。』

〔一八〕文選鮑明遠（照）蕪城賦：『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李善注：『固護，言牢固也。』又馬季長（融）長笛賦：『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李善注：『聊慮固護，精心專一之貌。』此之固護，爲專一之義。

〔一九〕長短經德表篇引，辨作『辯』，僞作『虛』。辨通辯。虛字蓋涉注文『浮虛』而改。

〔二〇〕專，龍谿本作『事』，形近而誤。

〔二一〕辨博，長短經德表篇引作『博辯』。辨通辯。博辯，辯博，能言善辯。小

爾雅廣言：「贍，足也。」論語公冶長：「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贍給，道理充足，口齒敏捷。

〔二二〕史記韓非列傳：「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張守節正義：「汎濫，浮辭也。」

〔二三〕楷，楷模，典範。禮記儒行：「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鄭玄注：「楷，法式也。」玉篇糸部：「繫，約束。」流，長短經德表篇引作「己」，非也。注文可證。

〔二四〕序通叙，談說。汎序，汎汎而談。立約，訂立盟約。

〔二五〕長短經德表篇引，戒作「威」，交作「友」。威字於此不合前後文例，義亦不通。

〔二六〕狷，長短經德表篇引作「揭」，非也。注文可證。介，特，孤獨而不群。文選張平子（衡）思玄賦：「何孤行之煢煢兮，予不群而介立。」李善注：「介，特也。」狷，固執。國語楚語下：「彼（王孫勝）其父爲戰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絮。」韋昭注：「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

〔二七〕狷介，雙聲連語，拘謹自守之意。國語晉語二：「小心狷介，不敢行

也。』韋昭注：『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

〔二八〕長短經德表篇引作『砥訶清激』，文義不通。砭，砭刺、針砭。激，冲刷，沖擊。清與濁比喻好壞、善惡。砭清澈濁，好與壞都反對，是非不分。

〔二九〕休動之人，即前文『休動磊落』之人，動止錯雜，灑脫不拘。

〔三〇〕集韻賄韻：『猥，并雜。』

〔三一〕淮南子要略：『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高誘注：『持後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

〔三二〕廣雅釋詁二：『遲，緩也。』說文彳部：『後，遲也。』

〔三三〕倉同龕，通粗。集韻模韻：『龕，俗作龕。』玉篇龕部：『龕，不精也。』集韻模韻：『疏，粗也。』

〔三四〕捷速，抄近道以求速成。左傳成公五年：『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孔穎達疏：『捷亦速也。方行則遲，邪出則速。』楚辭謂邪行小道爲捷徑，是捷爲邪出。』

〔三五〕伏俊璉云：『「疑」字在句中意思不貼，疑是「欸」字形訛，欸字俗作「欸」，與疑形近，故誤焉。欸：真誠的意思。』按：欸字是。玉篇欠

部：「款，誠也。」碻，四庫本作「跖」，守山本作「跖」，龍谿本作「碻」。長短經德表篇引作「确」。碻字未見於舊字書，漢語大字典石部收錄跖字，例句正用此文，謂音義未詳。跖字，字書未見。集韻勘韻：「礪，巖崖之下。或作碻，或作礪。」碻字之義與此文無涉。疑本作确，形近而誤爲碻，碻、跖、确、确，確實，堅正。後漢書崔寔傳：「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李賢注：「确，堅正也。」中款實确，心中真誠專一之意。

〔三六〕實，長短經德表篇引作「質」。質實二字於此皆通，質字義勝。野直，粗鄙直率。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三七〕譎，長短經德表篇引作「謂」，非也。前文「多智韜情，權在譎略。」譎字長短經引作「謂」（謂字隸書，字又隸作謂），此由譎訛爲謂。

〔三八〕卷子本玉篇水部消字下野王按：「消息，猶斟酌也。」

〔三九〕譎，長短經德表篇引訛作「謂」。

〔四〇〕原度，推原揣度。取容，曲從討好，取悅於人。呂氏春秋任數：「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高誘注：「阿意曲從以自容。」又似順：「夫

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高注：『容，悅也。』

〔四一〕離，長短經德表篇引作『難』，形近而誤。

〔四二〕欸盡二字同義。欸同款。玉篇欠部：『欸，誠也。』禮記祭統：『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

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毅靜其抗〔一〕，柔順厲其悞〔二〕。恕，所以推情也；推己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固守性分，聞義不徙〔三〕。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毅之性已成，激訐之心彌篤。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意之所非，不肯是之於人。信者逆信〔四〕，推己之信，謂人皆信，而詐者得容為偽也。詐者逆詐〔五〕，推己之詐，謂人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六〕，偏材之人，各是己能，何道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七〕，然後群材畢御〔八〕，而道周萬物也矣〔九〕。

〔一〕靜，通靖，止息，平定。後漢書蓋勳傳：『勳諫曰……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抱朴子外篇詰鮑：『兵革所以靜難。』

〔二〕厲，激勵。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親秉旄鉞，以厲三軍。』

〔三〕論語述而：『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

也。『邢昺疏：『聞義事當徙意從之。』廣雅釋言：「徙，移也。」

〔四〕逆，揣度，預料。玉篇辵部：「逆，度也。」

〔五〕論語憲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邢昺疏：「不可逆料人之詐，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

〔六〕廣雅釋詁四：「周，調也。」王念孫疏證：「周爲調和之調。」淮南子原道：「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高誘注：「周，調也。」

〔七〕禮記禮運：「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鄭玄注：「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按：知同智。

〔八〕御，四庫本作「集」。

〔九〕也矣，墨海本、守山本並作「而已」。

流業第三

三材為源，習者為流。
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枝流條別，各有志業。有清節家，行為物範「一」。有法家，立憲垂制。有術家，志慮無方。「二」有國體，三材純備「三」。有器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別是非。有伎倆，錯意工巧「四」。有智慧，能鍊衆疑「五」。有文章，屬辭比事「六」。有儒學，道藝深明。有口辨，應對給捷「七」。有雄傑。膽略過人。

「一」物，人物。單言曰人，曰物，複言曰人物。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杜預注：『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嬖姬廢。』莊子徐無鬼：『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南齊書王儉傳：『少有幸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物議，衆人之議論。物範，衆人之典範。

「二」禮記內則：博學無方，孫友祝志。『鄭玄注：「方，猶常也。」』

「三」三材，德、法、術。

「四」錯通措。錯意，着意、注意。戰國策魏策四：『秦王謂唐且曰……且秦滅韓』

亡魏，而君以五十里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文選王子淵（褒）四子講德論：『願二子措意焉。』工巧，精緻，巧妙。論衡自紀：『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

〔五〕鍊衆疑，義未安。鍊，四庫本作『決』，是也。決，分辨，判斷。韓非子解老：『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爲之盲。』

〔六〕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穎達疏：『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謂比事也。』後以撰文記事稱屬辭比事。

〔七〕給、捷同義。給捷又作捷給，口才敏捷。漢書東方朔傳：『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顏師古注：『給，捷也。』管子大匡：『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

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一〕，延陵、晏嬰是也〔二〕。建法立制，疆國富人，是謂法家〔三〕，管仲、商鞅是也〔四〕。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五〕，范蠡、張良是也〔六〕。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七〕，是謂國體〔八〕，伊尹、呂望

是也「九」。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以率一國「一〇」，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一一」，子產、西門豹是也「一二」。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習者為流也。清節之流，不能弘恕，以清為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一三」分別是非，己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一四」，子夏之徒是也「一五」。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一六」，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一七」張敞、趙廣漢是也「一八」。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一九」，以術求功，故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二〇」，陳平、韓安國是也「二一」。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世之材也「二二」。耳目殊管「二三」，其用同功。群材雖異，成務一致「二四」。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二五」，司馬遷、班固是也「二六」。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賈公是也「二七」。辯不入道，而能應對資給「二八」，是謂口辯，「二九」樂毅、曹丘生是也「三〇」。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三一」，白起、韓信是也「三二」。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為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三三」。

「一」長短經品目篇引無『之家』二字。岡村繁云：『無者恐非。上文有「清節

家」可證。長短經蓋求其整句而刪耳。『清節，高潔的節操。後漢書蔡茂傳：『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

〔二〕延陵，春秋吳王壽夢少子季札，封於延陵，稱延陵季子。季札辭君位不受，又歷聘魯、齊、鄭、衛、晉諸國，以多聞著稱。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九年，史記吳太伯世家。晏嬰字平仲，春秋齊國大夫，相齊景公，以節儉力行，名顯諸侯。見晏子春秋、史記管晏列傳。

〔三〕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四〕管仲字夷吾，春秋齊國政治家。初仕公子糾，後相齊桓公。桓公得管仲之助，成爲春秋時第一個霸主。見史記齊太公世家及管晏列傳。商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本衛國人，後入秦，進說秦孝公變法，奠定秦國富強之基礎。見史記商君列傳。

〔五〕古代掌管律曆的人稱術家（見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上及晉書天文志上）。此術家爲長於計謀之人。

〔六〕范蠡，春秋末政治家。本楚國人，爲越國大夫，助越王勾踐滅吳國。後至陶，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經商致富，天下稱陶朱公。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及貨殖列傳。張良，漢高帝劉邦之主要謀士。見史記留侯世家及漢書張良

傳。

〔七〕廟勝，朝廷克敵制勝的謀略。淮南子兵略：『故運籌於廟堂之上，決勝於千里之外。』漢書趙充國傳：『……誠非素定廟勝之冊。』顏師古注：『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

〔八〕穀梁傳莊公二十四年：『大夫，國體也。』范寧注：『國體，謂爲君股肱。』

〔九〕伊尹、呂望，見序文『湯以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箋。

〔一〇〕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率，表率。率一國，爲一國之表率。

〔一一〕器能，才能。後漢書龐參傳：『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又呂強傳：『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

〔一二〕子產，春秋鄭國政治家，鄭簡公時始執政，歷定公、獻公、聲公三朝，實行改革，使鄭國氣象一新。時晉楚爭霸，鄭國弱小，處於兩強之間，子產周旋其間，不卑不抗，保持無事。見史記鄭世家。西門豹，戰國魏人。魏文侯時任鄴令，破除當地迷信惡習，興修水利，使民富足。見史記滑稽列傳。

〔一三〕譏訶，譴責，非難。廣雅釋言：『譏，譴也。』玉篇口部：『呵，責也，與訶同。』三國志蜀志孟光傳：『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一四〕臧否，褒貶，品評。文選張平子（衡）西京賦：『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一五〕子夏，孔子弟子。孔子沒，子夏講學西河，爲魏文侯師。漢代學者以爲春秋公羊傳與春秋穀梁傳皆出自子夏所傳。實乃託名，未可信。公、穀二傳與左氏傳不同，旨在微言大義，分別是非，褒貶善惡。『子夏之徒』即指此派人物。

〔一六〕遠圖，長短經品目篇引作『圖遠』。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一七〕伎通技。史記孟嘗君列傳：『無他伎能。』裴駟集解：『伎，亦作技。』伎倆，技巧。集韻養韻：『倆，伎倆，巧也。』本書利害篇：『伎倆之業，本於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今之『伎倆』多用於貶義。

〔一八〕張敞，西漢人。宣帝時爲大中大夫、京兆尹、冀州刺史。敢直言，嚴賞

罰，所至皆有治績。見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趙廣漢，西漢人。宣帝時爲潁川太守、京兆尹。治事廉明，執法不避權貴，有聲於時。見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一九〕創制，創立法度。禮記曲禮上：『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鄭玄注：『制，法度。』垂則，留下榜樣。書微子之命：『功加於時，德垂後裔。』詩大雅抑：『敬慎威儀，爲民之則。』

〔二〇〕智意，智慧。三國志魏志鄧哀王冲傳：『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官本考證：『意，元本作慧。』

〔二一〕陳平，西漢人。呂后時爲丞相。呂后死，陳平與太尉周勃定計，盡誅諸呂，迎立文帝。見史記陳丞相世家、漢書陳平傳。韓安國，西漢人。初爲梁孝王大夫，景帝三年吳楚七國之亂時爲將，率部擊退吳兵，由此顯名。見史記韓安國列傳、漢書韓安國傳。

〔二二〕孫人和云：『輕當作經。八觀篇云：「智能經世。」』此說是也。龍谿本作『經世』。經世，治世也。

〔二三〕管，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官』。按：管，掌管，主管。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

於廟梁，宿昔而死』司馬貞索隱，「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弑逆也。」官，器官。孟子告子上：「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趙岐注：「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管，官二字於此皆通。
〔二四〕易繫辭上：「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孔穎達疏：「以能知有初之微，則能興行其事，故能成天下之事務也。」

〔二五〕岡村繁云：「二句之間，疑脫一句。此條與下文「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相儷，可證。」

〔二六〕司馬遷，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漢書司馬遷傳。班固，見後漢書班彪傳。

〔二七〕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又「（賈）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按：治詩之毛公有二，一爲六國時魯國毛亨，二爲趙國毛萇。毛亨作詩故訓傳，以授毛萇。毛萇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時人以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見鄭玄詩譜、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卷下。

〔二八〕資通齊。易旅：「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陸德明釋文：「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資給又作齊給，敏捷之意。荀子修身：「齊給便

利，則節之以動止。』楊倞注：『齊給便利，皆捷速也。』韓詩外傳卷六第七章：『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說苑敬慎：『資給疾速，無以先人。』

〔三九〕辯，守山本、龍谿本作『辨』。辯通辨，口辯又作口辨，能言善辨之意。史記陸賈列傳：『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漢書陸賈傳作『名有口辯』，無士字。）論衡自紀：『口辨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

〔三〇〕樂毅，戰國燕將。燕昭王時合五國之兵攻齊，下七十餘城，以功封於昌國，號昌國君。燕惠王繼位，齊行反間計，惠王疑，使騎劫代毅，毅奔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望諸君。燕王致書樂毅，毅復通燕，往來燕趙間。後卒於趙。見史記樂毅列傳。按樂毅事迹，不知爲何歸入口辨。史記季布列傳：『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談）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生。曹邱生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廼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生揚之也。」

〔三二〕驍雄，勇猛傑出之人。玉篇馬部：「驍，勇急捷也。」本書英雄篇：「獸之將群者爲雄。」

〔三三〕白起，戰國秦將。秦昭王用之，戰勝攻取七十餘城，因功封武安君。長平之戰，坑殺趙降卒四十萬。後與應侯範雎有隙，稱病不起，被免爲士卒，遷陰密，途中秦王賜劍自剄。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見史記白起列傳。韓信，秦末漢初名將。初從項羽，後歸劉邦，拜爲大將。楚漢戰爭中，率軍抄襲項羽後路，破趙取齊，對爲齊王。不久與劉邦會師，圍項羽於垓下，羽走自殺。漢朝建立，改封楚王。與蕭何，張良稱漢興三傑。有人告信謀反，降爲淮陰侯。後又有人告信與陳豨勾結在長安謀反，爲呂后所殺。見史記淮陰侯列傳及漢書韓信傳。

〔三三〕主，君主。預，參與，相干。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引珠叢：「凡事相及爲預也。」主德不預，君主之德不在此列。

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一」，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則人主垂拱無爲而理「二」。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爲，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三」，師氏之任也。「四」掌以道德，教道賈子「五」。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六」掌以刑法，禁制姦暴「七」。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八」掌以廟謀，佐公論正「九」。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一〇」。位於三槐「一一」，坐而論道「一二」。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一三」天官之卿，總御百官「一四」。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分別是非，以佐師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事制宜「一五」，以佐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一六」。錯意施巧，故掌冬官。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一七」。掌以德教，保安其人「一八」。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一九」。憲章紀述「二〇」，垂之後代。辯給之材，「二一」行人之任也「二三」。掌之應答，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掌轄師旅，討平不順。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二三」，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操物，手求行，四體何由寧，理道何由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二四」，譬太匠善規，惟規之用。「二五」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不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二六」。

「一」四庫本無「總」字。

〔二〕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孔穎達疏：『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按：一說垂拱爲垂衣拱手。兩說皆爲輕松自如之意。理字本作『治』，避唐諱而改。

〔三〕以下爲十二材之任，按文例，『德』當作『材』。德字蓋涉注文而誤。

〔四〕周禮地官師氏：『師氏掌以嫃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五〕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孔傳：『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陸德明釋文：『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孔穎達疏：『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按：依周禮，師氏所教爲國子，非胄子。鄭玄注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漢書禮樂志上：『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此『胄子』當作『國子』。

〔六〕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七〕制，四庫本作『止』。說文刀部：『制，一曰止也。』

〔八〕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孔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九〕後漢書光武紀贊：『明明廟謨，起起雄斷。』文選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作『明明廟謀』。李善注：『廟謀，廟算也。』正，四庫本作『政』。漢書陸賈傳：『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顏師古注：『正亦政也。』

〔一〇〕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孔傳：『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公羊傳隱公五年：『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按：西漢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

〔一一〕周禮秋官司土：『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相傳周代群臣朝見天子，三公面向宮廷外三株槐樹而立。後世以三槐比喻三公一類高官。

〔一二〕周禮考工記序：『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鄭玄注：『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又：『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

夫。』按：文選任彥昇（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坐而論道，動以觀德。』李善注引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今本周禮之王當作三。呂氏春秋孟春紀：『立春之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高誘注：『三公至尊，坐而論道。』

〔二三〕冢，當作『冢』。說文冂部：『冢，覆也。』段玉裁注：『凡蒙覆、童蒙之字，今皆作蒙，依古當作冢。蒙行而冢廢矣。』說文冂部：『冢，高墳也。』爾雅釋詁：『冢，大也。』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二四〕周禮天官冢宰賈公彥疏：『天官冢宰。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

〔二五〕岡村繁云：『師事二字，墨海本、守山閣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師氏。案作師氏，義不通。蓋涉上文而誤也。然「師事」二字，亦不通。疑原作「即事」。蓋由即事訛爲師事，後乃訛爲師氏。』按：此說是也。即事，作事。史記封禪書：『而日有不暇給，是以用希。』列子周穆王：『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勞，夜則昏憊而熟。』

寐。』

〔二六〕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孔傳：『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周禮考工記序：『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鄭玄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營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

〔二七〕安民，長短經量材篇引作『保民』。岡村繁云：『案以上文例之，此亦當爲官名。作安民、保民，恐並非。疑當作保氏。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二八〕德毅，四庫本作『德藝』，守山本作『德教』。按：掌以德毅，義不通，作『德藝』爲勝。德，德行。藝，藝儀。周禮地官保氏：『養國子以道。』鄭玄注：『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

〔二九〕國史，國家的史官。詩周南關雎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穎達疏：『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

〔三〇〕憲章，效法。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穎達疏：

「憲，法也。章，明也。」

〔二一〕辯通辨。辯給，能言善辨。淮南子齊俗：「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善也。」

〔二二〕周禮秋官大行人：「大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又小行人：「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侍四方之使者。」鄭玄注：「禮籍，名位尊卑之書。」

〔二三〕左傳襄公九年：「舉不失選，官不易方。」杜預注：「方，猶宜也。」王引之案：「方，常也。」見經義述聞卷十八。

〔二四〕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均無「用」字。岡村繁云：「無者是也。蓋涉注文而衍。」

〔二五〕太匠，大匠，技術高超的木工。老子七十四章：「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下一規字，墨海本、守山本並作「見」，脫筆而誤。玉篇夫部：「規，正圓之器也。」

〔二六〕岡村繁云：「此句費解，疑有誤。」按：此文不誤。孟子離婁上：「聖人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焦循正義：「聖人既竭目力，仍必繼之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先王所制而用也，雖

聖人不能不繼述之，惟其繼述規矩準繩，而目力所竭，乃能不窮其用。倘舍去規矩準繩，但準目力，方圓平直必不能以臆成之，而其用窮矣。『規，正圓之器，矩，正方之器。繩，度直之用。劉_炳此注，用孟子之意，謂僅有規之用，而矩與繩不得其用，即令運用目力，不能成方圓平直。目，四庫本作『日』，形近而誤。』

材理第四

材既殊塗，理亦異趣。

故講群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事前定則不蹢「二」。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三」。事有萬端，人情舛駁，「三」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詭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流有七似，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說有三失，辭勝理滯，所失者三。難有六構「五」。疆良競氣「六」，忿構有六。通有八能。聰思明達，能通者八。

「二」禮記中庸：『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孔穎達疏：『字林云：「跲，蹢也。」蹢謂行倒蹢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蹢蹢也。』

「三」文學古籍刊行社本（以下簡稱文學古籍本）及子苑卷八十引，人下有「材」字，是也。下文「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可證。

「三」舛駁，雜亂不純。莊子天下：『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成玄英疏：『舛，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方術，道理殊雜而不

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

〔四〕詭，差異，不同。淮南子說林：『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高誘注：『詭，不同也。』

〔五〕構，造成。詩小雅四月：『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毛傳：『構，成也。』鄭玄箋：『構，猶合集也。』荀子勸學：『邪氣在身，怨之所構。』楊倞注：『構，結也。』

〔六〕彊良，橫暴。彊，又作強。良，又作梁。老子四十二章：『強梁者不得其死。』詩大雅蕩：『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毛傳：『彊禦，彊梁禦善也。』孔穎達疏：『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北魏元茂墓誌：『復使強良淪化，無理移風。』（見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圖版五七六。）

若夫天地氣化〔二〕，盈虛損益〔三〕，道之理也。以道化人，與時消息〔三〕。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四〕務在憲制。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之〔五〕，進止得宜。人情樞機〔六〕，情之理也。觀物之情，在於言語。

〔一〕地，子苑卷八十引作『也』，脫筆而誤。

〔二〕易損彖辭：『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三〕易豐彖辭：「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孔穎達疏：「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

〔四〕理，本作治，唐避諱改。

〔五〕理，當作「禮」，正文「禮教宜適」可證。作理者蓋涉正文「義之理也」而誤。之，四庫本作「人」，是也。「以禮教人」與上注文「以道化人」，「以法理（治）人」文例一致。

〔六〕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易繫辭上：「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韓康伯注：「樞機，制動之主。」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樞機：「樞爲戶樞，所以利轉。機爲門樞，所以止扉。故以樞機並言。樞機爲門戶之要，猶言行爲君子之要。」

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一〕，其心詳密。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以道爲理，故能通自然也。〔二〕質性警徹〔三〕，權略機捷〔四〕，容不遲鈍，則其心機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爲理，故審於理煩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容不失適，則禮教得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五〕。以義

為禮，故明於得失也。質性機解「六」，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原物得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七」。以情為理，故能極物之變。

「二」躁擾，急躁不安。論語季氏：「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說文手部：「擾（擾），煩也。」段玉裁注：「煩者，熱頭痛也。引伸為煩亂之偁。」漢書食貨志下：「（王）莽性躁擾，不能無為。」

「二」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法謂法則。……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

「三」廣韻梗韻：「警，寤也。」說文支部：「徹，通也。」警徹，敏悟通達。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太祖少警徹，有權數。」

「四」權略，權謀，謀略。後漢書祭遵傳附祭彤：「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

「五」禮，當作「理」。上文云，理有四部，理足成家，有「道理之家」，「事理之家」，下文為「情理之家」，此應為「義理之家」。上文注有「以道為理」，「以事為理」，下注有「以情為理」，此注應為「以義為理」。

「六」機，速疾。淮南子精神：「名實不入，機發於踵。」高誘注：「機，喻疾

也。『廣韻蟹韻：「解，曉也。」』莊子天地：『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成玄英疏：『解，悟也。』

〔七〕情，兩京本及子苑卷八十引作『性』，非也。上文理有四部，其四爲『情之理』，此注亦云『以情爲理』。

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一〕，各有得失。明出於真，情動於性〔二〕。情勝明則蔽，故雖得而必喪也〔三〕。剛略之人〔四〕，不能理微。用意籠粗〔五〕，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六〕，則弘博而高遠〔七〕，性剛則志遠。歷纖理〔八〕，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疏越。抗厲之人，不能廻撓。用意猛奮，志不旋曲。論法直〔九〕，則括處而公正〔一〇〕，性厲則理毅。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一一〕。理毅則滯礙。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一二〕言不虛徐〔一三〕。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一四〕。性確則言盡。涉大道〔一五〕，則徑露而單持〔一五〕。言切則義少。辯給之人〔一六〕，辭煩而意銳。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挫〔一七〕。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一八〕。性銳則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一九〕理細故遺大。浮沉之人〔二〇〕，不能沉思。用意虛廓，志不淵密〔二二〕。序疏數〔二三〕，則豁達而傲博。性浮則志微〔二三〕。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二四〕。志傲則理疏〔二五〕。淺解之人，不能

深難「二六」。用意淺脫「二七」，思不深熟。聽辯說，則擬鏗而愉悅「二八」。性淺則易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悅故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緩，思不速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恕則理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二九」。徐雅故遲緩。溫柔之人，力不休彊。用意溫潤，志不美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和則理順。擬疑難，則濡慍而不盡「三〇」。理順故依違。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三一」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權譎「三二」，則倜儻而瓌壯「三三」。性奇則尚麗。案清道「三四」，則詭常而恢迂「三五」。奇逸故恢詭。此所謂性有九偏「三七」，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爲理。心之所可以爲理，是非相蔽，終無休已。

「一」孫人和云：『性當作情。劉注云：「明出於真，情動於性」，乃總論情與明也。又云：「情勝明則蔽」，正解以情犯明之語。又上文「情有九偏」，注云：「以情犯明，得失有九」，即本於此，尤其切證。』

「二」真，兩京本作『貞』，形近而誤。郭模云：『「性」恐非，當作「中」。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禮記樂記：「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此作「性」者，蓋涉正文「以性犯明」之「性」之誤而譌。』見人物志及注校證，一九八七年台灣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三」論語衛靈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四〕剛，堅毅。論語公冶長：「吾未見剛者。」劉寶楠正義引鄭玄注：「剛，謂彊志不屈撓。」略，簡略，粗略。荀子非相：「愚者闇其略而不知其詳。」剛略，性剛強而頭腦簡單。

〔五〕麤粗，四庫本作「麤疎」。守山本、龍谿本作「麤疏」。疎同疏。廣韻魚韻：「疎，俗作疎。」玉篇麤部：「麤，不精也。」集韻模韻：「麤，俗作麤。」麤粗，粗淺，粗糙。管子水地：「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王念孫讀書雜誌管子七：「麤麤，當依朱本作「麤粗。麤粗與微眇對文。凡書傳中麤粗二字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戶反。」

〔六〕論其，長短經任長篇引作「論其」。大體，原則。淮南子汜論：「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

〔七〕弘博，長短經任長篇引作「宏略」。

〔八〕長短經任長篇引，理下有「微」字，蓋涉上文「不能理微」而衍。

〔九〕法，法規。直，措施。集韻志韻：「值，說文：「措也。」或作直。」洪頤宣讀書叢錄論說文：「值本作直。……值與置同，故說文訓值爲措，訓措爲置，互相轉注，其音義並同。」

〔一〇〕括，包容。賈誼過秦論：「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處，長短經任長篇引作「據」。據字又作「據」（見漢樊安碑、夏承碑）。本篇下注文「牽據」之據正作「據」。疑由據字缺筆而誤作處。據，依據、根據。論語述而：「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何晏集解：「據，杖也。」括據，包容根據，有根據之意。

〔一〕廣雅釋詁一：「否，隔也。」荀子榮辱：「爲事利，爭財貨，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楊倞注：「戾，乖背也。」

〔二〕說文立部：「端，直也。」廣雅釋詁一：「端，正也。」玉篇石部：「確，堅固也。」端確，正直堅定。

〔三〕虛徐，舒緩。淮南子原道：「原流泉淳，沖而徐盈。」高誘注：「原，泉之所自出也。淳，湧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

〔四〕穎，尖端，錐芒。左太冲（思）吳都賦：「鈎爪鋸牙，自成鋒穎。」玉篇火部：「灼，明也。」穎灼，鋒芒畢露。說文支部：「徹，通也。」盡，全部使出。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徹盡，通透無保留。

〔五〕大道，大道理。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五〕徑露，直露。單持，持論單弱。

〔二六〕辯給，能言善辯。韓非子難言：「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

〔二七〕國語楚語上：「夫子踐位則退。」韋昭注：「退，謙退也。」莊子天地：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成玄英疏：「挫，屈也。」

〔二八〕精，子苑卷八十引作「情」，形近而誤。

〔二九〕大義，大原則。易歸妹彖辭：「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恢，擴大。漢書叙傳下：「恢我疆宇，外博四荒。」顏師古注：

「恢，廣也。」廣雅釋詁一：「愕，驚也。」恢愕而不周，誇大驚人却不周全。

〔三〇〕浮沉，追隨世俗，隨波逐流。史記袁盎傳：「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雞走狗。」

〔三一〕廣雅釋詁三：「廓，空也。」又「淵，深也。」

〔三二〕序，序列，次第。疏數，親與疏。公羊傳隱公九年：「志疏數。」徐彥疏：「遠者爲疏，近者爲數也。」

〔三三〕微，當作「傲」，形近而誤。「志傲」解正文「傲博」，下注文「志傲則理疏」即承此文。

〔三四〕淮南子覽冥：「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王念孫讀書雜誌淮南內

篇六：『炎當爲焱，字之誤也。』按：玉篇火部：『熅，火焱行。』說文火部：『焱，火華也。』又『炎，火光上也。』熅炎或熅焱皆火光向上之意。

〔二五〕志，四庫本作『性』，蓋涉上注『性浮』而誤。

〔二六〕難，說。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司馬貞索隱：『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詞，則曰難。』

〔二七〕晚，四庫本作『近』，畿輔本作『胞』，龍谿本作『脫』，皆誤。玉篇肉部：『晚，新生草也。』集韻問韻：『菟，草新生。或作晚。』新生草，不成熟。淺晚，正如劉昫下文云：『不深熟。』

〔二八〕說文手部：『擬，度也。』鐔通堦，堦堦，邊際也。淮南子俶真：『萌兆牙，未有形埒堦堦。』文選張平子（衡）西京賦：『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鐔。』李善注：『許慎曰：『垠鐔，端崖也。』擬鐔，揣度到邊際，不深入之意。』

〔二九〕緩，長短經任長篇引作『後』。

〔三〇〕集韻尤韻：『濡，柔忍也。』又虞韻：『懦，或作慄。』

〔三一〕逸，長短經任長篇引作『逆』。文選潘安仁（岳）笙賦：『新聲變曲，奇

韻橫逸。『橫逸，縱橫奔放。孟子離婁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趙岐注：「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橫逆於此義不順，以橫逸爲是。

〔三二〕權譎，機巧詭詐。古文苑卷五馬融園基賦：「自陷死地兮，設見權譎。」

〔三三〕倜儻，又作倜儻，卓異。後用爲灑脫不拘之意。文選司馬子長（遷）報任少卿書：「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李善注引廣雅曰：「倜儻，卓異也。」按倜儻，漢書司馬遷傳作「倜儻」。廣雅之文見釋訓。廣韻灰韻：「瑰，瓌，上同。」文選曹子建（植）洛神賦：「瓌姿豔逸，儀靜體閑。」又傳仲武（毅）舞賦：「軼態橫出，瑰姿譎起。」李善注：「瑰，美也。」壯，旺盛。楚辭九辯：「離芳譎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王逸注：「去己盛美之光容。」瓌壯，美盛，美麗。

〔三四〕案通按，案驗，考查。王充論衡問孔：「案聖賢之言，上下多相違。」清道，清淨無爲之道。淮南子原道：「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雄節。」高誘注：「清，和淨也。」此泛指聖人之道。

〔三五〕恢迂，誇誕不實。左傳襄公四年：「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杜預

注：『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漢書五行志中之上：『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顏師古注：『迂，夸誕也。』

〔三六〕莊子齊物論：『恢憊憊怪，道通爲一。』成玄英疏：『恢者寬大之名，憊者奇變之稱。』憊，孔穎達易睽疏引莊子作『詭』。

〔三七〕性，當作『情』。篇首云：『明有四家，情有九偏。』上文云：『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此正結上文，應爲『情有九偏。』

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一〕。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二〕，似若博意者。辭繁喻博，似若弘廣。有廻說合意，似若讚解者〔三〕。外佯稱善〔四〕，內實不知。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實自無知，如不言〔五〕。觀察衆誤，讚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六〕。實不能知，忘佯不應〔七〕。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八〕，似悅而不憚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九〕。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一〇〕，辭已窮矣，自以爲妙而未盡。跌則倚蹠〔一一〕，理已跌矣，而强牽據。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凡此七似，衆人之所惑也。非明鏡焉能監之。

〔一二〕孫人和云：『下有字當作若，涉上而誤。』劉注云：『似若可行』，知正文不

當作似有也。下文云：「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廻說合意似若讀解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語例並同。」（北平圖書館月刊編者按：『明正德間刻本人物志正作若。』）

〔二〕墨海本、守山本脫『少』字。

〔三〕方言卷十三：『讀，解也。』郭璞注：『讀訟所以解釋物理也。』

〔四〕外佯稱善，守山本作『外似□□』。佯，假裝。

〔五〕如，四庫本作『而』。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七：『如，猶而也。』

〔六〕知，長短經知人篇引作『解』。

〔七〕此句，四庫本作『實不能知而佯不應。』忘佯，龍谿本作『妄佯』。按：忘佯與望洋、望陽等音近義通，形容仰視之貌。莊子秋水：『望洋向若而嘆。』陸德明釋文：『司馬、崔云：眈洋猶望羊，仰視貌。』郭慶藩集釋：『洋、羊皆段借字，其正字當作陽。論衡骨相篇：『武王望陽。』言望視太陽也。太陽在天，宜仰而觀，故訓爲仰視。』

〔八〕說文心部：『慕，習也。』徐鍇繫傳通論：『慕，猶模也，習也，愛而習玩模範之也。』慕通，模擬通曉，並非真通。慕通口解，有似於通曉，隨口解說。口解，子苑卷八十引作『辭解』。

「九」漫漫，長久。荀子正名：「詩曰：長夜漫漫兮。」楊倞注：「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太平御覽八九八引史記：「生不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旦？」

「二〇」長短經知人篇引作「有因勝情錯失，窮而稱妙。」錯字當據補。勝，盡也。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勝情，猶言盡情，從意所欲。

「二一」蹠，郭模云：「葉刊評點本正作「摭」，當據正。」按：作「拈」是也。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裴松之注引典略：「植與楊修書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拈摭利病。」拈，抓住。荀子議兵：「拈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方言卷一：「摭，取也。」拈摭，挑剔指責之意。跌則拈摭，自己失誤，反而挑剔指責他人。

夫辯有理勝，理至不可動。有辭勝。辭巧不可屈。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粉黛。朗然區別，辭不廣雜。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以白馬非白馬，一朝而服千人。及其至關禁錮，直而後過也「二」。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於水。反則相非。猶火滅於水。雜則相

恢。亦不必同，又不必異，所以恢復「二」。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因其所能，則其言易曉。歷之不動「三」，則不說也。意在杓馬，彼俟他日「四」。傍無聽達「五」，則不難也。凡相難講，為達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狗，而說以馬。彼意大同，而說以小異。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方入圓，理終不可「六」。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則言寡而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辭遠乎理，雖汎濫多言，己不自明，況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自意不明，誰聽之。是說之三失也「七」。

「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王先慎集解：「顧，視也。古人馬稅當別毛色，故過關視馬色而賦，不能辯也。」白氏六帖卷九引桓譚新論：「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能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伍非百云：「大抵一事誤傳，秦以前屬之兒說，漢以後屬之公孫龍。」（中國古名家言，五四八頁，一九八三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按：戰國策趙策二，蘇秦說秦王曰：「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公孫龍子白馬篇命題亦曰「白馬非馬」。孔叢子公孫龍篇則云公孫龍「以白馬非白馬」。呂氏春秋淫辭篇高誘注亦謂公孫龍「因言白馬

非白馬』。劉昫作『白馬非白馬』，乃據漢代人所傳。『禁錮』，四庫本作『必賦』。作『禁錮』者，據桓譚新論，因無符傳，關吏不能聽其辯，故禁錮不得過。作『必賦』者，乃依韓非子之文而改。文選曹子建（植）與楊德祖書李善注引魯連子曰：『齊之辯者田巴，辯於狙丘，而識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太平御覽四六四引魯連子作『毀五帝，罪三王，皆伍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千人，言其多也。守山本作『于人』，龍谿本作『於人』，皆誤。于與千形近，於于用法相同。

〔二〕恢達，寬宏開闊。世說新語賢媛劉孝標注引晉陽秋：『（山）濤雅性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世外而與時俛仰。』

〔三〕歷，干擾，干犯。文選揚子雲（雄）羽獵賦：『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旂。』李善注引韋昭曰：『歷，干也。』說文干部：『干，犯也。』

〔四〕杓，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文學古籍本並作『狗』。四庫本此句作『彼意在狗，馬俟他日。』此句未知劉昫所本，難以判斷索解。

〔五〕廣韻唐韻：『傍，亦作旁，側也。』聽達，聽受之達者。

〔六〕文選宋玉九辯：『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鉅鍔而難入。』五臣注：『若鑿圓穴，斫方木內之，而必參差不可入。』

「七」郭模云：『此句文意欠明。「不善接論者」有一失；「不善喻者」又有一失，只列出二失，而上下文皆言「三失」，疑有脫文。』按：『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應算一失。

善難者，務釋事本。每得理而止住。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而接之。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以煩辭相文「二」。善攻彊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二」，始氣必盛。故善攻彊者，避其初鼓也。「三」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衰則攻易「四」。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彊者意銳，辭或暫誤，擊誤挫銳，理之難也。挫其銳意，則氣構矣「五」。非徒群言交錯，遂至動其聲色。善躡失者「六」，指其所跌。彼有跌失「七」，暫止不逼。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而抵挫之。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怨恨逆結於心。「八」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爲難諭。已自久思而不恕人。以爲難諭，則忿構矣「九」。非徒怨恨，遂生忿爭。「一〇」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氣盛辭誤，且當避之。故善難者，微之使還。氣折意還，自相應接。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籍「一二」，其勢無由。棄誤顧籍，不聽其言。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者非嘗，縱橫恣口。「一二」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一三」。思心一至，不聞雷霆。「一四」是故並思俱說，競相

制止，欲人之聽己，止他人之言「二五」，欲使聽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爲不解。非不解也，當己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則性諱怒。諱不解，則怒構矣。不顧道理是非，於其兇怒忿肆。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矣。

「一」文，裝飾。禮記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鄭玄注：「文，猶飾也。」

「二」岡村繁云：「家字，文義不屬，疑誤。蓋涉梁字而誤。」按：家，指某一方面之人。對家，猶言對方。對家彊梁，對方強橫之意。

「三」左傳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四」三，龍谿本作二，非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二鼓、三鼓均不得謂氣盛，疑三字有誤，當作「一鼓氣勝」。攻易，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易攻」。

「五」氣，憤怒。釋名釋天：「氣，愾也。愾然有聲而無形也。」戰國策趙策四：「太后盛氣而揖之。」章炳麟新方言釋言：「愾，亦訓怒，今人謂怒爲氣。」

（氣），實當爲愾。」

〔六〕孫人和云：「按下有捷能攝失之語兩處，疑攝字是。」說文手部：「攝，引持也。」段玉裁注：「凡云攝者，皆整飭之意。」後漢書鮑期傳：「（期）被創中額，攝憤復戰，遂大破之。」李賢注：「攝，猶正也。」攝失，正其失誤。

〔七〕跌失，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所跌」，蓋涉正文而誤。

〔八〕恨，墨海本、守山本作「根」，形近而誤。

〔九〕忿，子苑卷八十引作「怨」，非也。前文已有「怨構」，不應再重複。

〔一〇〕爭，墨海本、守山本作「等」，非也。

〔一一〕顧，眷念。廣韻暮韻：「顧，眷也。」詩小雅伐木：「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鄭玄箋：「無使言我不顧念也。」籍，寬容。漢書酷吏傳義縱：「治敢往，少溫籍。」顏師古注：「少溫籍，言無所含容也。」顧籍，猶言顧惜。

〔一二〕非訾，誹謗。說文叙：「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說文心部、「恣，縱也。」恣口，隨便說。

〔一三〕且，四庫本作「目」，非也。

「二四」詩大雅常武：『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孔穎達疏：『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

「二五」止，墨海本、守山本作『制』。制，止二字同義。

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造事立義，當須理定。故雖有變說小故，終於理定功立。若說而不難，各陣所見，則莫知所由矣。人人競說，若不難質，則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理多端，人情異。故發言盈庭，莫肯執其咎「一」。必也聽能聽序「二」，登高能賦，求物能名「三」。如顏回聽哭「四」，蒼舒量象「五」。思能造端「六」，子展謀侵晉，乃得諸侯之盟「七」。明能見機「八」，史駢觀目動，即知秦師退「九」。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一拜一起，未足為勞「一〇」。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曰，自知必免防風之誅「一一」。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子已學之於宋「一二」。攻能奪守，毛遂進曰，今日從為楚不為趙也，楚王從而謝之「一三」。奪能易予「一四」。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則物主辭窮「一五」。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一六」，所謂偏材之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一七」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一八」。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一九」。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

材「二〇」。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二二」。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二三」。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二三」。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二四」。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二五」，則同解而心喻；同即相是，是以心相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盛色「二六」，避其所短。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二七」。恒懷謙下「二八」，故處物上。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常懷退後，故在物上。「二九」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通理則止，不務煩辭。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見人過跌，輒當歷避「三〇」。寫人之所懷「三一」，扶人之所能。扶贊人之所能，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姻「三二」。胡故反。與盲人言，不諱眇瞎之類「三三」。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己有武力，不與虢虎之倫「三四」。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後諫「三五」。雖觸龍鱗「三六」，物無害者。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棄其善曲。贊愚人之偶得，不以人愚，廢其嘉言「三七」。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悵。不避銳跌，不惜屈撓。方其勝難，勝而不矜。理自勝耳，何所矜也。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三八」，付是非於道理，不貪勝以求名「三九」。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以世務自經，萬物自理。

「一」詩小雅小旻：『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鄭玄箋：『謀事者衆，謫謫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

過。」

〔二〕書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孔傳：『聽，察是非。』漢書韋賢傳附子玄成：『楚王夢亦有其序。』顏師古注：『序，緒也，謂端緒也。』聽序，察知端序。

〔三〕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詩鄘風定之方中：「卜云其吉。」毛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也。』求物能名，四庫本依毛傳改爲『作器能銘』。按：劉昫所云，依孔才之文而發，並非全襲古語，求物能名，正合下文『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玉篇裘部：『求，見也。』釋名釋言語：『名，明也，名實使分明也。』求物能名，見物能明。

〔四〕說苑辨物：『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瑟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爲何而吒？」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

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按：此事又見於孔子家語顏回篇，末句作「回也善於識音矣。」

〔五〕三國志魏志鄧哀王沖傳：「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按倉舒亦作蒼舒，倉蒼二字通用。

〔六〕端，端緒，起始，開頭。禮記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孔穎達疏：「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者。」由起始引伸爲緣由，徵兆。王充論衡超奇：「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孫叔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

〔七〕子展，春秋鄭國大夫。按史所記，侵晉之晉疑爲宋字之誤。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

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六月，諸侯會於北林。……秋七月同盟於亳。」

〔八〕易繫辭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幾通機。素問離合真邪論：「知機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髮。」王冰注：「機者動之微，言貴知其微也。」

〔九〕史駢，春秋晉國大夫。左傳文公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憊也，明日請先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也，薄諸河，必敗之。」……秦師夜遁。『杜預注：『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

〔一〇〕藉一作籍，二字通。岡村繁云：「王下，疑原有曰字。此注與下注『郭淮答魏帝曰』相對。可證。」此說是也，「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本爲伊籍之語。三國志蜀志伊籍傳：「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

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一一〕三國志魏志郭淮傳：『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群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按：防風，古部落酋長。

〔一二〕學，四庫本據墨子改爲『待』，是也。墨子公輸：『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城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

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二三」毛遂，戰國趙國人，平原君門下食客。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持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飢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

「二四」予，子苑卷八十引作『矛』，涉注文而誤。說文予部：『予，推予也。』段玉裁注：『予、與古今字。』易予又作易與，容易對付之意。史記白起列傳：『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也。』又淮陰侯列傳：『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

「二五」韓非子難一：『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按：此事又見難勢篇，『或曰』作『人應之曰』。『陷子之楯』，北堂書鈔卷一二三及太平御覽卷三五三引並同，白孔六帖引作『擊子之楯』。『易子之楯』義未安，蓋涉正文『易予』而誤。四庫本改作『掩子之楯』，不知何據。

「二六」適通音，只，僅。戰國策秦策二：『疑臣者，不適三人。』鮑彪注：『適，音同。』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九：『音，字亦作「適」。家大人曰：說文：「適，從辵，音聲。」「適」「音」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爲「音」。』

「二七」釋名釋言語：『名，明也，名實使分明也。』王先謙疏證補：『荀子正名篇：「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是名訓爲明之義也。』

名物，明辨事物。

〔一八〕構架，猶言構造。

〔一九〕達識，通達事理。

〔二〇〕體別篇云：『辨博之人，論理贍給。』此贍給指辯博之人，爲能言善辯之意。

〔二一〕權捷，權變敏捷。

〔二二〕持論，立論，提出主張。漢書 瑕丘江公傳：『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

〔二三〕推，排除。詩 大雅 雲漢：『早既太甚，則不可推。』毛傳：『推，去也。』詩 幽風 鴟鴞：『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毛傳：『徹，剥也。』孔穎達疏引王肅曰：『剥取桑根，以纏綿其牖戶。』推徹，排除剥取。

〔二四〕貿通牟，謀取。桓寬 鹽鐵論本議：『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王利器校注：『張之象本、沈延銓本、金蟠本、通典、通考「貿」作「牟」，史記 平準書同，集解引如淳曰：「牟」取也。』說，游說。史記 韓非列傳：『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司馬貞索隱：『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

〔二五〕通人，知識淵博之人。論衡超奇：『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又『博覽古今者爲通人。』

〔二六〕下有盛色，義未安，有當作其，『下其盛色』與『避其所短』相對。下，讓也。三國志吳志陸遜傳：『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色，神態，氣色。論語顏淵：『察言而觀色。』

〔二七〕廣雅釋詁四：『尚，高也。』論語里仁：『好仁者，無以尚之。』尚人，高出別人。

〔二八〕懷，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能』。

〔二九〕上，四庫本作『先』，是也。正文云『不以先人』，此先字與上句後字相對。

〔三〇〕歷，越過，超越。呂氏春秋安死：『徑庭歷級，非禮也。』歷避，超越回避。

〔三一〕說文宀部：『寫，置物也。』段玉裁注：『凡傾吐曰寫。……俗作瀉者，寫之俗字。』

〔三二〕姻，忌恨，忌諱。說文女部：『姻，嫪也。』廣雅釋詁一：『嫪，妬

也。『八觀篇：『犯其所乏，則姻。以惡犯姻，則妬。』劉昫注：『稱人之短，人所姻也。』』

〔三三〕眇，偏盲，一眼瞎。易履象辭：『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三四〕與，四庫本作『舉』。說文虎部：『虢，虎鳴也。』詩大雅常武：『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毛傳：『虎之自怒虢然。』文選曹子建（植）七啓：『哮闕之獸，張牙奮鬣。』李善注：『哮與虢同也。』

〔三五〕論語子張：『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邢昺疏：『若爲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己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己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爲謗讟於己也。』』

〔三六〕龍鱗，喻指帝王或帝王之威嚴。韓非子說難：『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後漢書光武紀上：『天下士、人，捐親戚、棄士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三七〕論語衛靈公：『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三八〕論語里仁：『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俞樾群經平議論語平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所適悟，無所貪慕，惟義是親而已。』

〔三九〕以，兩京本、漢魏本、四庫本並作『於』。

人物志校箋卷中

魏 散騎常侍 劉邵撰
涼 儒林祭酒 劉昞注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

量力而授〔二〕，所任乃齊。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三〕。愚以爲此非名也。〔三〕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夫能之爲言，已定之稱。先有定質，而後能名生焉。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寬者弘裕，急者急切。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宜治大，急切宜治小。寬弘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切則煩碎，事不成。急小之人，宜理百里〔四〕，使事辦於己〔五〕。弘裕則網漏，庶事荒矣。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明能治大郡，則能治小郡〔六〕。能治大縣，亦能治小縣。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豈不爲季氏臣〔七〕。若乎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大小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雞。銚能烹雞，亦能烹

積「八」。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雞，則豈不能烹雞乎！但有宜與不宜，豈有能與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文者理百官，武者治軍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修己潔身，總禦百官「九」。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法懸人懼，無敢犯也。有消息辨護之能「一〇」，智者辨護，周旋得節。有德教師人之能，道術深明，動為物教。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一一」，云為得理，義和於時。有司察糾摘之能「一二」，督察是非，無不區別。有權奇之能「一三」，務以奇計，成事立功。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一四」，振威敵國。

「一」授，四庫本作「任」。

「二」字彙「部」：「函，俗函字。」呂氏春秋應言：「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高誘注：「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說文水部：「洎，灌釜也。」朱駿聲通訓定聲：「謂以水添釜。」史記孟荀列傳：「儻有牛鼎之意乎！」司馬貞索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後漢書邊讓傳蔡邕薦邊讓書：「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熟。』按：高注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熟。』莊子秋水：『市丘地名無考。說文市部：『市，周也。』環繞一周稱一市。莊子秋水：『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絕。』丘，小土山。市丘之鼎亦形

容鼎之大。

〔三〕名，名稱。荀子正名：「名定而實辨。」

〔四〕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縣，大率方百里。」百里，由一縣轄地而衍爲縣與縣令之代稱。後漢書仇覽傳：「（王）渙謝遣（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李賢注：「時渙爲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世說新語言語：「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浩）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五〕辦，守山本作「辨」。辦同辨，具備。廣韻遇韻：「具，備也，辨也。」集韻禡韻：「辦，具也，通作辨。」岡村繁云：「案此句，與上文「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相應。則此句下疑脫一句。」

〔六〕孫人和云：「則下疑脫亦字。下正文云：「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劉昫所據。」

〔七〕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司馬貞索隱：「有本作委吏。」孟子萬章下：「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趙岐注：「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崔述洙

泗考信錄卷一：『世家云：「嘗爲季氏史，料量平。……」余按：委、季、史、史，四字相似，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豈爲季氏家臣者哉！』

〔八〕說文金部：『鈔，溫器也。』段玉裁注：『今煮物瓦器，謂之鈔子。』正字通金部：『鈔，今釜之小而有柄有流者亦曰鈔。』章炳麟新方言釋器：『今淮南謂小釜爲鈔子。』亦，四庫本作『不』，是也。鈔小不能烹燠。

〔九〕禦，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御』。按：禦，抵擋，阻止。御又作馭，駕御，控制。此當作御。

〔一〇〕消息，斟酌。見體別篇『難與消息』箋。墨子號令：『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孫詒讓間詁：『辨護，猶言監治也。……辨即今辦治字，漢書李廣傳顏注云：「護，謂監視之。」此養吏辨護諸門，亦謂辨治監視諸守門之事。

〔一一〕呂氏春秋季夏紀：『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高誘注：『行，察也。視山木，禁民不得斬伐。』說文史部：『事，職也。』行事，巡察職事。說文言部：『譴，謫問也。』又『讓，相責讓。』漢書丙吉傳：『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顏師古注：『讓，責也。』

〔一二〕後漢書光武紀上：『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李賢注：『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又陳元傳：『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持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李賢注：『司察，猶督察也。』糾，守山本、龍谿本並作糾。按：糾乃糾字形近而誤。集韻厚韻：『糾，絲黃色。』糾，矯正。周禮秋官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說文手部：『摘，指近之也。』王筠句讀：『近，疑當作斥，指斥即指摘也。』文選傳武仲（毅）舞賦：『摘齊行列，經營切儼。』李善注：『指摘行列，使之齊整。』

〔一三〕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天馬：『志倏儼，精權奇。』王先謙補注：『權奇者，奇譎非常之意。』按：此解未安。說文本部：『權，反常也。』廣韻仙韻：『權，權變也，反常合道。』權奇，變奇爲正之意。

〔一四〕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邊境。』猛毅，威猛果敢。

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二〕。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三〕，爲國則矯直之政〔四〕。其身正，故掌天官而總百

揆「四」。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五」。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官而詰姦暴「六」。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輔三槐而助論道。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官而諧內外。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七」，爲國則督責之政「八」。辨衆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藝事「九」。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事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一〇」。是非章，故佐師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一一」。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爲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一二」故總六師而振威武「一三」。

「二」素書求人之志章：『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二」流業篇云：『清節之材，師氏之任也。』又『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又『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此『冢宰之任』應爲『師氏之任』。劉昫按冢宰作注，可見正文在劉昫之前即有誤。

「三」矯直，正曲使直。荀子性惡：『枸木必將待礪栝烝矯然後直，純金必將待礪

厲然後利。」

〔四〕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離婁下：「其身正，而天下師之。」周禮天官冢宰賈公彥疏：「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書舜典：『納於百揆，百揆時序。』孔傳：『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續漢書百官志一：『太尉公一人。』劉昭注引古史考：『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

〔五〕岡村繁云：「治，當作法。流業篇：『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又「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是其切證。」

〔六〕周禮秋官司寇賈公彥疏：「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適也，如秋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七〕任，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均作「佐」，是也。上文云：「立法之能，法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此行事之能不當再爲司寇之任。劉昫注文作「佐秋官而督傲慢」，亦證當作司寇之佐。

〔八〕責，龍谿本作『直』，非也。史記李斯列傳：「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司馬貞索隱：「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九〕技能，四庫本作『伎倆』。技能伎倆一義，依正文，當作倆。周禮冬官考工記賈公彥疏：『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書胤征：「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孔傳：「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

〔一〇〕刻削，刻簿、苛嚴。史記秦始皇本紀：「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

〔一一〕呂氏春秋功名：「人主賢則豪傑歸之。」高誘注：「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傑。」

〔一二〕左傳宣公二年：「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一三〕詩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天子六軍。」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萬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六師即六軍，後作爲軍隊之統稱。威武，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威風』。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飴以甘爲名，酒以苦爲寶。故長於辦一官「一」，弓工揉材「二」，而有餘力。而短於爲一國。兼掌陶冶，器不成矣。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鹽人調鹽，醯人調醯，則五味成矣「三」。譬梓里治材，土官治墻，則厦屋成「四」。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五」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平淡，則百官施其用。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六」，五方不同，風俗各異。土有剛柔，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得，治煩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七」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八」。以之治小，則迂「九」。網疎而吞舟之姦漏「一〇」。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事皆辨護，煩亂乃理。以之治易，則無易。甚於督促，民不便也。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略無方，解釋患難。以之治平，則無奇。術數煩衆「一一」，民不安矣。矯抗之政宜於治侈「一二」，矯枉過正，以厲侈靡。以之治弊，則殘。俗弊治嚴，則民殘矣。諧和之政宜於治新，國新禮殺，苟合而已「一三」。以之治舊，則虛。苟合之教，非禮實也「一四」。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一五」刻削不深，姦亂不止。以之活邊，則失衆「一六」。衆民憚去，易逆叛矣「一七」。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亂民桀逆「一八」，非威不服。以之治善，則暴。政猛民殘，慝良善矣「一九」。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國疆民以使「二〇」。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二一」。易貨改鑄，民失業矣「二二」。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材勝則能

行。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爲衆材之雋也。

〔一〕辦，守山本、龍谿本並作「辨」。子苑卷五十七引亦作「辨」。辨同辦，治理。荀子議兵：「城郭不辨，溝池不拒。」楊倞注：「辨，治也，或音辦。」說文新附力部：「辦，致力也。」

〔二〕弓工，弓人，造弓的匠人。周禮考工記弓人：「弓人爲弓。」揉，守山本作「操」，形近而誤。揉本作爍，使木彎曲或伸直。說文火部：「爍，屈申木也。」段玉裁注：「謂曲直之也。今繫辭傳、考工記皆作揉，蓋非古也。」手部無揉字。漢書食貨志：「爍木爲末。」

〔三〕周禮天官鹽人：「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又醯人：「醯人掌共五齊七菹。」鄭玄注：「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說文血部：「醯，酸也。」又西部：「酸，酢也。」酸字段玉裁注：「今俗皆用醋。」

〔四〕梓里，當作「梓人」。梓里，故鄉。梓人，木工，又稱梓匠。儀禮大射：「工人士與梓人，升至北街兩楹之間。」鄭玄注：「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孟子滕文公下：「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趙岐注：「梓匠，木工也。」土官，當作土工。禮記曲禮下：「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革工，典制六材。」鄭玄

注：『土工，陶旒也。』陸德明釋文：『陶人爲瓦器也。』土工，周禮考工記稱爲『搏埴之工』。鄭玄注：『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

〔五〕淮南子原道：『無味而五味形焉。』高誘注：『形，或作和也。』

〔六〕俗化，風俗教化。漢書叙傳下述貨殖傳：『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劇，劇俗字。劇易，疾苦、困難。後漢書章帝紀：『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惠棟補注：『案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太公六韜曰：『知其饑渴，習人劇易。』蓋古有是語。』又曹世叔妻傳：『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李賢注：『劇，猶難也。』按：此劇易又可訓爲艱苦與平安。廣韻陌韻：『劇，艱也。』禮記中庸：『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鄭玄注：『易，猶平安也。』

〔七〕王化，君王的教化。詩周南關雎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孔穎達疏：『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

〔八〕易繫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矣。』韓康伯注：『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

成，故曰易簡。……天下之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各得順其分位也。『孔穎達疏：『此則贊明聖人能行天地易簡之化，則天下萬事之理並得其宜矣。』按：易簡，平易簡單之意。

〔九〕迂，疎闊不切實情。論語子路：『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劉寶楠正義：『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狂也。」……狂者，疎闊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

〔一〇〕史記酷吏傳序：『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張守節正義：『法令疏。』漢書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顏師古注：『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

〔一一〕漢書鼂錯傳：『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顏師古注引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

〔一二〕矯，糾正。韓非子孤憤：『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抗，長短經任長篇引作『亢』。亢通抗，過極。素問六微旨大論：『亢則害。』王冰注：『亢，過極也。』文選馬季長（融）長笛賦：『蓋滯抗絕，中息』

更裝。』李善注：『喪服子夏傳曰：「抗，極也。」』矯抗，矯枉過正之意。

〔一三〕新，墨海本、守山本作『興』。說文昇部：『興，起也。』呂氏春秋長利：『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高誘注：『殺，衰也。』興與殺正相對，新字疑步正文而誤。史記游俠列傳序：『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苟合，苟且附合，此爲苟且湊合之意。

〔一四〕教，守山本作『救』，形近而誤。

〔一五〕公，公正無私。刻，刻削，苛嚴。公刻，即上文刻削之意。糾，糾字之誤。見上『有司察糾摘之能』箋。

〔一六〕長短經任長篇引，失下有『其』字。

〔一七〕字彙彳部：『逃，俗逃字。』

〔一八〕桀逆，凶悍不馴。後漢書孔融傳融上疏：『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

〔一九〕濫，冤屈。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城内永寧寺：『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

「二〇」岡村繁云：「此文義不通，疑有脫誤。又疑原作「國以彊，民以殷。」」按：四庫本此句作「以國彊民，以使富饒。」依此本及漢魏叢書本之行款和劉昫注之文例，使下脫二字，當據四庫本補「富饒」。

「二一」下，漢魏本作「不」，形近而誤。利害篇：「民勞而下困。」劉昫注：「上不〔多〕端而下困。」下，下庶，群下，指老百姓。

「二二」貨，貨幣。周禮秋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鄭玄注：「貨，泉貝也。」王莽始建國二年，廢除行用已久的漢五銖錢，別造金貨、銀貨等，共貨幣六類二十八種。私用五銖錢者，與買賣王田屬同罪。「於是農失業，食貨俱廢。」見漢書食貨志下及王莽傳上。此爲劉昫所本，文繁不錄。

人君之能，異於此。平淡無為，以任衆能。故臣以自任爲能，竭力致功，以取爵位。「一」君以用人爲能「二」。任賢使能，國家自理。臣以能言爲能，各言其能，而受其官。君以能聽爲能。聽言觀行，而授其官。臣以能行爲能，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賞罰爲能。必當其功過也。所能不同「三」，君無為而臣有事。故能君衆材也「四」。若君以有為，代大匠斲「五」，則衆能失巧，功不成矣。

〔一〕禮記燕義：『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位。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

〔二〕長短經大體篇引，以字下有『能』字。

〔三〕能，長短經大體篇引作『以』。

〔四〕君，主宰，統治。荀子王霸：『合天下而君之。』材，長短經大體篇引作『能』。

〔五〕大匠，技術高超的木工。老子七十四章：『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孟子盡心上：『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說文斤部：『斲，斫也。』

利害第六

建法陳術，以利國家。
及其弊也，害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二」，各有利害。流漸失源，故利害生。夫節清之業「三」，著於儀容，發於德行，心清意正，則德容外著「三」。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德輝昭著「四」，故不試而效。效理於人，故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進「五」，理順則衆人樂進之。既達也，爲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誰能慢之。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六」，師範僚友。其爲業也，無弊而常顯。非徒不弊，存而有顯。故爲世之所貴。德信有常「七」，人不能賤。

「二」孫人和云：「『人業之流』當作『人流之業』。流業篇云：『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是其證。」

「三」孫人和云：『節清當作清節。流業篇云：「有清節家」；又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又云：「清節之流，不能弘怒」；又云：「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材能篇云：「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接識篇云：「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爲度」。並其證。』按：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玲瓏本、龍谿本正作『清節』。

〔三〕容，四庫本作『儀』。

〔四〕禮記樂記：『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孔穎達疏：『德輝，顏色潤澤也。由內心和順，故和順之德輝然發見於顏色，是德輝由動於內而來也。』

〔五〕進，靠近，親近。禮記檀弓上：『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鄭玄注：『或引或推，重親遠別。』

〔六〕尸子君治：『水有四德：沐浴群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知也。』太平御覽五八引顧子記子華所云水有四德略同。貞觀政要任賢：『王珪對曰：「……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

〔七〕信，守山本作『治』

法家之業，本於制度〔二〕，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姦，姦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三〕，嚴而爲衆。初布威嚴〔三〕，是以勞苦。終以道化，〔四〕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忌。姦黨樂亂，忌法者衆。已試也，爲上下之所憚。憲防肅然〔五〕，內

外振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民不爲非，治道乃成。其弊也爲群枉之所讎〔六〕。法行寵貴，終受其害。其爲業也有弊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彊，明不繼世〔七〕，故法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是以商君車裂，吳起支解〔八〕。

〔一〕制度，法令禮俗的總稱。易節彖辭：『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穎達疏：『王者以制度爲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漢書元帝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二〕韓非子六反：『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之相憐也。』

〔三〕布，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以』。

〔四〕道化，道理感化。

〔五〕防，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綱』。

〔六〕枉，邪惡之人。論語爲政：『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何晏集解引包咸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也。』

〔七〕繼世，世代相承。孟子萬章上：『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八〕韓非子姦劫弑臣：『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

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聖賢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支〕解於楚者也。』王先慎集解：『釋名：「車裂曰轘。轘，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子皆受轘死。各國名刑不同，韓非亦因而稱之耳。枝當作支。』按：各國名刑不同，各書所記不一。韓非子難言、和氏、問田、戰國策策三、史記蔡澤列傳亦皆謂吳起支解，淮南子繆稱、韓詩外傳卷一第二十三章皆謂吳起車裂。呂氏春秋貴卒、史記吳起列傳則謂吳起爲楚悼王宗戚大臣射殺。

術家之業，出於聰思〔一〕，待於謀得而章〔二〕。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成事效，而後乃彰也。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玄〔三〕。計謀微妙，其始至精，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四〕，爲衆人之所不識。謀在功前，衆何由識。其用也，爲明主之所珍。暗主昧然，豈能貴之。其功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隱微〔五〕。計出微密，是以不露。其爲業也，奇而希用，主計神奇〔六〕，用之者希也。故或沉微而不章。世希能用，道何由章。

〔一〕思，四庫本作『明』。

〔二〕待，子苑卷五十七引作『持』，形近而誤。此句與上文『待乎成功而效』文

例同。

〔三〕玄，四庫本缺末筆，守山本、龍谿本作「元」，皆因避清帝諱之故。

〔四〕按前後各段文例，其上脫「故」字。

〔五〕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上疏諫獵：「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六〕主、墨海本、守山本作「王」，脫筆而誤。

智意之業，本於原度〔一〕，其道順而不忤〔二〕。將順時宜，何忤之有。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容矣〔三〕。庶事不逆，善者來親。已達也，爲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内外美之。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四〕，媚順於時，言計是信也。其敝也，知進而不退〔五〕，不見忌害，是以慕進也。或離正以自全。用心多媚，故違於正。其爲業也，謂而難持〔六〕。韜情諛智，非雅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取悔之道。

〔一〕漢書薛宣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顏師古注：「原，謂尋其本也。」國語晉語三：「謀度而行。」韋昭注：「度，揆也。」原度，推原測度。

〔二〕莊子刻意：「無所於忤，虛之至也。」成玄英疏：「忤，逆也。」

〔三〕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無「矣」字，是也。按前後文「爲衆人之

所進』、『爲衆人之所忌』、『爲衆人之所識』、『爲衆人之所異』，句末均無矣字，此矣爲衍文。容，喜悅。韓非子說林下：『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

〔四〕文選潘安仁（岳）爲賈謐作贈陸機：『齊轡群龍，光讚納言。』李善注：『鄭玄周禮注曰：「讚，佐也。」字彙曰部：「明，顯著也。」讚明，佐助微者得顯，有助成、促成之意。』

〔五〕退字上當有『知』字。易乾文言：『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六〕謂，墨海本、守山本作『謂』，形近而誤。說文言部：『謂，知也。』廣雅釋詁三：『謂，智也。』謂而難持，有才智難以持正。

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一〕。清而混雜，砭去纖芥。〔二〕故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汙〔三〕，在幽而明。已達也，爲衆人之所稱。業常明白，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四〕。理清道潔，是非不亂。其蔽也，爲詆訶之所怨。詆訶之徒，不樂聞過。其爲業也，峭而不裕〔五〕。峭察於物，何能寬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清亮爲時所稱，理峭爲衆所憚。

「一」廉而且砭，棱角峭厲鋒芒畢露之意。見九徵篇「簡暢而明砭」箋。

「二」混雜，四庫本作「不雜」，是也。「清而混雜」義不通，當據改。砭，當作「貶」。說文貝部：「貶，損也。」玉篇貝部：「貶，減也，損也。」纖芥又作纖介，細微也。說苑至公：「（夫子）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後漢書董扶傳：「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三」正字通水部：「污、汙、汙、汙、汙同，本作污。」玉篇：「從亏者古文，從于者今文。」歐陽氏曰：「污汙本一字，今經傳皆以今文書之。」

「四」變通辨，明辨。商君書禁使：「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陶鴻慶讀諸子札記：「變讀爲辯。」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同，又云：「辯，明也。」蔣禮鴻商君書椎指：「變、辨字通。」

「五」峭，嚴厲。韓非子五蠹：「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廣雅釋詁四：「裕，容也。」王念孫疏證：「裕爲寬容之容。」

伎倆之業，本於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一」。伎計如神，是以速辨。其未達也，爲衆人之所異。伎能出衆，故雖微而顯。已達也，爲官司之所任，「二」遂事成功，政之所

務。其功足以理煩糾邪。釋煩理邪，亦須伎倆。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上不端而下困〔三〕。其爲業也，細而不泰，〔四〕故爲治之末也。道不平弘，其能太子〔五〕。

〔一〕辨通辯，明晰，聰慧。周禮天官小宰：『六曰廉辨。』鄭玄注：『辨，辨然不疑惑也。』賈公彥疏：『謂其人辨然，於事分明，無有疑惑之事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不學而性辨。』王引之經義述聞：『辨，智也，言不學而性自智慧也。辨或作辯。廣雅曰：『辯，慧也。』』

〔二〕左傳定公四年：『官司彝器。』杜預注：『官司，百官也。』戰國策魏策二：『王聞而弗任也。』高誘注：『任，信也。』

〔三〕郭模云：『顧定芳刊本「上不端」作「上多端」。此注作「多」是也，「不」字大謬。』

〔四〕細，眇小。廣雅釋詁三：『細，小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廣韻泰韻：『泰，大也。』書泰誓孔穎達疏：『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

〔五〕太，四庫本作『大』。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均作『泰』。說文水部泰字下段玉裁注：『後世凡言大而以爲形容未盡則作太。』此大、太皆不誤，與正文一致，宜改爲『泰』。

接識第七

推己接物，俱識同體。

兼能之士，乃達群材。

夫人初甚難知「二」，貌厚情深，難得知也「三」。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爲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爲可知也。己尚清節，則凡清節者皆己之所知。觀人之察人，則以爲不識也。夫何哉？由己之所尚在於清節，人之所好在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不識物也「三」。是故能識同體之善「四」，性長思謀，則善策略之士。而或失異量之美「五」。遵法者雖美，乃思謀之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爲度「六」，故其歷衆材也「七」，能識性行之常，度在正直，故悅有恒之人。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術爲也。法制之人以分數爲度「八」，故能識較方直之量「九」，度在法分，故悅方直之人。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是以濟業「一〇」，何以術謀爲也。術謀之人以思謀悅方直之人。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是以濟業「一〇」，何以術謀爲也。術謀之人以思謀爲度「二」，故能成策略之奇「二二」，度在思謀，故貴策略之人。而不識遵法之良「二三」。謂思謀足以化民，何以法制爲也。器能之人以辨護爲度「二四」，故能識方略之規，度在辨護，故悅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計足以立功，何以制度爲也。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輶諂之權，度在原意，故悅輶諂之人。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爲正，何以法理爲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功，故悅功

能之人。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為也。臧否之人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訖之明，度在伺察，故悅譴訶之人。而不暢倜儻之異。謂譴訶乃成教，何以寬弘為也。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惠，度在剖析，故悅敏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一五』。謂辨論事乃理『一六』，何以含章為也。

〔一〕初，本來。詩豳風東山：『勿士行枚。』鄭玄箋：『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孔穎達疏：『初無，猶本無。』後漢書蓋勳傳：『群臣初無是言也。』

〔二〕莊子列禦寇：『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三〕物，人。見流業篇注文『行為物範』箋。

〔四〕體，質性。呂氏春秋情欲：『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高誘注：『體，性也。』

〔五〕量，器量。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

〔六〕正直，長短經知人篇引作『真正』，非也。注文可證。度，法度，準則。書

太甲中：『欲敗度，縱敗禮。』孔穎達疏：『準法謂之度。』

〔七〕歷，察視。爾雅釋詁：『歷，相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變官民能，歷其才藝。』王引之述聞：『歷其才藝，謂相其才藝。』

〔八〕分，讀去聲。分數，法度，法理。淮南子主術：『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三國志魏志劉劭傳：『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

〔九〕按上下文『能識性行之常』，『能識策略之奇』，『能識方略之規』，『能識韜誦之權』，此句較字爲衍文。

〔一〇〕業，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時』。

〔一一〕說文言部：『謨，議謀也。』

〔一二〕成，長短經知人篇引作『識』，是也。本篇言接識，作『識』與上下文例一律。

〔一三〕不，長短經知人篇引作『或』。按上下文例，或字非。

〔一四〕辨護，見材能篇『消息辨護之能』箋。

〔一五〕易坤象辭：『含章可貞。』孔穎達疏：『章，美也。……唯内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以得正。』

〔一六〕岡村繁云：『案此句，疑當作「謂辯論乃理事」，始與上注「謂讎訶乃成

教」一律。當據改。『郭模云：「此句當作」謂辨論乃事理。』

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為是，誰肯道人之是。取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一」。性能苟同，則雖胡越，接響而情通「二」。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雖比肩「三」，歷年而愈疎矣。凡此之類，皆一流之材也。故同體則親，異體則疎。若二至以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四」。法家兼術，故能以術輔法。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五」，以法治者，所以舉不過法。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體法術者，法術兼行。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體通八流，則八材當位，物無不理。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謂八材之人始進陳言，冢宰之官察其所以「六」。

「一」論，漢魏本、墨海本、守山本作『詒』。說文言部：『詒，諧也。』集韻合韻：『詒，會言也。』接詒義不通，詒乃論字形近而誤。

「二」淮南子倣真：『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異者視之，萬物一圏也。』高誘注：『肝膽喻近，胡越喻遠。』接響，接音，聲音連續傳送。文選沈休文（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

〔三〕比肩，並肩，喻關係親密。三國志 吳志 張昭傳：『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

〔四〕廣雅釋言：『數，術也。』

〔五〕善，龍谿本作『性』。『一流之善』與下文『二流之美』相對，作善爲是。

〔六〕論語爲政：『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何晏集解：『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

欲觀其一隅〔一〕，則終朝足以識之〔二〕。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三〕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四〕。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五〕，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能盡其所進，用而無疑矣。

〔一〕隅，事物的部分或方面。荀子榮辱：『安知廉耻隅積。』楊倞注：『隅，一隅，謂其分也。』王先謙集解：『隅，道之分見者也。積，道之貫通者也。』淮南子原道：『經榮四隅，還返於樞。』高誘注：『隅，猶方也。樞，本也。』

〔二〕終朝，早晨。詩 小雅采芣：『終朝采芣，不盈一掬。』毛傳：『自旦及食時

爲終朝。」孔穎達疏：「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

〔三〕則，長短經知人篇作「必」。

〔四〕談不，長短經知人篇引作「不談」。

〔五〕以，長短經知人篇引作「曰」。

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察言之時，何以識其偏材，何以識其兼材也。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一」，如是兼也「二」。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爲之名目，言不容口「三」。如陳以美「四」，欲人稱之，己之有善，因事自說，又欲令人言常稱己。不欲知人之所有，「五」如是者偏也「六」。人之有善，耳不樂聞。人稱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聞法則疑其刻削，聞術則疑其詭詐。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七」淺者意近，故聞深理而心逾銜「八」。是以商君說帝王之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九」。異則相返「一〇」，反則相非。聞深則心銜「一一」，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兌塞□而不聽蘇秦之說「一二」。是故多陳處直「一三」，則以爲見美「一四」。以其多方「一五」，疑似見美也。靜聽不言，則以爲空虛。待時來語，疑其無實。抗爲高談「一六」，則爲不遜。辭護理高「一七」，疑其凌己。遜讓不盡，則以爲淺陋。卑言寡氣，疑其淺薄。言稱一善，則以爲不博「一八」。未敢多陳，疑其陋狹。歷發衆奇，則以

爲多端。偏舉事類「一九」，則欲以釋之，復以爲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言合其意，疑分己美。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欲補其失，反不喻也。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己。欲反其事而明言，乃疑其較也。博以異雜，則以爲無要。控盡所懷，謂之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弟兄忿肆，爲陳管蔡之事「二〇」，則欣暢而和悅「二一」。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同，非徒親愛而已，乃至譽而舉之。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姻護「二三」，欲人同己「二三」，已不必得，何由暫得「二四」。

「二」杼通抒，發抒，表達。楚辭九章惜誦：「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杼情。」名目，稱贊。三國志魏志王粲傳評：「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相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按六人：王粲、徐幹、衛覲、劉邵、劉廙、傅嘏。

「三」長短經知人篇引，是下有「者」字。按下文「如是者偏也」與此相對，此當補者字。

「三」漢書爰盎傳：「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顏師古注：「稱其美德，口不能容也。」

「四」以，四庫本，龍谿本作「己」，是也。劉昫注文「己之有善，因事自說」可證。長短經知人篇引此句作「好陳己善。」疑「好」字爲「如」字形近而

誤，「善」字涉注文而誤。

〔五〕此句四庫本作「不欲人之有」，脫「知」「所」二字。

〔六〕長短經知人篇引，偏上有「謂」字。依上文，謂字衍。

〔七〕史記樂書：「人道亦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

〔八〕衍，迷惑。集韻霰韻：「衍，或作衍，眩。」禮記中庸：「敬大臣則不

眩。」孔穎達疏：「眩，亦惑也。」

〔九〕史記商君列傳：「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見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

「一〇」返，龍谿本作「反」。按：返通反，違反。論衡案書：「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與怪力」相違返也。」與下文相接，宜改作「反」。

「一一」心，四庫本作「相」，非也。

「一二」漢魏本、兩京本，塞下亦缺一字，四庫本塞下有「耳」字。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塞下皆有「耳」無「而」字。依文意，耳而二字均當有。戰國策趙策一：「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

「一三」集韻志韻：「值，說文：「措也。」或作直。」洪頤煊讀書叢錄論說文：「值本作直。……值與置同，故說文訓值爲措，訓措爲置，互相轉注，其音義並同。」處直一作處置，處理安置。左傳昭公元年：「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杜預注：「皆臨時處置之名。」漢書張安世傳：「上自處置其

里居。』

〔一四〕廣韻霰韻：『見，露也。』集韻霰韻：『見，顯也。』

〔一五〕方，方法，辦法。韓非子揚推：『上有所長，事乃不方。』俞樾平議：『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

〔一六〕抗，剛直不撓。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論：『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爲，猶而也。史記信陵君列傳：『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後一爲字訓而。抗爲高談，猶抗而高談，直言不屈之意。

〔一七〕辭護，辭辯，能言善辯。卷子本玉篇言部：『護，蒼頡篇：「辯也。」』荀子非相：『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楊倞注：『辯，謂能談說也。』

〔一八〕博，漢魏本、玲瓏本作『薄』，音同字誤。

〔一九〕偏，四庫本、守山本、龍谿本皆作『徧』。按：徧通偏，周遍。墨子非攻下：『徧具此物而致從事焉。』畢沅校云：『徧，當作徧。』王念孫云：『古書多以徧爲偏，不煩改字。』說詳讀書雜誌墨子二『徧』字條。

〔二〇〕管，管叔鮮。蔡，蔡叔度。管、蔡與周公旦皆爲周文王子、武王之弟。武

王死後，其子成王年少，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後又挾武庚作亂。周公東征，殺武庚及管叔，流放蔡叔。見史記管蔡世家。

〔二一〕欣，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歡」。暢，兩京本作「惕」，非也。

〔二二〕姻，忌恨。見材理篇「犯人之所姻」箋。護，袒護。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姻護，袒護自己，忌恨別人揭短。

〔二三〕莊子在宥：「世俗之人，皆喜人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

〔二四〕暫，四庫本作「常」。

英雄第八

自非平淡，能各有名。

英為文昌，雄為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一」。物尚有之，況於人乎。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文以英為名，武以雄為號。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二」，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三」，則牙則須「四」，英得雄分，然後成章。雄得英分，然後成剛。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五」。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聰明，須膽而後成。雄有膽力，須知而後立「六」。

「一」馬總意林卷五引作『草之精秀者英，獸之特群者雄。』鵠冠子博選篇陸佃注引作『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太平御覽卷九九四引作『草之將精者為英，獸之將群者為雄。』孫人和云：『將並特字之誤。』詩秦風黃鳥：『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箋：『百夫中最雄俊也。』朱熹集注：『特，杰出之稱。』

「二」此句與下句謂字，子苑卷九十七引作『為』。為，猶謂也。見經傳釋詞卷二。

「三」孫子勢篇：『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孟氏注：『分，隊伍也；數，兵

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分數，指軍隊編制，人員配置。校其分數、考究英與雄的成分配置。』

〔四〕四庫本作『則牙相須』。文學古籍本作『則互相須。』牙爲互字俗書而誤，後一則字爲相字之誤，應從文學古籍本改。廣韻暮韻：『互，差互，俗作牙。』王符潛夫論交際：『苟相背也，心情乖牙。』曾慥類說卷五十八引劉貢父詩話：『今有人謂駟駿爲牙。本爲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以牙似牙，因轉寫爲牙。』互，交錯。漢書谷永傳：『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須通需，需要。漢書馮奉世傳：『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

〔五〕徐灝說文解字注箋八部：『分，分物謂之分，平聲；言其所分曰分，去聲。此方言輕重之分。』按：言其所分，爲全體之一部分，故有部分、成分之義，字亦作份。禮記樂記：『分夾而進，事蚤濟也。』鄭玄注：『分，猶部曲。』孔穎達疏：『分，謂部分。』以，有也。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洪興祖補注：『月令云：九門磔攘，天子有九門。』英與雄各有兩分，取對方一分，交錯配合，然後乃能作出成就。

〔六〕知，守山本作『智』。集韻真韻：『智，或作知。』與上文一律，宜改作智。立，成就。論語爲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何晏集解：

『有所成也。』

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二」，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智而無膽，不能正言。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勇而無謀，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三」，以其明見機「三」，智以謀事之始，明以見事之機。待雄之膽行之。不決則不能行。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非力衆不服，非勇難不排。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巧乃可成「四」。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五」。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六」，而不可以處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機，何事務之能處。聰能謀始「七」，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為。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八」，未可以為先登「九」。力雖絕群，膽雄不決，何先鋒之能為。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一〇」，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力能先登，臨事無謀，何將帥之能為。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乃可以為英「一二」，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二三」，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二三」，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多，韓信雄膽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制勝于近。雄可以為將。揚威于遠。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

世「二四」，高祖、項羽是也。

「二」分，諸字書訓爲材器、素質、資質。按：此分字讀去聲，即上文一分二分之分，用部分、成分之義訓釋下文亦通。

「二」易訟象辭：『君子以作事謀始。』孔穎達疏：『凡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

「三」機，通幾，幾微。徐鍇說文繫傳木部：『機，易曰：「知機其神乎。」機，事之先見也。』王獻唐說文繫傳三家校語抉錄：『知機，當爲知幾，謂知幾微也。』易繫辭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機，又可直訓爲事物變化的緣由或關鍵。莊子至樂：『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成玄英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韓非子八說：『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

「四」郭模云：『藍格鈔本「巧」作「功」。案功是也。「功」「巧」，因形近而誤。當據正。』

「五」漢語大字典水部濟字引此句，訓濟爲『用；發揮（作用）』。按：此濟字宜訓爲益，增加，補充。爾雅釋言：『濟，益也。』左傳桓公十一年：『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杜預注：『濟，益也。』

〔六〕孫人和云：「按此文不當有乃字，蓋涉上文「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而衍。下云：『聰能謀始，明能見機，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與此相對。長短經量才篇引亦無乃字。』周禮考工記序：『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

〔七〕長短經量才篇引，聰上有若字。按：此句與下文『力能過人，勇能行之』相對，不當有若字。

〔八〕力人，氣力大之人。左傳宣公十五年：『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九〕左傳隱公十一年：『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先登，先於衆人而登，爲劉昫所注先鋒之意。

〔一〇〕此『斷事』及下文『智足斷事』，長短經量才篇引並作『料事』。斷，決斷。禮記樂記：『臨事而屢斷。』鄭玄注：『斷，猶決也。』料，揣度、預測。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論：『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料事、斷事於此皆通，作『料事』義勝。

〔一一〕長短經量才篇引，可上有『乃』字。依下文『乃可以爲雄』，當據補。

〔一二〕長短經量才篇引，乃上有『然後』二字，依上句文例，當據補。

〔一三〕目，稱呼。穀梁傳隱公元年：『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

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范甯注：『目君，謂稱鄭伯。』

「一四」國語周語中：『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韋昭

注：『長世，多歷年也。』此長世可訓爲執掌天下。長，讀上聲，執掌，主管。王充論衡感虛：『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世，世界，人世。楚辭漁父王逸題解：『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

然英之分以多於雄「二」，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致智，智能役雄，何可以少。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三」，明能合變，膽烈無前，濟江焚糧「三」。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四」，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五」。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雄既服矣，英又歸之。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六」。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外物何由入「七」。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八」，智者何由往。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兇虎自成群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九」，故能成大業也。「一〇」。武以服之，文以綏之「一一」，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

「一」以，可以，能够。詩齊風猗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鄭玄箋：「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孔穎達疏：「如此足以捍禦四方之亂兮。」

「二」史記項羽本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

「三」史記項羽本紀：「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岡村繁云：「案江，疑當作河。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此蓋劉昫遺辭所本。又史記項羽本紀……此蓋劉昫語意所本。」按：項羽所渡爲漳水，並非黃河。劉昫所用江字爲大河之通稱，並非指長江，江字不誤。

「四」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

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又高祖本紀：「高祖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五〕史記陳丞相世家：「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

〔六〕依上文「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文例，此句故字下當有「高祖」二字。疑因涉上文「亡歸高祖」誤解高祖二字屬下句而刪此「高祖」二字。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進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爾雅釋言：『宅，居也。』廣雅釋言：『居，據也。』宅有，占有。

〔七〕莊子天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郭象注：『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八〕名，四庫本作『明』。

〔九〕四庫本無『能役英與雄』五字。

〔一〇〕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張昭謂孫權曰：「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易繫辭上：『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謂之大業，日新謂之盛德。』孔穎達疏：『以廣大悉備，萬事富有，所以謂之大業。』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聘其知辯，並成大業。』

〔一一〕服，懾服，制服。韓非子二柄：『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綏，安撫。爾雅釋詁：『綏，安也。』廣雅釋言：『綏，撫也。』

八觀第九

群材異名，志各異歸。

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一〕，以明間雜〔二〕；或慈欲濟恤而慘奪某人〔三〕，或救濟廣厚而乞醯為惠〔四〕。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慍忤〔五〕，則常度可審。三曰觀其志質〔六〕，以知其名；微質相應，觀色知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許似直〔七〕，倉卒難明。察其所安〔八〕，昭然可辨。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九〕；純愛則物親而情通，純敬則理踈而情塞。六曰觀其情機〔一〇〕，以辨怨惑；得其所欲則恕，違其所欲則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一一〕。訐刺雖短，而長於為直。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雖體衆材，而材不聰明，事事蔽塞，其何能達。

〔一〕奪，錯亂，損害。書舜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孔傳：『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論語陽貨：『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孟子盡心下引作『惡紫恐其亂朱也。』廣雅釋詁二：『救，助也。』

〔二〕間雜，渾雜。九徵篇：『一至一違，謂之間雜。』劉昫注：『善惡參渾，心無定是。』

〔三〕某人，四庫本作『其仁』。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作『其人』。按：作『其仁』是也。下正文『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悻奪之也。』是其證。禮記仲尼燕居：『子曰，給奪慈仁。』鄭玄注：『奪猶亂也。』孔穎達疏：『給奪慈仁者，言捷給之人貌爲恭敬，似慈愛寬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奪亂真慈仁也。』玉篇心部：『恤，救也。』濟恤，救濟。悻同吝，吝嗇。孔家語致思：『商（子夏名——引者）之爲人也，甚悻於財。』王肅注：『悻嗇甚也。』

〔四〕論語公冶長：『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憐而與之。』朱熹集注：『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憐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五〕作，墨海本、守山本作『作』，形近而誤。說文心部：『愠，怒也。』又『作，慙也。』又『慙，媿也。』廣韻談韻：『慙，愧也。』

〔六〕岡村繁云：『志，疑當作至。下文「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又「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又「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並其切證。』

〔七〕論語陽貨：『惡訐以爲直者。』

〔八〕論語爲政：『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邢昺疏：『觀其所由者，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處。』劉寶楠正義：『安者，意之所止也。』

〔九〕通塞，反義連文，順利與阻滯、困阨與顯達。易節象辭：『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文選潘安仁（岳）西征賦：『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李善注：『通塞，猶窮達也。』

〔一〇〕情機，人情變化的機要。見材理篇『人情樞機』箋。

〔一一〕以知所長，漢魏本、玲瓏本作『以知其長』。按後文，所字是。

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剛直無欲〔一〕，所以爲至。貪情或勝，所以爲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二〕。以欲勝剛，以此似剛而不剛。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三〕。仁必有恤〔四〕，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五〕，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慈心發於中。將分與則慘嗇，是慈而不仁者〔六〕。爲仁者必靡恤。觀危急則惻隱〔七〕，仁情動於內。特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爲恤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八〕，精厲見於貌〔九〕。顧利慾則內荏〔一〇〕，是厲而不剛

者。為剛者必無慾。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慘奪之也。愛財傷於慈。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惟怯損於仁「一二」。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利慾害於剛。故曰慈不能勝慘，無必其能仁也。愛則不施「二三」，何於仁之為能「二三」。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畏懦不果，何恤之能行。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情存利慾，何剛之能成。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二四」。仁質既弱而有伎力，此害己之器也。貪悖之性勝「二五」，則彊猛為禍梯。廉質既負而性強猛，此禍己之梯也。亦有善情救惡「二六」，不至為害，惡物宜翦而除「二七」，純善之人憐而救之，此稠厚之人「二八」，非大害也。愛惠分篤「二九」，雖傲狎不離「三〇」，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夷俟而不相棄，無大過也「三一」。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三二」，疾惡雖甚，無大非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譏在乞醯，非大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三三」。或畏慘奪慈仁，或救過濟其分「三四」，而平淡之主順而恕。

「二」說文欠部：『欲，貪欲也。』邵瑛群經正字：『此字經典本多不誤；然往往有作「慾」者……說文無「慾」字，統當作「欲」為正。』論語公冶長：『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邢昺疏：『剛者質直寡慾，今枨也多情慾，情慾既多，或私佞媚，』

安得剛乎？」

〔三〕此句「至」與「違」誤倒，當作「若違勝至，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
劉昞注：「以欲勝剛，以此似剛而不剛。」可證。

〔三〕慈仁二字皆有愛人之意。說文心部：「慈，愛也。」又人部：「仁，親也。」賈誼新書道術：「惻隱憐人謂之慈。」墨子經說下：「仁，仁愛也。」慈而不仁，有仁愛之心而無仁愛之行。

〔四〕此句與下句「厲必有剛」之必字，長短經昏智篇引作「者」。按前後文意，必字義勝。

〔五〕厲，嚴厲。論語子張：「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何晏集解引鄭玄曰：「厲，嚴正。」

〔六〕此句與下文「是仁而不恤者」，長短經昏智篇引是字下多一「有」字，蓋涉上文而衍。

〔七〕長短經昏智篇引作「覩急則隱」，脫「危」與「惻」字。孟子公孫丑上：「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朱熹集注：「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八〕處，對待。王安石與孫莘老書：「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

善言處我。』虛義，虛假的仁義。

〔九〕精厲，疑當作『矜厲』，威嚴之意。

〔一〇〕論語陽貨：『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荏，長短經昏智篇引作『恁』。按：恁通荏，柔弱。廣雅釋詁一：『恁，弱也。』

〔一一〕恇，墨海本、守山本作『惟』，形近而誤。恇怯，膽小。說文心部：『恇，怯也。』玉篇心部：『怯，畏也。』

〔一二〕四庫本作『愛而不施予』。龍谿本作『愛而不施。』依下注四字例，予字衍。則猶而也。孟子公孫丑上：『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萬章下，『則』並作『而』。

〔一三〕孫人和云：『於字涉上諸注而衍，能爲又倒作爲能，故不可解。下注云：『畏懦不果，何恤之能行；』又云：『情存利慾，何剛之能成，』注例並同。』

〔一四〕伎，龍谿本作『肢』，形近而誤。史記孟嘗君列傳：『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裴駟集解：『伎，亦作技。』伎力，技能。白虎通義姓名：『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

〔二五〕四庫本脫『悖』字。說文貝部：『貪，欲物也。』又言部：『諄，亂也。或从心。』廣韻隊韻：『悖，心亂。』

〔二六〕說文支部：『救，止也。』

〔二七〕翦，四庫本作『剪』。玉篇羽部：『翦，俗作剪。』翦，削除。左傳哀公十一年：『悼子亡，衛人翦夏戊。』杜預注：『翦，削其爵邑。』

〔二八〕人，兩京本、畿輔本作『仁』。

〔二九〕分，讀去聲，情分，情誼。文選曹子建（植）贈白馬王彪：『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李善注：『分，猶志也。』

〔三〇〕傲，高傲，傲慢。狎，輕忽。書泰誓下：『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孔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廣雅釋詁二：『離，去也。』

〔三一〕論語憲問：『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何晏集解引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禮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浴。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女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

也。』孔穎達疏：『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論語微子：『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二二〕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二三〕此句明字涉本段首句『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而衍。下各段結語文例可證。

〔二四〕『救過其分』義不通，當作『救濟過其分』，即上正文『救濟過厚』之意。

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一〕，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二〕，視發言之旨趣，觀應和之當否〔三〕。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聲和而能否別。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彼唱此和，是非相舉。然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顯唱正，是曰明白。不善言應，玄也。默而識之〔四〕，是曰玄也。經緯玄白，通也。明辨是非，可謂通理。移易無正，雜也。理

不一據，言意渾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觀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爲晦，智也。心雖明之，常若不足。微忽必識〔五〕，妙也。理雖至微〔六〕，而能察之。美妙不昧，疎也。心致昭然，是曰疎朗。測之益深，實也。心有實智，探之愈精，猶泉滋中出，測之益深也。假合炫耀，虛也。道聽塗說〔七〕，久而無實，猶池水無源，洩而虛竭。自見其美，不足也。智不贍足〔八〕，恐人不知以自伐。不伐其能，有餘也。不畏不知。故曰：凡事不度〔九〕，必有其故。色貌失實，必有憂喜之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一〇〕。憂患在心，故形色荒。疾疢之色〔一一〕，亂而垢雜〔一二〕。黃黑色雜，理多塵垢。喜色愉然以懌。愠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一三〕。粗白粗赤〔一四〕，憤憤在面〔一五〕。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色既發揚，言亦從之。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一六〕，中有違也。心恨而言強和，色貌終不相從。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雖違而色貌可信。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胸者，未言而色貌已作。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一七〕，彊所不然也。若強行不然之事，故怒氣助言。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一八〕。心懼而怒容，意恨而和貌。雖欲違之，精色不從。心動貌從。感愕以明〔一九〕，雖變可知。情雖在內〔二〇〕，感愕發外。千形萬貌，粗可知矣。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二一〕。觀人辭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然後審矣。

〔一〕厚貌深情，見接識篇。『人初甚難知』劉昫注箋。

〔二〕應，嚮應、應和。易乾爻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贊，告訴，報告。書咸有一德：『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傳：『贊，告也。』

〔三〕當否，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能否』。下文『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劉昫注：『聲和而能否別。』此亦當作『能否』。

〔四〕論語述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朱熹集注：『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五〕微忽，細小。大戴禮記文王官人：『微忽之言，久而可復。』俞樾群經平議：『按忽亦微也。……漢書律曆志曰：「無有忽微。」此云微忽，彼云忽微，二字一義。』

〔六〕微，守山本作『徵』，形近而誤。

〔七〕論語陽貨：『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何晏集解引馬融曰：『聞之於道，則傳而說之。』

〔八〕贍足二字同義，充足，豐富之意。呂氏春秋順民：『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高誘注：『贍，猶足也。』

〔九〕不度，不合常度。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一〇〕左傳宣公十五年：『反正爲乏。』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正部：『乏蓋本爲凡不正之稱，後乃專以貧乏爲義。』荒，通恍，昏暗。楚辭九歌湘夫人：『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王逸注：『荒，一作恍。忽，一作惚。』洪興祖補注：『荒忽，不分明之貌。』

〔一一〕疾疢，一作疢疾，疾病，災患。禮記樂記：『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孟子盡心上：『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朱熹集注：『疢疾，猶災患也。』

〔一二〕孫人和云：『長短經知人篇引雜作理，是也。注云：『黃黑色雜，理多塵垢』是其證。此作雜者，即涉注文色雜而誤。』

〔一三〕冒昧，輕率，魯莽。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及今口且尚能言視，冒昧干請。』

〔一四〕粗，略微。文選張平子（衡）東京賦：『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寶言其梗槩如此。』李善注引薛綜曰：『粗，猶略也。』

〔一五〕憤憤，憤恨不平貌。後漢書齊武王縯傳：『自王莽篡漢，常憤憤，還復社

稷之慮。』

〔二六〕精，精神。文選宋玉神女賦：『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李善注：『精，神也。』精色，猶言神色，指人之神情容色。

〔二七〕將，長短經知人篇引作『已』，是也。『言已發』與上文『言未發』正相對。

〔二八〕奄通掩，掩藏。廣韻琰韻：『奄，藏也。』違，違背。

〔二九〕感，長短經知人篇引作『威』。明，子苑卷九十七引作『期』。皆形近而誤。說文心部：『感，動人心也。』廣雅釋詁一：『愕，驚也。』以通已，已經。國語晉語四：『其聞之者，吾以除之。』漢書張敞傳：『今兩侯以出，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

〔三〇〕情，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憤』。

〔三一〕按文例，句末當有『也』字。

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二〕，而令名生矣〔三〕。二至，質氣之謂也。質直氣清，則善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三〕。骨氣相應，名是以美。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四〕。氣既清矣，力勁則

烈「五」。勁智精理「六」，則能名生焉「七」。智既勁矣，精理則能稱。智直彊愬「八」，則任名生焉「九」。直而又美，是以見任「一〇」。集於端質「一一」，則令德濟焉。質徵端和，善德乃成。加之學「一二」，則文理灼焉「一三」。圭玉有質，瑩則成文。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氣，覽其清濁，雖有多少之異，異狀之名，斷可知之。

「一」發，發揚，顯現。詩周南關雎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毛傳：「發，猶見也。」

「二」令名，善名。爾雅釋詁：「令，善也。」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夫令名，德之興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

「三」爾雅釋詁：「休，美也。」

「四」烈，光明，顯赫。左傳哀公二年：「烈祖康叔。」杜預注：「烈，顯也。」國語晉語九：「君有烈名，臣無叛質。」韋昭注：「烈，明也。」

「五」則下疑脫「名」字。「力勁則名烈」與下注「精理則能稱」相對。

「六」勁智及注文「智既勁矣」，義不可通，疑勁字有誤。精，精通。荀子解蔽：「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理，道理。

「七」玉篇能部：「能，多技藝也。」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

興能，講信脩睦。』孔穎達疏：『能者，有道藝者。』

〔八〕直，四庫本作『理』，是也。智直義不通。愨同愨。淮南子主術：『其民樸重端愨。』高誘注：『愨，誠也。』

〔九〕任，信任。戰國策魏策二：『王聞而弗任也。』高誘注：『任，信也。』賈誼新書道術：『仁義修立謂之任，反任爲欺。』

〔一〇〕見，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並作『名』，涉正文而誤。

〔一一〕說文立部：『端，直也。』廣雅釋詁一：『端，正也。』

〔一二〕岡村繁云：『案此句，疑有脫字。』

〔一三〕文理，花紋。管子水地：『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灼，鮮明。玉篇火部：『灼，明也。』

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一〕，不能公正。質氣俱訐，何正之有。依訐似直，以訐訐善〔二〕。以直之訐〔三〕，計及良善〔四〕。純宥似流〔五〕，不能通道。質氣俱宥，何道能通。依宥似通，行傲過節。似通之宥，容傲無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直人之訐，訐惡憚非〔六〕。純訐爲訐〔七〕，訐善刺是。通者亦宥，宥者亦宥，其宥則同，其所以爲宥則異。通人之宥，

簡而達道。純宕傲僻以自恣〔八〕。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九〕，德也。溫和為直〔一〇〕，所以為德。直而好訐者，偏也。性直過訐，所以為偏。訐而不直者，依也。純訐似直，所以為依。道而能節者，通也。以通自節，所以為通。通而時過者，偏也。性通時過，所以為偏。宕而不節者，依也。純宕自通〔一一〕，所以為依。偏之與依，志同道合，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通直，或偏或依〔一二〕。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一三〕，不量己力，輕訐死人〔一四〕，臨難畏怯〔一五〕，不能殉命。多易似能而無效〔一六〕。不顧才能，日謂能辦〔一七〕，受事猖獗〔一八〕，作無效驗〔一九〕。進銳似精而去速〔二〇〕，精躁之人〔二一〕，不能久任。訶者似察而事煩〔二二〕，譴訶之人，每多煩亂。訐施似惠而無成〔二三〕，當時似給，終無所成。面從似忠而退違〔二四〕，阿順目前，却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色亂朱，聖人惡之〔二五〕。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於非，其功實則是。大權似姦而有功，伊去太甲，以成其功〔二六〕。大智似愚而內明〔二七〕，終日不達〔二八〕，內實分別〔二九〕。博愛似虛而實厚。汎愛無私，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帝桀紂，至誠忠愛〔三〇〕。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三一〕，欲察似類，審則是非〔三二〕，御取人情，反覆明之。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訪，與衆共之〔三三〕。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三四〕。若其實可得，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三五〕。是以味旦晨興〔三六〕，揚明仄陋〔三七〕，語之三槐〔三八〕，詢之九棘〔三九〕。故聽言信貌，或失其

真。言訥貌惡，仲尼失之子羽〔四〇〕。詭情御反〔四一〕，或失其賢。疑非人情，公孫失之卜式〔四二〕。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難知，即當尋其所依而察之。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雖其不盡得其實，然察其所依似，身其體氣粗可幾矣〔四三〕。

〔一〕純，專一，單純。國語周語上：『帥舊德，而守終純固。』韋昭注：『純，專也。』許，攻擊別人短處。說文言部：『許，面相斥罪相告許也。』玉篇言部：『許，攻人之陰私也。』違，不正。太玄禮：『懷其違，折其匕，過喪錫九矢。』范望注：『違，不正。』

〔二〕孫人和云：『長短經引作以許計善是也，注文可證。』按：『以許計善』義不通。

〔三〕孫人和云：『以乃似字之誤。』此說是也。『似直之許』解『依許似直』意相合。

〔四〕計，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許』，是也。計乃許字之誤。

〔五〕宕通蕩，放縱，不受拘束。說文宀部：『宕，過也。』段玉裁注：『宕之言放蕩也。』穀梁傳引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濟南陰謀，琅邪驕宕。』

〔六〕憚，四庫本作痺。按：痺通憚，憎惡，忌恨。方言卷十三：「憚，惡也。」廣韻翰韻：「憚，忌惡也。」書畢命：「彰善痺惡，樹之風聲。」孔傳：「明其爲善，病其爲惡。」

〔七〕爲，四庫本作「之」，是也。「純訐之訐」與上注文「直人之訐」相對。

〔八〕集韻昔韻：「僻，邪也。」傲僻，傲慢邪僻。恣，放肆。說文心部：「恣，縱也。」呂氏春秋通威：「驕則恣，恣則極物。」

〔九〕書皋陶謨：「直而溫。」孔傳：「行正直而溫和。」

〔一〇〕伏俊璉云：「『溫和』不能『爲直』，疑『爲』字涉下文『爲德』而訛，當作『正』字，『溫和正直』文從字順。」

〔一一〕自，四庫本、畿輔本、龍谿本作「似」，是也。上文「訐而不直者依也。」注：「純訐似直，所以爲依。」此「宕而不節者依也。」故注云：「純宕似通，所以爲依。」文意相承。

〔一二〕此句與正文不合，疑有誤。

〔一三〕老子六十三章：「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一四〕許，墨海本、守山本作「并」，非也。

〔一五〕此句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臨事懼怯」。岡村繁云：

『疑後人泥於論語述而篇』必也臨事而懼。』而誤乎。』

〔二六〕多，重視，看重。漢書張耳陳餘傳：『張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顏師古注：『多，猶重也。』老子六十三章：『多易必多難。』河上公注：『不慎患也。』方言卷一：『慎，憂也。』又『慎，思也。』憂思義相近。不慎（思）患，把事情看得容易。

〔二七〕日，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自』，是也。

〔二八〕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十二猖獗條：『今人見人恣橫不可制者，輒曰猖獗，史傳亦多用之。然更有別義。漢昭烈謂諸葛武侯曰：「孤智術淺短，遂用猖獗。」王彪之謂殷浩曰：「無故忽忽，先自猖獗。」……凡此皆有傾覆之意，與常解不同。』受事猖獗，遇事失敗。

〔二九〕作，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皆』。按：皆字義勝。

〔三〇〕孟子盡心上：『其進銳者，其退速。』廣韻勁韻：『精，強也。』

〔三一〕精，四庫本作『情』，是也。作精者涉正文而誤。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七引字書云：『躁，急性也。』論語季氏：『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何晏集解引鄭玄曰：『躁，不安靜。』

〔三二〕詞，長短經知人篇引作『詞』。按：說文言部：『詞，大言而怒也。』廣

韻歌韻：『訶，責也。』訶者與注文『譴訶之人』合。說文言部：『訶，知處告言之。』訶爲密告之意，長短經在劉晒之後，訶爲訶字形誤。

〔二三〕許，龍谿本作『許』。孫人和云：『長短經引許作許，成作終，是也，注文可證。』岡村繁云：『許字恐非。許，面相斥罪告許也。施，猶劾也。則許施二字，蓋連文。唯未見其例證耳。又案，終字亦非。蓋涉注文而誤。此注「終無所成」即釋正文「無成」，可證。孫說尤謬。』今按：孫說不謬，岡氏之說不可從。許，應允，認可。左傳隱公元年：「（武姜）愛公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施，給予。廣雅釋詁三：『施，予也。』易乾象辭：『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陸德明釋文：『施，與也。』許施，應允給予。終，成二字皆有完成之義。左傳昭公十二年：『百事不終。』杜預注：『百事不成。』無終、無成義相同。『許施似惠而無終』正是注文『當時似給，終無所成』之義。岡村繁云：『許，面相斥罪告許也。施，猶劾也。』劾爲判罪或劾捕罪犯之義。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杜預注：『施，行罪也。』又『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孔穎達疏：『施，猶劾也。邢侯亡，故劾之。』許施連文未見其例證，如按岡氏訓

釋，『訐施似惠』扞格不通。

〔二四〕面從，當面阿諛奉承。書益稷：『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後有言。』孔傳：『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史記夏本紀作『女無面諛，退而謗予。』

〔二五〕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孟子盡心下引孔子此語作『惡紫恐其亂朱也。』

〔二六〕史記殷本紀：『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又見孟子萬章上。

〔二七〕老子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二八〕論語爲政：『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劉寶楠正義：『違者，有所違難也。不違，則似不解夫子之言，

故回如愚。』

〔二九〕別，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並作『明』，是也。正文可證。

〔三〇〕韓詩外傳卷第一章：『紂作炮烙〔格〕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又第二章：『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上兩條又見新序節士）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實，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君之禍也。』（見漢書東方朔傳）

〔三一〕御，用。楚辭九章涉江：『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王逸注：『御，用也。』反，相背，反面。劉昫注爲反覆，欠妥。御情之反，用事情的反面。

〔三二〕則字於此不通，疑爲『明』字之誤。

〔三三〕參同三，後作叁（三字大寫）。廣雅釋言：「參，三也。」孔子家語刑政：「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王肅注：「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又「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

〔三四〕長短經知人篇引，孰上無「其」字，實下有「也」字。易繫辭上：「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孔穎達疏：「若非天下萬事之內至極精妙，誰能參與於此。」

〔三五〕書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傳：「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按：驩兜、有苗（三苗）皆傳說中的部族首領，與共工、鯀同爲堯舜時期的「四凶」，堯命舜攝政，舜除去四人。書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三六〕孔子家語顏回：「孔子在衛，昧旦晨興。」昧旦，天將明時。詩鄭風女曰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朱熹集傳：「昧，晦。旦，明也。昧

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際也。』晨興，早起。陶淵明歸回園居之三：『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三七〕書堯典：『明明，揚側陋。』孔傳：『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孔穎達疏：『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蔡沈注：『側陋，微賤之人也。』仄舉側古字通。爾雅釋水：『汙出，仄出也。』陸德明釋文：『仄，本亦作側。』漢魏本仄誤作『反』。四庫本仄作『側』。守山本揚誤作『場』。

〔三八〕三槐，三公之代稱。見流業篇注文『位於三槐』箋。

〔三九〕九棘，九卿之代稱。周禮秋官司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樹棘以爲立（位）者，取其赤心而外棘，象以赤心三刺也。』

〔四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澹臺滅明，武成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去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四一〕詭，違背。呂氏春秋 淫辭：『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詳莫大焉。』詭情御反，違背真情，用其反面。

〔四二〕公孫，漢武帝丞相公孫弘。史記平準書：『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小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又見漢書 卜式傳。

〔四三〕身其體氣，義不通。四庫本作『則其體』，是也。幾，考察。禮記 玉藻：『御瞽幾聲之上下。』鄭玄注：『幾，猶察也。』

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愛生於父子，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起父子之親，故爲至德。以敬爲要道〔一〕。終君臣之義，故爲道之要。易以感爲德〔二〕，氣通生物，人得之以利養。以謙爲道〔三〕。尊卑殊別，道之次序。老子以無爲德〔四〕，施化無方，德之則也。以虛爲道〔五〕。寂莫無爲，道之倫也〔六〕。禮以敬爲本，禮由陰作，肅然清淨。樂以愛爲主〔七〕。樂由陽來，歡然親愛。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方在哺乳，愛敬生矣。則與道德同體〔八〕，動獲人心〔九〕，而道無不通也。體道修德，故物順理通。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一〇〕，廉人好敬，是以歸之。而衆人不與〔一一〕。衆人樂愛，愛少，是以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一二〕。廉人寡，常人衆。衆人樂愛致其死，則事成業濟。是故愛之爲道，不可少矣。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動必肅容，過之不久〔一三〕。逆旅之人〔一四〕，不及溫和而歸也。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煦渝篤密〔一五〕，感物深感〔一六〕。是以鬻桑之人倒戈報德〔一七〕。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溫和而上下之情通。務在禮敬，則嚴肅而外內之情塞〔一八〕。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然後肅穆之風可得希矣〔一九〕。

〔一〕孝經士章：『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

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二〕易咸彖辭：「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三〕易謙彖辭：「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四〕老子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諸子：「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虛爲道。」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子異。」

〔五〕老子十六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

〔六〕莊子天道：「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之至。……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七〕禮記樂記：「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孔穎達疏：「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官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又郊特牲：「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孔穎達疏：「樂

由陽來者也者，此明樂也。陽，天也。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爲化，是樂由陽來者也。陽化，謂五聲八音也。禮由陰作者也者，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爲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

〔八〕岡村繁云：『案此句上，疑脫一句。』

〔九〕動，感動。呂氏春秋具備：『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高誘注：『動，感。神，化。』

〔一〇〕廣雅釋詁一：『歸，往也。』

〔一一〕與，隨從。國語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韋昭注：『與，從也。』

〔一二〕說文手部：『接，交也。』愛接者，喜愛交往之人。

〔一三〕久，漢魏本、四庫本並作『及』，是也。過之不及釋『嚴而相離』之意。久字涉正文而誤。

〔一四〕左傳僖公二年：『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杜預注：『逆旅，客舍也。』

〔一五〕渝，四庫本作『嫗』，畿輔本作『喻』。岡村繁云：『案作渝，喻，義並

不通。疑當作潤。』按：說文火部：『煦，烝也。一曰溫潤也。』太玄釋：『圓煦釋物。』范望注：『煦，暖也，謂陽氣溫暖，萬物咸稅枯解甲，而生於太陽之中也。』喻通愉，喜悅。廣雅釋訓：『喻愉，喜也。』嫗，和悅之色。方言卷十三：『嫗，色也。』郭璞注：『嫗煦，好色貌。』逸周書官人：『欲色嫗然以愉。』煦愉、煦愉、煦嫗，字異聲近義通，皆溫暖和悅之意。爾雅釋詁：『篤，厚也。』集韻質韻：『密，近也。』篤密，深厚親近。

〔一六〕四庫本作『感物甚深』，避兩感字重複，是也。

〔一七〕翳桑，猶言桑陰，桑之多蔭處。翳桑之人，指春秋晉人靈輒。左傳宣公二年：『初，宣子（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實諸囊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一八〕外內，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作『內外』。

〔一九〕希，求。後漢書周舉傳：『猶緣本希魚。』李賢注：『緣木求魚』，見孟

子之文。」（按：見孟子梁惠王上。）

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怨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一〕；為有力者舉烏獲〔二〕，其心莫不忻焉〔三〕。不杼其所能則怨〔四〕為辨給者稱三絨〔五〕，其心莫不忿然。以自伐歷之則惡〔六〕；抗己所能，以歷衆人，衆人所惡。以謙損下之則悅；卑損下人，人皆喜悅。犯其所乏則姻〔七〕；人皆悅己所長，惡己所短。故稱其所短，則姻戾忿肆。以惡犯姻則妬。自伐其能，人所惡也。稱人之短，人所姻也。今伐其所能，犯人所姻，則妬害生也。此人性之六機也〔八〕。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志之所欲，欲遂已成。故烈士樂奮力之功〔九〕，遭難而力士奮。善士樂督政之訓〔一〇〕，政修而善士用。能士樂治亂之事〔一一〕，治亂而求賢能。術士樂計策之謀〔一二〕，廣算而求其策〔一三〕。辨士樂陵訊之辭〔一四〕，賓贊而求辨給〔一五〕。貪者樂貨財之積，貨財積，則貪者容其求。幸者樂權勢之尤〔一六〕。權勢之尤，則幸者竊其柄〔一七〕。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所欲之心杼盡，復何怨乎。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憂己才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憤不能盡其材也。德行不訓〔一八〕，則正人哀哀〔一九〕。哀不得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歎不得用其能。敵能未弭〔二〇〕，則術人思思。思不得運其奇。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憂。憂無所收其利。權勢

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弄其權。是所謂不忤其能則怨也。所怨不忤，其能悅也〔二二〕。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二三〕。皆欲居物先，故惡人之自伐也。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勝己之心。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達者終不自伐。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二三〕。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澤〔二四〕。不問能否，皆欲勝人。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是以君子終日謙謙〔二五〕。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所長則悅，稱其所短則慍。是故人駁其所短〔二六〕，似若物冒之〔二七〕。情之憤悶，有若覆冒。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姻也。覆冒純塞，其心姻戾。人情陵上者也〔二八〕，見人勝己，皆欲陵之。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二九〕。雖惡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長駁短，是所謂以惡犯姻則妬惡生矣〔三〇〕。以己之長，駁人之短〔三一〕，而取其害，是以達者不為之也。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大，人人皆爾。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三二〕。知物情好勝，雖或以小犯己，終不校拒也。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務行謙敬，誰害之哉。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妬害之機。而欲人之順己，謂欲人無違己。以佯愛敬為見異〔三三〕，孔光逡巡，董賢欣喜〔三四〕。以偶邀會為輕〔三五〕，謂非本心，忿其輕己。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小人易悅而難事〔三六〕。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明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

以正，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不陵上，賢否當位「三七」，治道有序。

「二」杼通抒，舒展。漢書楚元王傳：「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

「三」孟子告子下：「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趙岐注：「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史記秦本記：

「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三」忻，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折」，形近而誤。玉篇心部：「忻，喜也。」

「四」能，龍谿本作「欲」，非也。下文「是謂杼其所欲則喜也。」「是所謂杼其能則怨也。」可證。作欲者蓋涉上文而誤。

「五」辨通辯，辯論。辨給，能言善辯。韓非子難言：「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三緘，封口三重，言語謹慎之意。太平御覽卷三九引孫卿子曰：「周大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原注：「皇覽云：出自太公金匱，家語、說苑又載。」

〔六〕玉篇人部：「伐，自矜曰伐。」歷，超越。呂氏春秋安死：「徑庭歷級，非禮也。」廣韻暮韻：「惡，憎惡也。」

〔七〕岡村繁云：「犯，疑當作駁。下文」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姻也。」「可證。此蓋涉下文「以姻犯惡」而誤。」姻，忌諱。見材理篇「不以事類犯人所姻」箋。

〔八〕性，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及子苑卷九十七引並作「情」，是也。上文「人之情有六機」，下文「人情莫不欲遂其志。」可證。

〔九〕烈士，有志於建功立業之人。曹操步出夏門行龜雖壽：「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奮，憤激。史記高祖本紀：「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司馬貞索隱引韋昭云：「奮，憤激也。」

〔一〇〕善士，善人，品行高尚之人。孟子萬章下：「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論語述而：「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孔穎達疏：「善人即君子也。」訓通順，順從。廣雅釋詁一：「訓，順也。」

〔一一〕能士，有才能之人。荀子王霸：「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楊倞注：「能士者，才

藝也。」

〔一二〕史記儒林傳序：「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術士指儒生，此指有計謀之人。

〔二三〕岡村繁云：「廣，疑當作廟。廟，古作庿，其作廣者，乃庿之譌。」按：說文广部：「廟，尊先祖兒也。庿，古文。」筭同算。爾雅釋詁：「算，數也。」陸德明釋文：「算，字又作筭。」孫子計篇：「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杜牧注：「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

〔二四〕辨通辯。辨士，能言善辨之人。史記淮南王傳：「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又季布列傳：「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荀子致士：「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五：「陵，謂嚴密也。」訊通迅，迅速，迅疾。漢書揚雄傳上甘泉賦：「森駭雲訊，奮以方攘。」顏師古注：「訊亦奮迅也。」文選作「森駭雲迅」。陵訊，嚴密敏捷。

〔二五〕賓，墨海本、守山本作「實」，非也。賓通擯，舍棄。莊子達生：「賓於鄉里，逐於州部。」成玄英疏：「遭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賓棄。」贊，

稱頌，贊美。後漢書孔融傳：「既而與（禰衡）更相贊揚。」賈贊而求辨給，舍去贊頌而求言辭敏捷。

〔二六〕莊子徐无鬼：「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成玄英疏：「尤，甚也。」王先謙集解：「異於衆。」

〔二七〕幸者，僥幸得到好處之人。蔡邕獨斷卷上：「世俗謂幸爲僥幸。……言民之所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

〔二八〕訓，通順，順從。揚雄法言問神：「事得其序之謂訓。」李軌注：「順其理也。」

〔二九〕此句哀哀及下文歎歎、思思、憂憂，漢魏本、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玲瓏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不重疊。文學古籍本將下一字移入注文。依上注「奮，憤不能盡其材」之文例，疑重疊之字皆注文混入正文。所重之字移入注文，則下句「權勢不尤則幸者悲」之注文應加一悲字，方與上各句文例一律。

〔三〇〕四庫本作「敵未能弭」，是也。玉篇弓部：「弭，滅也。」

〔三一〕所怨不杼，四庫本作「所能不杼」，是也。正文「不杼其能」可證。也，四庫本作「乎」。也、乎皆疑問語氣詞。

〔二二〕玉篇人部：『伐，自矜曰伐。』

〔二三〕推，推讓。史記淮陰侯列傳：『（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與，給予。老子六十三章：『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推與，推讓之意。

〔二四〕懌，漢魏本作『懌』，形近而誤。

〔二五〕易謙彖辭：『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孔穎達疏：『卑以自牧者，牧，養也。解謙謙君子之義，恒以謙卑自養其德也。』

〔二六〕駁通駁，辯論是非，否定他人意見。文選卷三十七標題『表上』李善注：『摠有四品。一曰章……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

〔二七〕玉篇部：『冒，覆也。』注文『覆冒』，同義連文，蒙蓋掩蔽之意。漢書谷永傳：『黃濁四塞，覆冒京師。』

〔二八〕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蒼頡篇：『陵，侵也。』玉篇阜部：『陵，犯也。』

〔二九〕害，忌妒。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三〇〕岡村繁云：『「惡生矣」三字，上文無。此蓋涉「以惡犯姻則妬」注「則妬害生也」而衍。又案妬下疑當有也字，始與上文一律。』

〔三一〕駁，漢魏本、四庫本作『較』，非也。正文可證。

〔三二〕校，報服。論語泰伯：『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

〔三三〕釋名釋天：『異者，異於常也。』見異，被特殊看待。

〔三四〕莊子讓王：『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成玄英疏：『逡巡，卻退貌也。』漢書董賢傳：『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顏師古注：『侔，等也。』按：岡村繁引此文，略去『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故云：『董賢欣喜，無考。疑劉昫以意爲文乎。』詳其文意，董賢與孔光並爲三公，孔光逡巡謙下，由是董賢在孔光之上，權與天子齊等，如此得寵，豈不欣喜乎？

〔三五〕輕下當有『己』字，注文可證。

〔三六〕論語子路：『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按：事，侍奉。說同悅。此章君子與小人，皆指居位者。侍奉君子容易，侍奉小人難。不以正道取悅，君子難悅，小人易悅。等到用人時，君子度人才器而用，小人則求全責備。

「三七」易鼎爻辭：『鼎顛趾，利出否。』王弼注：「否，謂不善之物也。」

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智不能周也。故直之失也訐。刺訐傷於義，故其父攘羊，其子證之「一」。剛之失也厲。剛切傷於理，故諫君不從，承之以劍「二」。和之失也慳。慳弱不及道，故官之奇為人撓，不能強諫「三」。介之失也拘「四」。拘愚不達事，尾生守信，死於橋下「五」。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用人之直，恕其訐也。訐也者，直之徵也。非訐不能為直。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用人之剛，恕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厲不能為剛。和者不慳，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慳。用人之和，恕其慳也。慳也者，和之徵也。非慳不能為和。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恕其拘也。拘也者，介之徵也。非拘不能為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訐之人，未能正直。有長者，必以短為徵。純和之人，徵必慳弱。是故觀其徵

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必采之於厲。

〔二〕下一其字，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而』，蓋依論語改。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韓非子五蠹：『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廣韻陽韻：『攘，竊也。』證、謁二字皆有告發之義。說文言部：『證，告也。』又『謁，白也。』儀禮聘禮：『乃謁關人。』鄭玄注：『謁，告也。』

〔三〕以，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並作『於』。以，介詞用同於。史記吳太伯世家：『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軍北伐齊。子胥諫曰……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

〔三〕撓，漢魏本、四庫本並作『懦』，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並作『慙』。

按：撓、懦、慙三字並通。官之奇、春秋虞國大夫。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官之奇存焉。」對曰：「官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四〕介，耿直。孟子盡心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五〕依上注文例，尾生之前脫「故」字。莊子盜跖：「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又見戰國策燕策一及史記蘇秦列傳。

〔六〕正，兩京本作「止」。直，漢魏本作「真」。皆形近而誤。

何謂觀其聰明「二」，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所宜也。禮者，德之文也。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三」。固，德之所執也。智者，德之帥也。非智不能成德。夫智出於明，明達乃成智。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日所以照晝夜，智達所以明物理。其明益盛者「三」，所見及遠。火日愈明，所照愈遠。智達彌明，理通彌深。及遠之明難，聖人猶有不及。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學能者次「四」。材藝精巧，未必及理。因習成巧，淺於至理。理義辯給，未必及智。理成事業，昧於玄智。智能經事「五」，未必及道。役智經

務，去道遠矣。道思玄遠，然後乃周。道無不載，故無不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智玄微，故四變而後及。道也者，回復變通「六」。理不繫一「七」，故變通之。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爲勝。仁者濟物之資，明者見理而已「八」。合而俱用，則明爲將「九」。仁者待明，其功乃成。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一〇」。威以使之，仁以恤之。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割之宜。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理若明練，萬事乃達。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時，何能成務成遂「一一」。故好聲而實不克「一二」，則恢。恢迂遠於實。好辯而理不至，則煩。辭煩而無正理「一三」。好法而思不深，則刻「一四」。刻過於理。好術而計不足，則僞。詭，誣詐也「一五」。是故鈞材而好學「一六」，明者爲師。比力而爭「一七」，智者爲雄。等德而齊「一八」，達者稱聖。聖之爲稱，明智之極明也「一九」。是以動而爲天下法，言而爲萬世範「二〇」，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悶「二一」。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一」明，漢魏本、四庫本並作『則』。篇首及後文皆云『觀其聰明』，則字非。
「二」左傳文公元年：『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論語
衛靈公：『君子固窮。』劉寶楠正義：『固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劉昫注
文『德之所執』，執亦守義。

〔三〕盛，龍谿本作「甚」。甚亦爲副詞表程度深，於此亦適。

〔四〕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五〕經，治理。書周官：「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經事，治理事務。

〔六〕復，漢魏本、四庫本、守山本、畿輔本、玲瓏本、龍谿本皆作「覆」。覆與復通。

〔七〕玉篇系部：「繫，約束。」繫一，專一。

〔八〕理，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物」。

〔九〕將，助。玉篇寸部：「將，助也。」詩周南樛木：「樂只君子，福履將之。」鄭玄箋：「將，猶扶助也。」

〔一〇〕懷，安撫。禮記中庸：「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孔穎達疏：「懷，安撫也。」

〔一一〕廣韻遇韻：「務，事務也。」易繫辭上：「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遂，成功，完成。廣韻至韻：「遂，成也。」禮記月令：「百事乃遂。」鄭玄注：「遂，猶成也。」

〔一二〕聲，名譽。淮南子脩務：「隱處窮巷，聲施千里。」高誘注：「聲，名

也。『克，漢魏本、四庫本、墨海本、畿輔本、玲瓏本、龍谿本皆作『充』。克充二字隸書形近易誤。說文克部：『克，肩也。』徐鍇繫傳：『肩者，任也。……能勝任此物謂之克。』廣雅釋詁一：『充，滿也。』周禮天官大府：『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鄭玄注：『充，猶足。』『實不克』與『實不充』於此皆通。

〔一三〕孫人和云：『據原文，正理當作至理。』按：玉篇至部：『至，極也。』至理，深刻的道理。

〔一四〕刻，刻薄，苛嚴。史記李斯列傳：『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坐誅。』

〔一五〕詭，四庫本作『偽』，是也。此注釋正文偽字，作詭者音近而誤。

〔一六〕鈞通均，均平，同等。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引考聲曰：『鈞，均也，均平無等差也。』禮記投壺：『均則左右鈞。』鄭玄注：『鈞，猶等也。』

〔一七〕比，同，齊同。詩小雅六月：『比物四驪，閑之維則。』陸德明釋文：『比，齊同也。』

〔一八〕齊，排列。淮南子原道：『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高誘注：『齊，列也。』

〔一九〕明，漢魏本、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玲瓏本、龍谿本及子苑

卷九十七引，皆作『名』。按：名字是也。名與上文『稱』相對，極名，最高稱謂。

「一〇」禮記中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

「二一」易乾文言：『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孔子家語弟子行：『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王肅注：『悶，憂。』

人物志校箋卷下

魏 散騎常侍 劉邵撰

涼 儒林祭酒 劉昞注

七繆第十

人物之理，妙而難明。
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徵實不明，故聽有偏頗也「一」。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二」，或情同忘其惡「三」，或意異違其善也。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誤，或小知而大無成，或小暗而大無明。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四」，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五」，材同勢均則相競，材同勢傾則相敬「六」。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七」，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申，處貧賤則乞求而名壓。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妙尤含藏，直尤虛瑰「八」，故察雖中也。

「一」聽，考察。見材理篇「必也聰能聽序」箋。

「二」接物，與人交際。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

〔三〕忘，兩京本作『亡』。按：亡通忘，忘記。詩邶風綠衣：「心之憂矣，曷維其亡。」鄭玄箋：『亡之言忘也。』

〔四〕品，區分，評量。國語鄭語：『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韋昭注：『品，高下之品也。』

〔五〕變通辨，辨別。見利害篇『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箋。嫌，嫌疑。後漢書馮異傳：『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六〕勢，守山本作『勞』，形近而誤。『勢傾』與上文『勢均』相儷。

〔七〕申壓，反義連文，舒展與壓抑。申通伸，伸展。廣雅釋詁四：『申，伸也。』又釋詁三：『伸，展也。』壓，抑制。楚辭劉向九歎怨思：『傷壓次而不發兮，思沉抑而不揚。』王逸注：『壓，鎮壓也。次，失次也。』淮南子說林：『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高誘注：『詭，不同也。』

〔八〕瑰，墨海本、守山本作『塊』，缺筆而誤。文選傳武仲（毅）舞賦：『軼態橫出，瑰姿譎起。』李姜注：『瑰，美也。』虛瑰，虛美，虛華。

夫采訪之要〔一〕，不在多少。事無巨細，要在得正。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二〕。目不能察，而信於耳。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

化之。信人毀譽，故向之所是，化而為非。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三〕。信毀譽者，心雖無嫌，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明既不察，加之愛惡是非，是疑豈可勝計。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去愛憎之情，則實理得矣。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人言，常正之以目。不知人者，以目敗耳。親見其誠，猶信毀而棄之。故州閭之士〔四〕，皆譽皆毀，未可為正也。或衆附阿黨〔五〕，或獨立不群。交遊之人，譽不三周〔六〕，未必信是也。交結致譽不三周，色貌取人而行違之。夫厚實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七〕。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八〕。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蠻貊推之，況州里乎！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者，或諂諛得上而失於下，或阿黨得下而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非之者多，故不能終。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衆雖推之，上不信異。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利〔九〕。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名有利。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一〇〕。或違正阿黨，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不群，故合而非之。若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奇逸絕衆〔一一〕，衆何由識。而耳所聽采，以多為信，不能審查其材〔一二〕，但信衆人言也。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以聖人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一三〕。

〔一〕采，搜集。漢書藝文志：『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訪，調查。三國志魏志崔琰傳：『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

外。』

〔二〕文選張平子（衡）東京賦：『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李善注：『桓子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其所聞，賤其所見。」』

〔三〕岡村繁云：『不，疑當作有。下注「信毀譽者，心雖無嫌，意固疑矣。」可證。』按：此說非是，不字無誤。『意若不疑』與上文『雖無所嫌』乃變文成辭而無異義。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三：『惟，獨也，常語也。或作「唯」、「維」。家大人曰：亦作「雖」。』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四有雖唯通用例。說文女部：『嫌，疑也。』『雖無所嫌』，即惟無所疑。小爾雅廣言：『若，乃也。』『意若不疑』即意乃不疑，與上文『雖無所嫌』同義，皆言心中無疑。如作『意若有疑』，與上文『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化之。』不合。下注文『心雖無嫌』與『意固疑矣』亦是文異而義同。固通胡，何，何以之意。莊子天地：『夫明白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成玄英疏：『言汝將固驚者，明其必不驚也。』俞樾平議：『固，讀爲胡。胡、固並從古聲，故得通用。』『意固疑矣』即心中何以疑矣，與『心雖無嫌』同義，乃承上文『信毀譽者』而言。

〔四〕禮記曲禮上：『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鄭玄注：『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州閭連文，猶言州里、鄉里。

〔五〕阿黨，偏袒一方，徇私撓法。禮記月令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鄭玄注：『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六〕國語晉語五：『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韋昭注：『周，匝也。』楚辭九歌湘君：『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王逸注：『周，旋也。』周匝、周旋引申爲反復之義。三周，三次反復。

〔七〕每通謀，謀求。說文通訓定聲頤部：『每，假借爲謀。』岡村繁云：『肩稱，無義。肩，疑當作有。』按：肩，勝任。爾雅釋詁：『肩，勝也。』古今韻會舉要先韻：『肩，勝也。肩強能勝重堪任義。』稱，名聲，聲譽。後漢書崔駰傳附崔寔：『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肩稱，勝任稱譽。

〔八〕論語衛靈公：『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蠻貊之邦，泛指少數民族邊遠地區。

〔九〕利通賴，依靠，憑借。國語晉語六：『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俞樾平議：『利，賴之叚借字。利、賴聲近而義通。』

〔一〇〕比，龍谿本作『此』，形近而誤。違比，同義連文，偏邪之義。國語晉語四：『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韋昭注：『違，邪也。』論語爲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朱熹集注：『比，偏黨也。』

〔一一〕絕，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並作『趨』，非也。

〔一二〕查，守山本作『察』。察、查聲同義通。此言察譽，作察字勝。

〔一三〕論語衛靈公：『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所舉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按：『其有所試』，三國志魏志王昶傳戒子書引作『必有所試。』

夫愛善嫉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皆同之也。苟不明質，或踈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踈，豈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一〕。以其所是，順己所長，惡人一是，與己所長同也。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二〕。以與己同，忘其百非。謂矯駕為至孝，殘桃為至忠〔三〕。善人雖善，猶有

所乏。雖有百善，或有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己長。善人一短，與己所長異也。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以與己異，百善皆棄，謂曲杖為匕首，葬楯為反具耶「四」。是惑於愛惡者也。微質暗昧者，其於接物常以愛惡惑異其正。

「一」說苑雜言：『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

「二」忽，忽略，不注意。書周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孔傳：『怠惰忽略，心亂其政。』

「三」韓非子說難：『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刑刑。」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馳，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四」反，墨海本、守山本作『皮』，非也。楯通盾，兵器名。左傳定公六年：『（樂祁）獻楊楯六十於（趙）簡子。』葬楯，喪葬所用之盾牌，非真武

器。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二」，志欲弘大，心欲謙小「三」。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則失神。懿重「三」，所以崇德宇也「四」。躁則失身。志大，所以戡物任也「五」。小則不勝。心小「六」，所以慎咎悔也「七」。大則驕陵。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八」，『不大聲以色』「九」，小心也「二〇」。言不貪求大名聲見於顏色。『王赫斯怒』，『以對於天下』「二」，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故三分天下有其二「一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一三」。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雋。心大志小者「一四」，傲蕩之類也「一五」。志小而心闊遠，故為傲蕩之流也。心小志小者「一六」，拘慄之人也。心近志短，豈能弘大。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絕棧道「一七」，謂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見項羽號稱強楚，便謂足以匡諸侯。是誤於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心常誤於小大。

「一」廣雅釋詁上：『懿，美也。』說文重部：『重，厚也。』懿重，美善厚重。
 「二」謙，太平御覽三六〇引作『謙』。漢書尹翁歸傳：『（翁歸）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顏師古注：『謙，古以爲謙字。』淮南子主術：『凡人之

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

〔三〕懿重，當作「質重」，涉上文而誤。質重，承上文「質欲懿重」，與上文「精微」承「精欲深微」，下文「志大」承「志欲弘大」，「心小」承「心欲謙小」文例一律。

〔四〕爾雅釋詁：「崇，充也。」郭璞注：「亦爲充盛。」國語晉語四：「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韋昭注：「宇，覆也。」德宇又作德寓。文選張平子（衡）東京賦：「德宇天覆，輝烈光燭。」李善注：「寓，猶蓋也。帝之德蓋如天覆。……寓與宇同。」莊子庚桑楚：「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郭象注：「夫德宇泰然而定。」成玄英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人爲道德之器宇也。」陸德明釋文：「王云：宇，器宇也。」宇由居舍、覆蓋引申爲容量、人之胸懷，故有器量，氣度之義。崇德宇，充盛道德器宇，胸懷更寬裕。

〔五〕戡物任，長短經知人篇引作「戡物任」，義不通。太平御覽三六〇引作「戡任物」，非也。戡通堪，勝任。爾雅釋詁：「戡，勝也。」郝懿行義疏：

『勝者，說文云：任也。』物，物色，選擇。周禮地官載師：『掌任士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鄭玄注：『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任，任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舉賢而任之。』戡物任，勝任選用。

〔六〕心小，太平御覽三六〇引作『小心』，涉下文而誤。

〔七〕悔，墨海本、守山本作『悔』，形近而誤。慎，憂懼。廣雅釋詁一：『慎，憂也。』又釋詁四：『慎，恐也。』咎悔，同義連文，災禍。說文人部：『咎，災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休注：『悔，咎。』

〔八〕詩大雅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鄭玄箋：『小心翼翼，恭順貌。』〔九〕詩大雅皇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毛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鄭玄箋：『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

〔一〇〕孫人和云：『小心也，本作心小也。下云「王赫斯怒，以對天下，志大也」，與此對文。又上文云：「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下文云：「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並其證。長短經知人篇引

正作心小。』

〔一〕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鄭玄箋：『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群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二〕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三〕呂氏春秋功名：『人主賢則豪傑歸之。』高誘注：『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傑。』

〔四〕太平御覽三六〇引，大字下有『而』字。

〔五〕傲，長短經知人篇引作『敖』。集韻豪韻：『敖，說文：『出游也。』隸作敖，或作遨，傲。』說文放部：『敖，出游也。从出，从放。』段玉裁注：『从放，取放浪之意。』漢書丙吉傳：『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顏師古注：『敖，游戲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傲蕩，放縱不受拘束。

「一六」太平御覽三六〇引作『心小而志大者』，誤與上文重複。

「一七」史記高祖本紀漢元年：『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可示項羽無東意。』又留侯世家：『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質清氣朗「一」，生則秀異，故童烏蒼舒「二」，總角曜奇也「三」。有晚智而晚成者，質重氣遲，則久乃成器，故公孫含道，老而後章「四」。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年老，聖人叩脛而不能化「五」。有少有令材遂爲雋器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發奇於應賓，效德於公相「六」。四者之理，不可不察。當察其早晚，隨時而用之。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七」。仲尼戲言俎豆「八」，鄧艾指圖軍旅「九」。故文本辭繁，初辭繁者「一〇」，長必文麗。辯始給口「一一」，幼給口者，長必辯論也。仁出慈恤，幼慈恤者，長者「一二」，長必文麗。辯始給口「一一」，幼給口者，長必辯論也。仁出慈恤，幼慈恤者，長必矜人「一二」。施發過與「一三」，幼過與者，長必好施。慎生畏懼，幼多畏者，長必謹慎。廉起不取「一四」。幼不妄取，長必清廉。早智者淺惠而見速，見小事則達其形容。晚成者

奇識而舒遲，智雖舒緩，能識其妙。終暗者並困於不足「一五」，事務難易，意皆昧然。遂務者周達而有餘「一六」。事無大小，皆能極之「一七」。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一八」，常以一槩，貴於終始。是疑於早晚者也。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疑早成，故於品質「一九」，常有妙失也「二〇」。

「一」質清氣朗，墨海本、守山本作「質氣清朗」，非是。下注文「質重氣遲」、
「質濁氣暗」文例與「質清氣朗」一律。

「二」揚雄法言問神：「育而不茁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李軌注：「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茁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茁。……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蒼舒，曹操少子鄧哀王曹沖，少聰慧善察岐疑。見材理篇「蒼舒量象」箋。

「三」詩齊風甫田：「婉兮孌兮，總角巾兮。」毛傳：「總角，聚兩髦也。」孔穎達疏：「（禮記）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也。」後以總角借指童年。

「四」含，四庫本作「弘」。此注及八觀篇注「公孫失之卜式」之公孫皆指公孫弘，四庫本補弘字去含字，非也。史記平津侯列傳：「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二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爲御史大夫。……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五〕原壤，見八觀篇注「原壤夷俟」箋引論語憲問文。彼言孔子愛惠，此言原壤志而不化。

〔六〕常材，四庫本作「異材」。岡村繁云：「常材，疑當作常林。」引魏志常林傳爲證。按：此說是也，引傳稍略，宜補。三國志魏志常林傳：「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此爲劉昫所謂「發奇於應賓」也。至於「效德於公相」，如傳下文云：「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

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

〔七〕髦，長短經知人篇引作『鬣』。詩廊風柏舟：『髦彼兩髦，實維我儀。』毛傳：『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說文齒部：『齕，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齕。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齕。』廣韻震韻：『齕，俗作鬣。』髦爲童飾，齕爲兒童換牙，『童髦』與『童齕』皆借指年幼或年幼之人。後漢書閭皇后紀：『顯宗諸子，年皆童齕，並爲黃門侍郎。』三國志魏志辛毗傳：『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齕勝戰。』

〔八〕言，四庫本作『陳』。岡村繁云：『言字疑當作設。』依史記之文，陳字是。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論語衛靈公：『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俎豆，禮器。』

〔九〕三國志魏志鄧艾傳：『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

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世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

〔一〇〕初，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幼』，是也。幼與長相對，與下注『幼給口者，長必辯論』；『幼慈恤，長必矜人』；『幼過與者，長必好施』等句文例一律。

〔一一〕給口，口給，口辭敏捷。論語公冶長：『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一二〕矜，憐憫，同情。書多士：『子維率肆矜爾。』孔傳：『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

〔一三〕過，龍谿本作『通』，形近而誤。過與，過多給與。荀子修身：『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通與，給與。

〔一四〕起，始也。說文走部：『起，能立也。』段玉裁注：『起，引伸之爲凡始事，凡興作之稱。』廉起不取，廉潔始於不妄取。

〔一五〕暗，子苑九十八引作『闇』。玉篇門部：『闇與暗同。』

「一六」遂，成就，成功。廣韻至韻：「遂，成也。」務，事務，事業。易繫辭上：「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孔穎達疏：「以能知有初之微，則能與行其事，故能成天下之事務也。」

「一七」極，窮盡。楚辭天問：「冥昭瞢闇兮，誰能極之。」洪興祖補注：「此言幽明之理，瞢闇難知，誰能窮極其本原乎？」

「一八」龍谿本不字上有「則」字。

「一九」於，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以」，蓋涉上文而誤。

「二〇」妙失，四庫本作「所失」。郭模云：「葉刊評點本作『繆失』。按：繆字是也。」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一」，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得在己，名利與之。損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己，損害攻之。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賢者尚然，況愚者乎！能明己是，莫過同體。體同於我，則能明己。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同體能明己，是以親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己體反，是以惡而疎之。序異雜而不尚也「二」。不與己同，不與己異，則雖不憎，亦不尚之。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也。由於己同體，故證彼

非而著己是也。至於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不以彼為是，不以己為非，都無損益，何以尚之。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譬俱為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者提小，故其相譽常失其實也。及其名敵〔三〕，則鈔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四〕，則爭勝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見人正直，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訐。刺己之非，則訐而不受。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見人穎露，則心好之。而不能納人之徑。說己徑盡，則違之不納。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見人乘人〔五〕，則悅其進趨。而不能出陵己之後。人陵於己，則忿而不服。是故性同而材傾〔六〕，則相援而相賴也。並有旅力〔七〕，則大能獎小〔八〕。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恐彼勝己〔九〕，則妬善之心生〔一〇〕。此又同體之變也〔一一〕。故或助直而毀直，人直過於己直，則非毀之心生。或與明而毀明。人明過於己明，則妬害之心動。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一二〕，是嫌於體同也〔一三〕。體同尚然，況異體乎！

〔一〕趣，趨向，追求。詩大雅棫樸：『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朱熹集傳：『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

〔二〕尚，尊崇。集韻漾韻：『尚，貴也。』論語陽貨：『君子尚勇乎？』

〔三〕名，名聲。管子白心：『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敵，相當，同等。爾雅釋詁：『敵，匹也。』名敵，名聲相當。

〔四〕負鼎，舉鼎。九徵篇注：『負鼎絕膺，失其正勁。』

〔五〕乘，戰勝，勝過。書西伯戡黎：『周人乘黎。』孔傳：『乘，勝也。』

〔六〕傾，傾斜不平。廣雅釋詁二：『傾，衰也。』

〔七〕旅，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膂』。旅通膂，旅力又作膂

力，指體力。後漢書董卓傳：『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三國志魏志典韋傳：『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

〔八〕獎，輔助。左傳襄公十一年：『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杜預注：『獎，助也。』

〔九〕恐，墨海本、守山本作『忿』。

〔一〇〕善，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作『害』。依正文『相競而相害』，此作害字義勝。

〔一一〕孫人和云：『長短經引變下有「不可不察」四字，疑今本誤脫。下文云：「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正承此文言之。』

〔一二〕律，規律。淮南子覽冥：『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律，度也。』

〔一三〕體同，龍谿本作『同體』。

夫人所處異勢「二」，勢有申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父母迎於百里之外「二」。貧賤窮匱，勢之壓也。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墮於閨門之內「三」。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為動靜，固非衆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之稱「四」，窮有著名之節「五」。材出於衆，其進則哀多益寡「六」。勞謙濟世，退則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七」。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八」。守常之智，申壓在時，故勢來則益，勢去則損。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貨財有餘，恣意周濟。見贍者「九」，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匡救其惡「二〇」，是以朱建受金，而為食其畫計「二一」。見援者，聞小美而大之「二二」。感其引援，將順其美「二三」，是以曹丘見接，為季布揚名「二四」。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夫富與貴可不欣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恭「二五」，況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而無以拯「二六」，識奇材而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無疏食之饋，外無緼袍之贈。分義不復立「二七」，恩愛浸以離「二八」。意氣皆空薄「二九」，分意何由立「三〇」。怨望者並至「三一」，歸非者日多「三二」。非徒薄己，遂生怨謗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夫貧與賤可不懾哉「三三」，乃至無由而生謗「三四」，無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三五」，況他人乎！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以良農能稼，未必能穡「三六」。天下皆富，則清貧雖苦，必無委

頓之憂「二七」。家給人足，路人皆饋之。且有辭施之高「二八」，以獲榮名之利。得辭施之高名，受餘光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家貧戶乏，粟成珠玉。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二九」。乞假無遺與，嫂叔爭糟糠「三〇」。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三一」，則體益而茂遂。己既自足，復須給賜「三二」，則名美行成，所為遂達。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己既不足「三三」，親戚並困。則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援，下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謂申達者為材能，壓屈者為愚短。是疑於申壓者也。材智雖鈞，貴賤殊塗。申壓之變，在乎貧富。

「一」勢，地位，位置。韓非子孤憤：「處勢卑賤，無黨孤特。」

「二」戰國策秦策一：『（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狀有歸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綿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

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三〕見前箋引戰國策蘇秦故事。弊，兩京本作『弊』，四庫本作『敝』。弊字字書未見。敝同弊，破舊。玉篇敝部：『敝，壞也。弊，同敝。』墮，四庫本作『慢』。墮通惰，懈怠。文選枚叔（乘）七發：『血脈淫濯，手足墮窳。』李善注引郭璞方言注曰：『墮，懈墮也。』說文心部：『慢，惰也。』廣韻諫韻『慢，怠也。』疑館臣不解墮字通假而改作慢。

〔四〕勞謙，勤勞謙遜。易繫辭上：『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功以存其位者也。」』

〔五〕論語衛靈公：『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集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益爲非。』

〔六〕易謙象辭：『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孔穎達疏：『言多者，得謙物更裒聚，彌益多也，故云裒多，即謙尊而光也。是尊者得謙而光大也。益寡者，謂寡者得謙而進益，即卑而不可踰也。是卑者得謙而更增益，不可踰越也。』漢書食貨志下：『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

施。』顏師古注：「哀，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

〔七〕易履爻辭：「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穎達疏：「履道坦坦者，坦坦，平易之貌。九二以陽處陰，履於謙退。己能謙退，故履道坦坦，〔平〕易無險難也。幽人貞吉者，既無險難，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

〔八〕隨世，太平御覽九三〇引作「財隨」，非也。隨世當作「隨勢」，注文「勢來則益，勢去則損。」可證。

〔九〕瞻，周濟，幫助。玉篇貝部：「瞻，周也，假助也。」見瞻者，被救助者。

〔一〇〕孝經事君章：「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唐玄宗注：「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

〔一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審食其）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陸賈）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

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儒，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儒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一二〕禮記表記：『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孔穎達疏：『大，謂誇大。』

〔一三〕將順其美，孝經事君章之文（見箋〔一〇〕），唐玄宗注云：『君有美

善，順而行之。」

〔一四〕史記季布列傳：『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寶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寶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寶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接，兩京本作「援」，蓋涉正文而誤。接，接待。孟子萬章下：「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見接，被接待。

〔一五〕見箋〔二〕蘇秦故事。

〔一六〕拯，兩京本作「極」，形近而誤。廣韻拯韻：「拯，救也，助也。」

〔一七〕分，情分。分義，情義。文選曹子建（植）王仲宣誄：「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北齊書司馬子如傳：「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交游豪傑，與高祖結託，分義甚深。」

〔一八〕廣韻沁韻：『浸，漸也。』

〔一九〕氣，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作『義』，疑涉正文而誤。

〔二〇〕孫人和云：『意當作義。』此說是也。正文可證。

〔二一〕怨望，心懷不滿。淮南子秦族：『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史記

商君列傳：『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二二〕非，四庫本作『罪』，非也。歸通饋，給予，贈送。廣雅釋詁三：『歸，

遺也。』非通誹，誹謗。漢書鼂錯傳：『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顏師古

注：『非讀曰誹。』歸非，給誹謗。

〔二三〕玉篇心部：『懾，怯也，懼也。』

〔二四〕由，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尤』。玉篇乙部：『尤，過

也。』此作由或尤皆通。

〔二五〕見箋〔二〕蘇秦故事。

〔二六〕孔子家語在厄：『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王肅注：『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良農蓋〔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

〔二七〕委頓，衰敗。委通萎，衰積。周禮考工記梓人：『則必積爾如委矣。』左傳襄公四年：『甲兵不頓。』杜預注：『頓，壞也。』孔穎達疏：『頓謂

挫傷所「折」壞，今俗語云委頓是也。」

〔二八〕辭施，推辭給予。荀子解蔽：『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廣雅釋詁三：『施，予也。』

〔二九〕鄙吝，計較得失的淺俗之念。後漢書黃憲傳：『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三〇〕廣雅釋詁三：『遺，與也。』遺與，同義連文，給予之意。此句出典待考。

〔三一〕鈞通均，均等。禮記投壺：『均則曰左右鈞。』鄭玄注：『鈞，猶等也。』

〔三二〕復，墨海本、守山本作『獲』，非也。

〔三三〕不足，墨海本、守山本作『否人』。蓋因足字上部與上文不字誤連所致。

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形色外著，故可得而察之。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一〕。是故非常人之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二〕，外無飾姿。譬金水內明而不外朗〔三〕，故馮唐白首，屈於郎署〔四〕。尤虛之人，碩言瑰姿〔五〕，內實乖反〔六〕。猶燭火外照，灰燼內暗，故主父偃辭麗，一歲四遷〔七〕。而人之

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玄機「八」，明異希「九」。其尤奇異，非精不察。或以貌少爲不足「一〇」，覩駸蔑貌惡，便疑其淺陋「一一」。或以瑰姿爲巨偉，見江充貌麗，便謂其巨偉「一二」。或以直露爲虛華，以其款盡「一三」，疑無厚實。或以巧飭爲真實「一四」。巧言如流，悅而覩之「一五」。是以早拔多誤「一六」，不如順次。或以甘羅爲早成，而用之於早歲「一七」，或訣復欲順次也「一八」。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爲往而不失。微質不明，不能識奇，故使順次，亦不能得。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故鄭伯謝之於燭武「一九」。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二〇」。故光武悔之於朱浮「二一」。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秦穆不從蹇叔，雖追誓而無及「二三」。廣問而誤己，則怨己不自信。隗囂心存於漢，而爲王元所誤「二三」。是故驥子發足，衆士乃誤「二四」。韓信立功，淮陰乃震「二五」。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故非常人之所識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二六」，爲衆智之雋也。不以質弱而傷於智。荆叔色平而神勇「二七」，爲衆勇之傑也。不以色和而傷於勇。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奇逸過於衆人，故衆人不能及。聖人者，衆尤之尤也「二八」。通達過於衆奇「二九」，故衆奇不能逮「三〇」。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三一」。故一國之雋，於州爲輩「三二」，未得爲第也。郡國之所雋異，比於州郡，未及其第目。一州之第，於天下爲根「三四」。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雋根而不可及。根，一回反，樞

也「三五」。天下之根，世有優劣。英人不世繼「三六」，是以伊、召、管、齊，應運乃出「三七」。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己之尤，智材勝己「三八」，則以為貴。而不貴尤之所尤。尤之尤者，非衆人之所識。是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衆人明者，粗知郡國出輩之士而已。而不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品第之雋。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出輩明者，麤知第目之良。不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奇異之理。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三九」。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四〇」。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四一」。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為當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四二」，舉其一隅而已「四三」。

「一」物，人物。見流業篇注文「行為物範」箋。

「二」長短經知人篇引作「含精內真」。

「三」孫人和云：「水當作水。九徵篇云：「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是其證。」四庫本，龍谿本並作「水」。

「四」史記馮唐列傳：「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實以對。」司馬貞索隱：「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按：此乃漢書馮唐傳顏師古注語。）荀悅漢紀文帝紀下：「荀

悅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

〔五〕詩小雅巧言：「蛇蛇碩言，出自口也。」鄭玄箋：「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文選傳武仲（毅）舞賦：「軼態橫出，瑰姿譎起。」李善注：「瑰，美也。」

〔六〕反，長短經知人篇引作「違」。按：乖違與乖反同義，相反之意。

〔七〕漢書主父偃傳：「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

〔八〕長短經知人篇引無「可」字。按：此云「不以……」下文四云「或以……」，文義相承，疑可字衍。

〔九〕文學古籍本作「明其異希」，是也。「明其異希」與上文「測其玄機」相

接。

〔一〇〕少，不足，欠缺。史記平原君列傳：『今少一人，願君即以（毛）遂備員而行矣。』

〔一一〕黶蔑，字然明，亦稱黶明，春秋鄭國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昔叔向適鄭。黶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鵬，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杜預注：『惡，貌醜。』又『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

〔一二〕漢書江充傳：『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初，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纓步搖冠，飛翾之纓。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時政事，上說之。』

〔一三〕欵盡，誠信。見體別篇注『以欵盡爲愚直』箋。

〔一四〕飭通飾，裝飾，修飾。呂氏春秋先己：『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飭。』高誘注：『不文飾也。』畢沅校正：『飭與飾通。御覽二百七十九作飾。』

〔一五〕詩小雅雨無正：『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鄭玄箋：『巧，猶善也。』孔穎達疏：『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流轉。』覩，畿輔本、龍谿本作『親』。按：親字義勝。

〔一六〕此句與上文『或以貌少爲不足』，『或以瑰姿爲巨偉』，『或以直露爲虛華』，『或以巧飭爲真實』並列，而非總結上文，不得云『是以』。疑『是以』當作『或以』，注文亦可證。

〔一七〕史記甘茂傳：『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不可以行。」……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爲上卿，復以始甘茂

田宅賜之。』按：甘羅事迹不能說明『早拔多誤。』

〔一八〕訣，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文學古籍本皆作『誤』。

〔一九〕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理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也，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伯說，與鄭人盟。』杜預注：『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也。』

〔二〇〕素別，預先識別。文選潘安仁（岳）閑（關）中詩：『將無專策，兵不素肄。』李善注引賈逵國語注曰：『素，預也。』

〔二一〕後漢書朱浮傳：『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二十二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轅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

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一二〕蹇叔，春秋秦國大夫。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又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一三〕心，墨海本、守山本作「必」，形近而誤。王元，漢魏本作「王兔」，墨海本、守山本作「玉兔」，皆誤。隗囂，字季孟，漢天水成紀人。新莽

末，據天水、武都、金城等郡，一度依附更始帝劉玄。後勒兵自守，自稱西州上將軍。光武帝以殊禮遇囂，囂欲歸漢，遣子入質。其大將軍王元等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勸囂圖王。囂納王元之說，負隴城之圖，猶持兩端。後遣使稱臣於公孫述。光武帝率將西征，囂等屢爲漢軍所敗，於建武九年悲憤而死。見後漢書隗囂傳，文繁不錄。

〔二四〕三國志蜀志龐統傳：『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民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驥，驥子，皆指良馬，借喻有才能之人。驥子發足（與展足同義），喻能者施展其才。誤，四庫本作『悞』，龍谿本作『寤』。按：廣韻暮韻：『誤，繆誤。悞，同上。』誤悞二字於此不通，作寤字是也。寤，通悟，覺悟，覺醒。楚辭離騷：『哲王又不寤。』王逸注：『寤，覺

也。」

〔二五〕史記淮陰侯列傳：「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褴衣甘食，傾耳以待者。」」

〔二六〕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二七〕史記刺客列傳張守節正義引燕太子篇：「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二八〕衆尤之尤，子苑卷九十八引作「衆人之尤」，與上文重複，人字誤也。

〔二九〕達，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作「達」，形近而誤。

〔三〇〕逮，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作「逮」，形近而誤。

〔三一〕易繫辭上：「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響，無有遠近幽深。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三二〕輩，同類，同等。玉篇車部：「輩，類也。」廣韻隊韻：「輩，等輩。」

〔三三〕第，第目，等級。後漢書孝獻帝紀：「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

〔三四〕爾雅釋宮：「樞謂之根。」說文本部：「根，門樞謂之根。」段玉裁注：「樞所繫謂之根也。根猶淵也，宛中所樞所居也。」根與樞同義，引申爲樞要、關鍵之義，此指重要人才。

〔三五〕一回反，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作「烏魁反」。依全書體例，注文極少用反切，疑非劉昫原文，爲後人所加，傳刻時又改。「一回」與「烏魁」音切相同。

〔三六〕英，墨海本、守山本作「其」，不字下缺一字。以下所舉非一般人物，故稱英人，其字非是。世繼，世代延續。

〔三七〕四庫本作「伊召管晏」。守山本四字皆闕。龍谿本作「伊呂管樂」。按：伊，伊尹；召，召公（周武王之臣）；管，管仲；齊，齊桓公。岡村繁謂齊指齊太公呂尚，依時代呂尚不該列於管仲之後。依龍谿本所列，則爲伊尹、呂尚、管仲、樂毅。

〔三八〕材，墨海本、守山本作「謀」。

〔三九〕論語子罕：「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邢昺疏：「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復在後也。」劉寶楠正義：「瞻之在前，謂夫子道若可見也。忽焉在後，謂終不可見也。」

〔四〇〕孫人和云：「上之字衍。」是也。論語先進：「子曰：由也升堂也，未入於室也。」朱熹集注：「升堂入室，論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光明之路，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

〔四一〕見〔三九〕論語子罕之文。邢昺疏：「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欲從之，無由得及。」按：末由，無由也。末，文學古籍本作「未」，形近而誤。

〔四二〕易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孔穎達疏：「賾，謂幽深難見。聖人有其神妙，以能見天下深賾之至理。……以此深賾之理，擬度諸物形容……若象陽，物宜

於剛也；若象陰，物宜於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六十四卦皆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也。』又『既知萬物以此變動，觀其物之會合變通。……當此會合變通之時，以施行其典法禮儀也。』

〔四三〕論語述而：『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邢昺疏：『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則三隅從可知。學者當以三隅反類一隅以思之。』按：玉篇阜部：『隅，角也。』

效難第十一

人材精微，實自難知。

知人難審，效薦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二」。有難知之難，尤奇遊難「三」，是以難知。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已難知之，無由得薦。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智無形狀，奇逸精妙。能神而明，欲入其神，而明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況常人乎「三」！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各守其一方而已。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四」。以己所能，歷觀衆材。或相其形容「五」，以貌狀取人。或候其動作，以進趨取人。或揆其終始，以發正取人「六」。或揆其儼象「七」，以旨意取人。或推其細微，以情理取人。或恐其過誤「八」，以簡恕取人。或循其所言，以辭旨取人。或稽其行事，以功效取人。八者遊難，各以意之所可為準「九」；是以難而無紀。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但取其同於己，而失其異於己，已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行之誤「一〇」，或色貌取人而行違「一一」。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必存魏闕「一二」。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一三」。故淺美揚露，則以爲有異。智淺易見，狀似異美。深明沉漠「一四」，則以爲空虛。智深內明，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以爲離婁「一五」。研精至理，狀似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強指物

類，狀似有理。好說是非，則以爲臧否。妄說是非，似明善否。講目成名「一六」，則以爲人物「二七」。強議賢愚「二八」，似明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二九」。妄論時事，似識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爲之名。猶聽貓音而謂之貓，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蟲竟謂何名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者，衆人皆謂之儒，立而問之，一人而已「三〇」。夫名非實，用之不效。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三一」。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三二」。衆覩行而名之，故用而不驗也。中情之人「三三」，名不副實，用之有效。真智在中，衆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故名由衆退「三四」，而實從事章，效立則名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衆人之察物，常失之於初。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視其所止，觀其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視其所安。安其舊者，敦於仁「二五」。達，視其所舉。舉剛直者，厚於義「二六」。富，視其所與。與嚴壯者「二七」，明於禮。窮，視其所爲。爲經術者，勤於智。貧，視其所取「二八」。取其分者，存於信。然後乃能知賢否。行此者賢，反此者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試而知之「二九」，豈相也哉。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三〇」。略在變通，不可常准。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可以得一，未足盡知。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龐萌「三一」，曹公失之董卓「三二」。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李軾始專心於光武，終改顧於聖公「三三」。或窮約而力行「三四」，或得志而從

欲。王莽初則布衣折節，卒則窮奢極侈「三五」。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變如此「三六」，誰能定之。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情，又察其變，故非常人之所審。

「一」效，效驗，成效。淮南子脩務：「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高誘注：「效，驗也。」

「二」尤，守山本作「才」。遊雜，即劉昫下注雜而無紀之意。

「三」書皋陶謨：「禹曰：吁！咸若時，惟帝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孔傳：「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

「四」相，指導。爾雅釋詁：「相，導也。」論語衛靈公：「固相師之道也。」邢昺疏：「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觀，觀察。采，選擇，擇取。儀禮士昏禮：「納采用鴈。」鄭玄注：「使人納其采擇之禮。」陸德明釋文：「采，擇也。」

「五」說文目部：「相，省視也。」段玉裁注：「釋詁、毛傳皆云：「相，視也。」此別之云「省視」，謂察視也。」

「六」詩邶風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鄭玄箋：「正，猶止也。」又小雅賓之初筵：「屢舞傲傲。」毛傳：「傲傲，舞不能自正也。」陸德明釋文：「注本「正」或作「止」。」發正，猶言發止，即正文終始之義。四庫本改

作止，不解正猶止也。

〔七〕儼，摹擬。漢書揚雄傳：『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儼之以爲式。』象，想象。韓非子解老：『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八〕『恐其過誤』與取人之法不切，疑『恐』爲『恕』字之誤。恕爲寬宥之義，『恕其過誤』與注文『簡恕取人』正相合。

〔九〕准，墨海本、守山本作『惟』，形近而誤。

〔一〇〕漢書終軍傳：『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凡事初設爲草創。草創信行，初步接觸就相信其德行。』

〔一一〕韓非子顯學：『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按：幾，猶察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與上略同。家語謂『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史記則云子羽『狀貌甚惡。』

〔一二〕莊子讓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陸德明釋文：『象魏觀闕，人君門也。言心存榮貴。』

〔一三〕論語公冶長：「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衛靈公：「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有有所譽，其有所試矣。』」

〔一四〕沉同沈，深。莊子外物：「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譬沈屯。」陸德明釋文引司馬云：「沈，深也。」漠，寂靜無聲。漢書馮奉世傳：「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顏師古注：「漠，無聲也。」

〔一五〕岡村繁云：「案孟子離婁上篇：「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趙注：「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之時人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今按：文選何平叔（晏）景福殿賦：「紅葩鞞鞞，丹綺離婁。」李善注：「離婁，刻鏤之貌。」此依劉昫注「狀似離婁」，指精雕細刻之狀，而非指離婁其人。

〔一六〕講，評議。國語魯語上：「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韋昭注：「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目，品評，品題。後漢書許劭傳：「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

〔一七〕人物，有才德名望之人。後漢書許劭傳：「好共覈論鄉黨人物。」

〔一八〕議，墨海本、守山本作「譏」，形近而誤。

〔一九〕國體，國家典章制度。漢書成帝紀：『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

〔二〇〕莊子田子方：『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

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者，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令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服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於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二一〕詩小雅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孔穎達疏：『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星，不可以挹酌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

〔二二〕猶，四庫本作『由』，是也。下文『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與此相對。

是其證。進，推薦。呂氏春秋論人：「貴則觀其所進。」高誘注：「進，薦也。」事，用。韓非子亡徵：「境內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退，衰減。左傳昭公三年：「火中，寒暑乃退。」

〔二三〕中情，情智隱於內心。

〔二四〕衆，龍谿本作「事」，蓋涉下文而誤。

〔二五〕敦，注重，崇尚。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說禮樂而敦詩、書。」孔穎達疏：「敦，謂厚重之。」

〔二六〕厚，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並作「近」，非也。「厚於義」與上注「敦於仁」相儷，敦、厚二字同義。墨子尚賢中：「原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楚辭離騷：「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二七〕壯，四庫本、龍谿本並作「莊」。按：壯通莊，莊嚴。荀子非十二子：「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楊倞注：「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爲莊。」

〔二八〕史記魏世家：「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如何？』」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

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二九〕知，四庫本作『行』。上文云視其……然後乃能知賢否，此知字是而行字非。

〔三〇〕質，稟性。淮南子說林：『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高誘注：『質，性也。』略，謀略，智略。廣韻藥韻：『略，謀略。』集韻藥韻：『略，智也。』

〔三一〕後漢書劉永傳附龐萌：『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爲侍中。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

〔三二〕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脇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

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董表太祖（按指曹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裴注引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按：曹操於董卓並非志趣變易，此注不確。

〔三三〕後漢書光武帝紀：「地皇三年，南陽饑荒，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又馮異傳：「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按：西漢皇族劉玄，字聖公，參加平林兵，號更始將軍。新莽地皇四年，由平林、新市、下江兵將共立爲帝，年號更始，史稱爲更始帝。

〔三四〕楚辭九辯：「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洪興祖補注：「約，窮也。」

〔三五〕布衣，平民之代稱。呂氏春秋行論：「人主之行與布衣異。」折節，強自克制，屈己下人。漢書王莽傳上：「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

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又王莽傳下：『（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爲帝，改年爲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廼染其頭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日與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

「三六」變，漢魏本、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並作『愛』，非也。此承上文『志趣變易，隨物而化』，變字是也。

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已難識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未及進達，其人已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未及拔舉，已先沒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一」。公叔座薦商鞅，而魏王不能用「二」。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三」。禽患舉百里奚，首足皆碎「四」。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竇后方好黃老，儒者何由見進「五」。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卞和非因匠，所以抱璞泣「六」。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何武舉公孫錄，而爲王氏所推「七」。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己。知己雖遇，當值明王「八」。三者之遭，萬不一會「九」。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一〇」。雖

識已真，或不在位。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一二」，十不一合也。識已須在位，智達復須宜「一二」。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一三」，不欲貢薦。雖識辨賢愚而屈於妨奪，故有不欲。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在位之人，雖心好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一四」。或好賢而不識，或知賢而心妬「一五」，故用與不用，同於總衆，紛然淆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身無位次，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爲未識。身雖在位，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是以人主常當運其聰智，廣其視聽，明揚側陋「一六」，旁求俊乂「一七」，舉能不避仇讎「一八」，拔賢不棄幽隱，然後國家可得而治，功業可得而濟也。

「一」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見讚，被讚美。

「二」公叔痤，亦作公叔座，座座古通用。史記商君列傳：『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

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痤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西入秦。」又見戰國策魏策一及呂氏春秋長見篇。

〔三〕亮通諒，誠信，信任。詩鄘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諒，信也。」陸德明釋文：「亮本亦作諒。」爾雅釋詁：「亮，信也。」

〔四〕禽息，春秋秦國大夫。後漢書朱穆傳：「此禽息史魚所從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李賢注引韓詩外傳：「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文選陸士衡（機）演連珠：「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李善注引韓詩外傳略同，作「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王充論衡儒增：「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

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

〔五〕史記儒林傳序：「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六〕因，四庫本作『大』，臆改也。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乎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按：楚人和氏，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作『卞和』。廬文弼群書拾補韓非子引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文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

〔七〕公孫錄本作公孫祿。廣韻屋韻：「祿，錄也。」推，排除，除去。詩大雅雲

漢：「早既太甚，則不可推。」毛傳：「推，去也。」漢書何武傳：「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公孫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

〔八〕當，兩京本作「常」，非也。

〔九〕三，文學古籍本作「二」非也。據上文，三者指材能、知己、明王。會，會合，聚合。爾雅釋詁：「會，合也。」廣雅釋詁三：「會，聚也。」

〔一〇〕識，四庫本作「誠」，是也。識字蓋涉上交「識真」而誤。誠，真正，確實。史記留侯世家：「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又季布列傳：「賢者誠重其死。」

〔一一〕值，相當。儀禮喪服：「大功八升若九升。」鄭玄注：「欲其文相值。」賈公彥疏：「值者，當也。」位勢值，職位權勢相當。

〔一二〕智，兩京本作『者』，非也。

〔二三〕妨，阻礙。廣韻漾韻：『妨，妨礙。』奪，錯亂，擾亂。書舜典：『八音能諧，無相奪倫。』孔傳：『八音能諧，理不錯奪。』

〔二四〕分，四庫本作『紛』。孫人和云：『分當作紛。注云「紛然淆亂」可證。』按：分通紛，紛亂。後漢書張衡傳：『吉凶分錯，人用作臆。』後漢書仲長統傳：『所持者寡，所取者猥。』李賢注：『猥，猶多也。』王符潛夫論考績：『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群臣總猥治公事者哉。』汪繼培箋：『總猥，猶離騷言總總也。』

〔二五〕妬，兩京本作『炤』，非也。

〔二六〕書堯典：『明明揚側陋。』孔傳：『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孔穎達疏：『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按：側陋又作仄陋，指有才德而屈居於卑位者。

〔二七〕書皋陶謨：『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孔傳：『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孔穎達疏：『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

〔二八〕舉，墨海本、守山本作『事』，非也。廣韻尤韻：『讎，仇也。』仇讎，

仇敵。國語越語上：『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韓非子說疑：『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禮記儒行：『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

釋爭第十二

賢善不伐，況小事乎。

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爲大，爲善而自伐其能，衆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爲損〔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二〕。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三〕。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四〕，疾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光宅天位〔五〕。郅至上人，而抑下滋甚〔六〕。王叔好爭，而終於出犇〔七〕。此二大夫矜功陵物，或宗移族滅〔八〕，或逃禍出奔〔九〕。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歟〔一〇〕。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一一〕。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處下也〔一二〕。矜奮侵陵者〔一三〕，毀塞之險途也。兕虎所以攫牢檻，以其性獷噬也〔一四〕。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一五〕，足不苟蹈，常懷退下。內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獨處不敢爲非，出門如見大賓〔一六〕。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子孫賴以免。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初無巨細，心發揚以陵物。是以前者人害之，矜能奔縱，人情所害。有功者人毀之，恃功驕盈，人情所毀。毀敗者人幸之〔一七〕。及其覆敗，人情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一八〕，智不相過。並驅爭險，更相蹈籍〔一九〕。兩頓俱折，而爲後者所趨。中道而斃，後者乘

之。譬免殛犬疲，而田父收其功「二〇」。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步萬里而途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

「一」書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孔傳：『自賢曰矜，自功曰伐。』

「二」書舜典：『舜讓於德，弗嗣。』孔穎達疏：『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顯，顯揚。孟子公孫丑上：『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顯義，顯揚仁義。書酒誥：『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孔穎達疏：『不念發聞其德令人馨香，使祀見享升聞於天。』

「三」詩商頌長發：『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毛傳：『不遲，言疾也。躋，升也。』鄭玄箋：『降，下。……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

「四」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勞謙，勤勞謙虛。見七繆篇『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箋。

「五」書堯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孔穎達疏：『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按：光宅，由充滿引申爲居有，占據之義。文選左太冲（思）吳都賦：『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劉淵林注：『一六合而光宅者，并有天下而一家也。』天

位，天子之位。書太甲：『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孔傳：『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

〔六〕鄒本作卻。卻至，春秋晉國大夫，食采邑於溫，故曰溫季。國語周語中：『晉既克楚於鄆，使卻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卻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賢人貴讓。……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卻至歸，明年死難。』韋昭注：『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

〔七〕王叔，周大夫王叔陳生。犇同奔。左傳襄公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

於王庭，士句聽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白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八〕宗，祖廟。說文六部：「宗，尊祖廟也。」段玉裁注：「當云：『尊也，祖廟也。』」族，有血緣關係之親屬的合稱。左傳昭公八年：「陳，顓頊之族也。」移，漢魏本作「遺」，四庫本、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夷」。移通侈，毀壞。孟子告子下：「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俞樾平議：「移當訓爲侈。六師侈之，猶六師墮之，蓋毀壞其都邑。」廣雅釋詁二：「遺，墮也。」又釋詁四：「夷，滅也。」移、遺、夷三字於此皆通。

〔九〕字彙走部：「迯，俗逃字。」

〔一〇〕懸，本作縣。廣韻先韻：「縣，說文云：「繫也。」相承借爲州縣字。懸，俗，今通用。」易繫辭上：「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孟子公孫丑上：「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由懸挂引申爲懸空無所依傍，爲危險之義。今北京方言中亦有此義。老舍龍鬚溝第一幕：「半夜三更住在外邊，够多懸哪！」

〔一一〕爾雅釋詁：「茂，勉也。」茂進，努力進取。廣韻至韻：「遂，達也。」遂路，通達的道路。商君書算地：「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

「一二」老子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之」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以先民，必以身後之。』按：

『聖人之』三字據馬王堆甲、乙本補。

「二三」矜奮，驕誇。見九徵篇『誠勇必有矜奮之色』箋。玉篇阜部：『陵，犯也。』廣韻蒸韻：『陵，侮也。』

「二四」集韻清韻：『撓，有所繫著也。』說文犬部：『獷，犬獷獷不可附也。』段玉裁注：『引申爲凡羸惡之稱。』說文口部：『噬，啗也。』獷噬，凶猛食人。

「二五」凌通陵，超越。呂氏春秋論威：『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高誘注：『凌，越也。』軌，法度，規矩。淮南子原道：『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高誘注：『軌，法也。』等，同一地位之人。廣雅釋詁一：『等，輩也。』

「二六」論語顏淵：『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劉寶楠正義：『出門，謂出大門，與人相接晤時也。如見大賓，見謂往迎賓也。賓位尊於己，故稱大也。……此言出門，又言大賓，故知是尊於己也。』

「二七」幸，高幸，慶幸。左傳僖公十四年：「幸災不仁。」

「二八」楚辭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競，並也。」洪興祖補注：「並逐曰競。」

「二九」蹈籍，踐蹋。文選司馬長卿（相如）上林賦：「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李善注引廣倉曰：「若蹈足貌。」

「三〇」戰國策齊策三：「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按：『爾雅釋言：「殫，誅也。』說文歹部：「殫，殊也。』段玉裁注：「殊，謂死也。』極，疲困。清吳善述說文廣義校訂：「極，又因窮極之義引爲困也，病也，疲也。』漢書王褒傳：「胃喘膚汗，人極馬倦。』據此，「兔殫犬疲」之「殫」當作「極」。

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讓之風，意猶昧然，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失「一」，心之所是，起而爭之。以在前爲速銳，以處後爲留滯，故行坐汲汲「二」，不暇脂車「三」。以下衆爲卑屈，以躡等爲異傑，苟矜起等「四」，不羞負乘。以

讓敵爲廻辱，以陵上爲高厲。故趙穿不顧元帥「五」，毘子以偏師陷「六」。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遂有殺人之怒「七」。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爲廉頗逡巡，兩得其利「八」。以抗遇暴，必構敵難。灌夫不爲田蚡持下，兩得其尤「九」。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俱自是非彼，誰明之耶。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兩虎共鬪，小者死，大者傷，焉得而兩全「一〇」。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譽也「一一」。若本無憾恨，遭事際會「一二」，亦不致毀害。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毀謗，必因事類而飾成之。其於聽者雖不盡信「一三」，猶半以爲然也。由言有端角「一四」，故信之者半。己之校報「一五」，亦又如之。復當報謗，爲生翅尾。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遠之聽，皆半信於此，半信於彼。然則交氣疾爭者「一六」，爲易口而自毀也。己說人之瑕，人亦說己之穢，雖詈人，自取其咎也。並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毆。辭忿則力爭，己既毆人，人亦毆己，此其爲借手以自毆。爲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毆，借口自詈，非惑如何「一七」。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一八」，以致變訟者乎「一九」。己能自責，人亦自責，兩不言競，變訟何由生哉！皆由內恕不足「二〇」，外望不已「二一」。所以爭者，由內不能恕己自責，而外望於人不己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己。是故心爭絕無休已。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曲而見輕，固其宜矣。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反傷也「二二」，固其

宜矣。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德輕在彼「二三」，固所宜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次，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雋矣。材均而不爭優劣「二四」，衆人善其讓。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爲憊矣。雋等而名未別，衆人惡其闕。是故蘭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二五」，寇恂以不聞取賢於賈復「二六」。此二賢者，知爭途不可由，故回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泯矣「二七」。物勢之反「二八」，乃君子所謂道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曲以求伸「二九」。蟲，微物耳，尚知蟠曲，況於人乎！

「一」莊子秋水：『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陸德明釋文：『之者，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司馬云：「燕王噲拙於謀，用蘇代之說，學堯舜讓位與子之，三年而國亂。」又「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白縣尹，僭稱公，作亂而死。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

「二」禮記問喪：『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孔穎達疏：『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

「三」詩小雅何人斯：『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朱熹集傳：『安，徐。遑，暇。舍，息。亟，疾。……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

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按：脂車，以油脂塗其車軸，使之滑澤。見詩邶風泉水「載脂載牽」朱熹注。

〔四〕起，四庫本作「越」，龍谿本作「己」。按：越字是也。越等與正文躡等之意相合。負乘，喻小人居於君子之位。易解爻辭：「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又繫辭上：「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代之矣。」

〔五〕左傳文公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

〔六〕臾子，春秋晉國執政先軫之子先穀，食采邑於臾，故曰臾子。左傳宣公十二

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彘子曰：「不可。……」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七〕莊子人間世：『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郭象注：『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

〔八〕逡巡，却退貌。見八觀篇『孔光逡巡』箋。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任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相如曰：「夫以秦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願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

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大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九〕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徒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腴。……飲酒酣，武安（武安侯田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竇嬰）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接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其春，武安侯病，專呼報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二〇〕切韻侯韻：『鬪，通俗作鬪。』全，墨海本、守山本作『舍』，非也。戰國策秦策二：『有兩虎爭人而鬪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也。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

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

〔一一〕疊，嫌隙，爭端。戰國策韓策三：『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疊。』

〔一二〕際會，機遇，遇合。漢書王莽傳上太后詔：『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此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

〔一三〕於，漢魏本、墨海本、守山本、玲瓏本並作『餘』。盡，龍谿本作『見』。

〔一四〕廣雅釋詁一：『端，正也。』文選潘安仁（岳）射雉賦：『奮勁骹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睒。』李善注引徐爰曰：『角，邪也。』端角，猶言正邪。

〔一五〕校，墨海本、守山本作『枝』，形近而誤。校、報二字同義，報復也。論語泰伯：『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校，報也。』

〔一六〕交，交互，互相。左傳隱公三年：『周鄭交惡。』杜預注：『兩相疾惡。』氣，意氣。荀子勸學：『有爭氣者，勿與辯也。』交氣疾爭，相互

以意氣力爭。

〔二七〕如，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并作『而』。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七：『而，猶如也。』

〔二八〕論語衛靈公：『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二九〕變通辯，爭辯。嵇康集家誠：『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物預也。』戴明楊校注：『變借爲辯。廣雅：「辯，變也。」』按：廣雅釋言下：『辯，變也。』王念孫疏證引王逸注楚辭九辯：『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說文言部：『訟，爭也。』辯訟，辯爭，爭辯。

〔二〇〕由，玲瓏本作『有』，非也，注文可證。

〔二一〕望，怨恨，責怪。史記外戚世家：『景帝以故望之。』司馬貞索隱：『望，猶責望，謂恨之也。』

〔二二〕親，疑當作『輕』。輕反傷，謂彼不知我賢而輕我，反傷自己。

〔二三〕德，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見』，是也。見輕在彼，謂我德不至，是否被輕視取決於對方。

〔二四〕均，四庫本作『鈞』。按：均通鈞。本書上文皆作『鈞』，此宜改作

『鈞』。

〔二五〕決勝，長短經是非篇引作『取勝』。藺相如廉頗事見前第八。

〔二六〕寇，寇俗字。鬪，鬪俗字。寇恂，東漢光武帝時潁川、汝南太守。賈復，光武名將。後漢書寇恂傳：『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嘆。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退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二七〕泯，墨海本、守山本、龍谿本並作『滅』。按說文新附水部：『泯，滅也。』

「二八」勢，情勢，趨勢。孟子公孫丑上：「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二九」易繫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孔穎達疏：

「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言信必須屈，屈以求信，是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蛟（龍）蛇初蟄是靜，以此存身是後動也，言動必因靜也，靜而後動，亦動靜相須也。」按：說文人部：「伸，屈伸。」段玉裁注：「伸，古經傳皆作信。韋昭漢書音義云：『信，古伸字。』」

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爲伸，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跨下之辱「一」。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師之謂也「二」。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爲福「三」，晉又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勲「四」。屈讎而爲友，相如下廉頗，而爲刎頸之交。使怨讎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君子之道，豈不裕乎「五」！若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閭之大訟。大訟起於纖芥，故君子慎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故罪大不可解，惡積不可救「六」。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爲謙德也。怨在纖微，則謙德可以除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涓涓不息，遂成江河「七」，水漏

覆舟，胡可救哉「八」。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九」，卒受離身之害。思復須臾之忿，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寵以朱浮之郤「二〇」，終有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故，違終始之大計，是以宗夷而族覆也「二一」。禍福之機，可不慎哉！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二二」，季郈聞難，魯國之釁作「二三」。可不畏歟，可不畏歟！

「二」史記淮陰侯列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皆笑信，以爲怯。』

「三」展喜，春秋魯國大夫展禽（柳下惠）之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持而不恐？」對曰：「恃先生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關，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

〔三〕戰國策燕策一：「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蘇秦）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也。』」又「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智者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

〔四〕史記晉世家：「……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又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按：古代軍行三十里爲一舍。

〔五〕說文衣部：「裕，衣物饒也。」段玉裁注：「引申爲寬足之稱。」

〔六〕易繫辭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

〔七〕涓涓，細流。說苑敬慎：「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縣

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孔子家語觀周作「涓涓不壅，終爲江河。」六韜守土作「涓涓不塞，將爲江河。」

〔八〕戰國策韓策二：「（畢長）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自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按：陽侯，大波之神。陽侯之波，猶言大波。

〔九〕陳餘、張耳皆秦末大梁人，相與爲刎頸之交。陳勝起兵，兩人上謁，從武臣，佔據趙地。武臣被殺，兩人又立舊貴族趙歇爲趙王。鉅鹿一戰中，陳餘結怨於張耳。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項羽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陳餘愈益怒，擊走張耳。張耳投奔漢王劉邦。漢初，陳餘以殺張耳爲條件助漢。漢王求貌似張耳者斬之。陳餘覺張耳未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率兵破趙城，陳餘兵敗被殺。漢立張耳爲趙王。見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及漢書張耳陳餘傳。

〔一〇〕彭寵，王莽時爲大司空，後從漢光武劉秀，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即位時未加封，寵愈怏怏不得志。與大將軍、幽州牧朱浮不相能，素有積怨。建武二年，光武詔徵寵，寵意朱浮賣己，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亦懷怨，遂發兵反，攻朱浮。朱浮以書質

責，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拔薊城，自立爲燕王。建武五年春，爲其奴僕殺於卧室。見後漢書彭寵傳及朱浮傳。

〔一〕覆，四庫本作『滅』。

〔二〕呂氏春秋察微：『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格」。」高誘注：「隆，當作格，格鬪也。」按：此事又見史記吳太伯世家。畢沅呂氏春秋校本引梁玉繩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

〔三〕呂氏春秋察微：『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官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

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按：此事又見於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及史記魯周公世家。介雞有二說：一云介，甲也，作小鎧著其雞；一說介當作芥，以芥菜塗其雞翅。金距，以利鐵作鍛距沓其距上。鬻，裂痕。說文鬻部：『鬻，血祭也。』段玉裁注：『凡圻罅謂之鬻。』左傳桓公八年：『讎有鬻，不可失也。』杜預注：『鬻，瑕隙也。』

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推讓所往，前無堅敵。以自修爲棚櫓〔一〕，修己以敬〔二〕，物無害者。靜則閉嘿泯之玄門〔三〕，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以靜，則重閉而玄嘿〔四〕。時可以動，則履正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五〕，動靜得節，故勝無與爭，爭不以力，故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怨構之有〔六〕。若然者，悔怵不存於聲色〔七〕，夫何顯爭之有哉！色貌猶不動，況力爭乎！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八〕。以己爲賢，專固自是〔九〕，是己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一〇〕，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桎梏而櫻虎〔一一〕，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頌，頌必有衆起〔一二〕。』言險而行違，必起衆而成訟矣。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一三〕。』以謙讓爲務者，所往而無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者，必

覆輪而致禍。

〔二〕說文本部：「棚，棧也。」段玉裁注：「通俗文曰：『板閣曰棧，連閣曰棚。析言之也。』許云「棚，棧也」渾言之也。」又木部：「櫓，大盾也。」棚櫓，遮檔之意。

〔三〕論語憲問：「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劉寶楠正義：「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

〔三〕玉篇口部：「嘿，與默同。」集韻德韻：「嘿，靜也，通作默。」玉篇水部：「泯，泯泯，亂也。」嘿泯，沉靜昏亂。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四〕淮南子主術：「君子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高誘注：「尸，祭祖也。」「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文選揚子雲（雄）長楊賦：「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李善注：「玄默，謂幽玄恬默也。」

〔五〕勝，龍谿本作「爭」，蓋涉下一爭字而誤。形，表現，顯露。禮記樂記：「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鄭玄注：「形，猶見也。」

〔六〕荀子成相：「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七〕恠，四庫本、守山本、龍谿本並作恠。恠字字書未見，乃恠字缺筆而誤，恠爲吝字異體。易繫辭上：「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八〕險詖，邪詖不正。玉篇阜部：「險，惡也。」又言部：「詖，佞詖也。」詩周南卷耳序：「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孔穎達疏：「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爲善之辭也。」

〔九〕固，墨海本、守山本作「國」，形近而誤。專固，專斷固執。

〔一〇〕信，確實，的確。書金縢：「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孔穎達疏：「信，言有此事也。」左傳昭公元年：「子皙信美矣。」

〔一一〕桲，關獸畜的木籠。說文木部：「桲，檻也，以藏虎兇。」引申爲用牢籠關押。管子小匡：「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桲以予齊。」櫻，束縛。本篇前注文有「兇虎所以櫻牢檻」。

〔一二〕易訟彖辭：「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孔穎達疏：「上剛即乾也，下險即坎也。猶人意懷險惡又剛健，所以訟也。」岡村繁云：「今本周易，違作健，而與此不合。蓋古本周易有作違字者。此注「言險而行違。」其明證也。」易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韓康伯注：「衆起而不比，則爭無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按：玉篇比部：「比，近也，

親也。』

「一三」老子二十二章：『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六十六章：『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一等。空虛自矜，故為下等也「二」。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為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於物，故為上等。愚而好勝，一等。不自量度，故為下等。賢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故為中等。賢而能讓，三等。歸善於物，故為上等。緩己急人，一等。性不怒人「三」，故為下等。急己急人，二等。褊戾峭刻「四」，故為中等。急己寬人，三等。謹身恕物，故為上等。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是為奇變。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遠也「五」。小人安其下等，何由能及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處上等而不失者也。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六」。不伐其功，美譽自生。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七」。不貪其賞，嘉賜自賜。夫豈詭遇以求之哉「八」，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豈故不伐、辭賞，詭情求名耶。乃至直發於中「九」，自與理會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一〇」，故功一而美二。自損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自伐而行毀名喪。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不

伐而名章，不爭而理得。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謙爭而德光〔一二〕。君子誠能觀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二三〕，則光暉煥而日新〔二四〕，德聲倫於古人矣〔二五〕。避忿肆之險途，獨逍遙於上等。遠燕雀於啁啾〔二六〕，足鳴鳳於玄曠〔二七〕。然後德輝耀於來今，清光侔於往代〔二八〕。

〔一〕孫人和云：「大字疑涉下文『功大而不伐』而衍。無功自矜爲下等，有功而伐之爲中等，功大而不伐爲上等，此文不當有大字。且注云：『空虛自矜，故爲下等也』，不釋大字，其爲衍文無疑。」按：大，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龍谿本皆作『本』，是也。『本無功而自矜』合注文『空虛自矜』之意。大爲本字之誤。

〔二〕也字衍。下注文『故爲中等』，『故爲上等』均無也字。是其證。

〔三〕恕，墨海本、守山本作『怨』，形近而誤。

〔四〕爾雅釋言：『褊，急也。』文選潘安仁（岳）秋興賦：『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李善注：『戾，勁疾之貌。』褊戾，急躁之意。峭刻，刻峭，苛刻。文選王子淵（褒）四子講德論：『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褊戾峭刻，性急躁而對人苛刻。

〔五〕遠，四庫本作『乃』，墨海本、守山本、畿輔本作『逮』，龍谿本作

『得』。按：此作『莫能遠』或『莫能得』皆不通，作『莫能及』是也。注文可證。作『莫能逮』亦通。

〔六〕此句龍谿本作『故孟之反不伐以獲聖人之譽。』論語雍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又引馬融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能前進。』按：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彼云：『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杜預注：『之側，孟氏族也，字反。』

〔七〕梁玉繩漢書人表考卷二，詣管仲亦曰管叔，見易林明夷之旅。左傳僖公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賤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杜預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又『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稱之。』

又『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

〔八〕孟子滕文公下：『（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橫而射之曰詭遇。』按：此謂獵獸時不按規定而橫射，後以詭遇喻以不正當手法獲取名位。

〔九〕發，墨海本、守山本作『伐』。

〔一〇〕此句龍谿本作『是君子之知損之爲益。』長短經是非篇引作『君子知損之爲益』。

〔一一〕易謙彖辭：『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孔穎達疏：『尊者有謙讓而更光明盛大，卑讓而不可踰越。』又繫辭下：『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孔穎達疏：『以能謙卑，故其德益尊而光明也。』

〔一二〕玄路，幽遠之路。

〔一三〕易大畜彖辭：『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孔穎達疏：『以其剛健篤實之故，故能輝耀光榮，日日增新其德。』

〔一四〕禮記曲禮：『儼人必於其倫。』鄭玄注：『倫，猶類也。』

〔一五〕禮記三年問：『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廣韻尤韻：『啁，啁噍，鳥聲。』集韻尤韻：『噍，燕雀聲，通作啁。』史記陳涉世家：『嗟』

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燕與雀皆小鳥，喻爲小人物。遠燕雀於啁啾，遠離小人細碎之語。

〔二六〕疋，四庫本作『匹』。廣韻質韻：『匹，偶也，配也，合也。……俗作疋。』鳴鳳，鳳鳴。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箋：『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玄曠，幽遠開闊。文選陸士衡（機）贈馮文熊遷斥丘令詩：『邁心玄曠，矯志崇邈。』

〔二七〕說文人部：『侔，齊等也。』

附錄一 三國志劉劭「邵」傳箋注

劉劭字孔才「二」，廣平邯鄲人也「三」。建安中，爲計吏「四」，詣許「四」。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五」。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六」，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八」。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九」。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朝禮者「二〇」，或消災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二」宋庠人物志後記節錄本傳，自注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寫法言亦作邑旁邵，蓋力卩文近易訛，讀者又昧偏旁之別。今定從邵云。』潘眉三國志考證：『本傳作劉劭，荀彧傳注作劉邵，皆傳寫之誤。晉刑法志：「散騎常侍劉邵」從卩作邵。』今按：邵、劭、邵三字音同形近。劭通邵，有高美之義。文選陸士

衡（機）豪士賦序：『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李善注：『爾雅注曰：「劭，美也。」』邵字僅用於地名或姓氏，義與邵、劭二字無涉。孔才之名，作邵或劭皆通，邵字偏旁『𠂔』與『𠂔』易混，諸書多作邵者乃邵字之誤。廣雅釋詁四：『邵，高也。』王念孫疏證：『邵，各本訛作邵。』北史邢邵傳：『邢邵字子才』。標點本校勘記：『諸本「邵」作「邵」，他處也或作「劭」。』風俗通作者應劭字仲遠，劭字未見作邵或邵者。宋庠、潘眉之說可從，當訂作邵。

〔二〕邯鄲，舊縣名，秦置，魏初屬廣平郡，故址在今河北邯鄲市。

〔三〕郡國年終將政績呈報京師考覈，稱為上計，入京上計的官員稱為上計吏或計吏。計指計簿，載錄郡內人事、戶口、稅賦等的簿籍。宋徐天麟東漢會要卷二十二上計：『通典云：漢制，郡守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

〔四〕玉篇言部：『詣，往也，到也。』許，今河南許昌市。漢建安元年曹操迎獻帝由洛陽遷都許，魏黃初二年改許為許昌。

〔五〕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二：『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

應災異，掌記之。』劉知幾《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爲宗，而兼掌曆象，明陰陽，管〔度〕數。』正旦，正月朔旦，或云正月旦，即舊曆正月初一日。書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太平御覽卷二十九引漢官儀：『正月旦，天子御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

〔六〕北堂書鈔卷五十九引漢官典職：『尚書令，主贊事，總典綱紀，無所不綜。』（藝文類聚卷四十八引漢官儀職同，『贊事』作『贊奏』，『綜』作『統』。）荀彧字文若，初依袁紹，後從曹操。操迎獻帝遷都許，以彧爲侍君，守尚書令。後漢書及三國志皆有傳。

〔七〕古時凡訪人皆曰朝，後專指卑見尊。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時見曰會。』鄭玄注：『時見者，言無常期。』此朝會指諸侯或臣屬朝見君主。爾雅釋詁：『廢，止也。』卻，退讓，引申爲停止。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陳奇猷校注：『卻之乃使之停止。』

〔八〕梓慎，春秋魯國大夫。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裨竈，春秋鄭國大夫。左傳昭公十八年：『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

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產曰：「天道遠，人道彌，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也，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九〕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之天子救日，各以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旅見，共同朝見。

〔一〇〕盧弼集解：『宋書禮志一，變下有異字，通典同。』

〔一一〕晉書禮志一：『邵由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

御史大夫郝慮辟劭〔一〕，會慮免，拜太子舍人〔二〕，遷秘書郎〔三〕。黃初中，爲尚書郎〔四〕、散騎侍郎〔五〕，受詔集五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六〕。明帝即位，出爲陳留太守〔七〕，敦從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八〕，與議郎庾嶷、荀說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九〕，著律略論〔一〇〕。遷散騎常侍〔一一〕。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一二〕。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一三〕，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

彌等首「二四」。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二五」。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二」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秩千石。」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爲丞相。……八月丁未，光祿勳郗慮爲御史大夫。」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甲，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命公爲魏公。」裴松之注引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又建安二十二年「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按：郗慮爲御史大夫屬漢臣，在建安十三年至二十二年之間，郗慮辟劭當在此間。郗慮其他事，見後漢書孔融傳。文選蔡伯喈（邕）郭有道碑文序：「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李善注：「辟，猶召也。」

「二」續漢書百官志四：「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無員。更置宿衛，如三署郎中。」

「三」初學記卷十二：「秘書郎，魏官也。初，漢獻帝置秘書令，有丞、郎，蓋是中書之任。魏文分秘書爲中書，而秘書別掌文籍，領秘書丞及秘書郎中，即其任也。」

〔四〕初學記卷十一引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晝夜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又引蔡質漢官典職：『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

〔五〕北堂書鈔卷五十八引應劭漢官儀：『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官無員。散騎乃是騎馬夾乘輿車，獻可替否。』又引華嶠集：『詔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爲職，又掌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才。』三國志魏志文帝紀元康元年：『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六〕三國志魏志文帝紀：『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按：參加撰集皇覽者，除劉邵外，可考者有王象、繆襲、桓範、韋誕四人。魏志楊俊傳裴松之注引魏略：『王象字義伯。……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史記五帝本紀司馬貞索引：『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也。』（按：皇覽爲類書，僅謂記先代墓冢，非是。）本傳末云：『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裴松之注引文章志：

『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仕魏四世，正始六年六十卒。』隋書經籍志子部雜家類：『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梁有六百八十卷。』（按：卜乃襲字之誤。）魏志曹爽傳裴注引魏略：『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太平御覽卷六〇一引三國典略：『齊王如晉陽，尚書右僕射祖珽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

〔七〕陳留，郡名，西漢置。治所陳留，故址在今河南開封東南。

〔八〕北堂書鈔卷六十三引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元鼎二年置三都尉：駙馬都尉、奉車都尉掌乘輿，車騎都尉掌羽林從騎，並無員，或以侍中、常侍、卿尹、校尉左遷爲之。』考今本漢書百官公卿表，無此文。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二：『騎都尉，比二千石。』本注：『無員。本監羽林郎。』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李祖楸曰：『中興初騎都尉有以侍中兼者。』又曰：『前書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之，中興後有以中郎將監者。』

〔九〕續漢書百官志二：『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本注：『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三國志魏志張鈞傳：『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胡）昭。』裴注引庾氏譜：『儼

字劭然，潁川人。『晉書宣帝紀嘉平三年：「帝至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爲相國。」又庾峻傳：「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三國志魏志荀彧傳：「子憚，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憚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裴注引荀氏家傳：「詵字曼倩。」科令，法令。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出師表：「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晉書刑法志：「其後王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一〇〕隋書經籍志史部刑法類：「應劭律略論五卷，亡。」姚振宗考證：「應劭蓋劉劭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史部刑法類：「律略論五卷，劉劭撰。」太平御覽卷六三八引劉邵律略：「刪舊科，採漢律，爲魏律，懸之象魏。」

〔一一〕初學記卷十二引魏略：「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石。黃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又引齊職儀：「魏文帝復置散騎之職，以中常侍合爲一官，除中字，直曰散騎常侍。置四人，典章表詔命手筆之事。」據此書及他書所記，魏略「不典事」之說非是。

〔一二〕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二年：『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持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袁）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

〔一三〕要，要服。荒，荒服。古以王畿外圍依遠近分爲五等區劃，稱爲五服，即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見尚書禹貢）。要服與荒服距京師最遠，故以要荒指邊遠地區。文選班孟堅（固）典引：『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李周翰注：『要荒，遠國也。』

〔一四〕三國志魏志公孫度傳：『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等首。』

〔一五〕趙都賦、許都賦、洛都賦俱佚。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按：劭，諸本多作邵，亦有作邵者。）趙都賦佚文，略見文心雕龍事類篇，藝文類聚卷六十一，初學記卷六、卷十五、卷二十二，文

選魏都賦注、海賦注、赭白馬賦注、演連珠注、七啓注、太平御覽卷一九四、三四七、四六四、四七二、四七三所引。嚴可均全三國文卷三十二輯有趙都賦佚文，漏輯文心雕龍事類篇引『公子之客，叱勁楚令畝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

青龍中，吳圍合肥〔一〕，時東方吏士皆分休〔三〕，征東將軍滿寵請中軍兵〔三〕，並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四〕，若使進擊，不必能制〕〔五〕。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六〕，揚聲進道，震曜形勢〕〔七〕。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旗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八〕，要其糧道〕〔九〕。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循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二〇〕，賊果退還〕〔一一〕。

〔一〕吳圍合肥，指合肥新城。三國志魏志滿寵傳，青龍元年寵表請於合肥舊縣西三十里立新城。（資治通鑑繫此事於太和六年，恐非。）明年孫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吳志孫權傳嘉禾三年：『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

〔二〕資治通鑑魏明帝青龍二年胡三省注：『分休，猶番休也。』

〔三〕三國志魏志滿寵傳：『太和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宋書百官志上：『征東將軍，一人。……征南將軍，一人。……征西將軍，一人。……征北將軍，一人。』魚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黃初中，位次三公。』古時行軍作戰分左中右（或上中下）三軍，主將處中軍，發號令。左傳桓公五年：『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

〔四〕盧弼集解：『戰，應作守。』

〔五〕不必，殿本、標點本同，盧弼集解本作『必不』。

〔六〕資治通鑑魏明帝青龍二年作『先軍前發』。先字當補。

〔七〕爾雅釋詁：『震，動也。』曜，炫耀，顯示。張衡東京賦：『三農之隙，曜威中原。』形勢，軍事陳勢。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八〕說文手部：『擬，度也。』段玉裁注：『今所謂揣度也。』

〔九〕要，平聲，攔截。後漢書班超傳：『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

〔一〇〕比，時間介詞，等到之意。荀子解蔽：『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之，比至其家，失氣而死。』

「二」三國志魏志明帝紀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陸議（吳志孫權傳及通鑑俱作陸遜）、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

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二」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三」，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三」，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士，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四」；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七」；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八」，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閒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九」。」

「二」夏侯惠，夏侯淵子。三國志魏志夏侯淵傳裴注引文章叙錄：「惠字稚權，幼

以才學見稱，善爲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鐘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

〔二〕體，實行，實踐。荀子修身：「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王念孫雜志：「體讀爲履。篤志而體，固其志以履道。」淮南子原道：「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高誘注：「周，調也。數，術也。」呂氏春秋雍塞：「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高誘注：「數，道數也。」體周於數，行爲適合道數，即行爲規範之意。

〔三〕盧弼集解：「性，疑作信。」信實，誠實。

〔四〕推步，推算天文曆法之術。後漢書馮緄傳：「緄弟允……善推步之術。」李賢注：「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

〔五〕分數，法理。見人物志接識篇「法制之人以分數爲度」箋。精比，精密。呂氏春秋達鬱：「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智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高誘注：「比，猶致也。」畢沅校：「謂緻密。」

〔六〕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孫希旦集解：「屬辭者，連屬其辭，以月繫年，以日繫月，以事繫日也。」屬辭與屬文均指連綴文辭，即寫作之意。

〔七〕化，教化，指轉變人心的理論與措施。三國志魏志高柔傳：「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略，法度。左傳成公二年：「兄弟甥舅，侵敗王略。」杜預注：「略，經略法度。」又定公四年：「吾子欲役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杜預注：「略，道也。」較，概略。三國志吳志孫皎傳：「此人雖粗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要，要點。韓非子揚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化略較要，教化法度的大概。

〔八〕幃通帷，幃幄即帷幄，又稱帷帳，軍中帳幕。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漢書高帝紀作「帷幄」。

〔九〕裴松之注：「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卒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一〕。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二〕，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馳頽，神慮內監，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三〕又以爲宜制禮作

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關內侯「四」。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五」。卒，追贈光祿勳「六」。子琳嗣。……

評曰……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

「一」三國志魏志盧毓傳：「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窗（盧弼集解：窗當作聰。）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其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又杜畿傳附杜恕：「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通鑑作『云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

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資治通鑑〕魏明帝景初元年：「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詔下百官議。……議之久不決，事竟不行。」

〔二〕史記律書：「豈與世儒闡於大較，不權輕重。」司馬貞索隱：「大較，大法也。」

〔三〕晉書禮志上引摯虞奏曰：「尚書於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摯虞所云不知何本，可補劉邵傳。

〔四〕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關內侯，顏師古注：「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五：「關內侯，承秦賜爵十九等爲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詳見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一關內侯說。

〔五〕劉邵著作，除本傳所記，尚有孝經注一卷、爾雅注、爵制、劉邵集二卷。隋

書經籍志經部孝經類：『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舊唐書經籍志甲部經錄孝經類：『古文孝經一卷，劉邵注。』姚振宗三國藝文志經部小學類：『劉邵爾雅注。初學記歲時部引「爾雅曰：蟋蟀，蜚。」劉劭注：「謂蜋蛄也。」孫炎云：「梁國謂之蜚。」按魏志本傳稱邵所撰述凡百餘篇，不言有爾雅注。釋文及隋、唐志俱不載，而初學記此條首引本文，次引劉劭注，又次引孫炎、郭璞注，甚是分明，無可疑者。考郭景純序言，注者十有餘家。邢昺舉郭璞之前注家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又五經正義所援引某氏、謝氏、顧氏，凡八家，餘亦未知誰氏（汪師韓文選注引書目，爾雅有孫、林、包氏）。然則劉邵之注當在郭氏所採十餘家中。初學記所引，未必見其本書。』今按：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溫風始至，蟋蟀居壁。』孔穎達疏：『爾雅釋蟲云：「蟋蟀，蜚也。」孫炎曰：「蜻蛉也，梁國謂蜚。」郭景純云：「今促織。」』此與初學記所引全同，而未云劉邵注，可見孔穎達未見劉邵注本，初學記所引劉邵注可疑。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五關內侯下，梁劉昭注引劉劭爵制數百字。此書史志未見著錄。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云：『按魏國初建於建安十八年五月，此爵制證以本紀，當作於是年。』隋書經籍志集部別集類：

梁有光祿勳劉邵集二卷、錄一卷，亡。嚴可均全三國文卷三十二劉劭名下有飛白書勢，注云見藝文類聚七十四。按汪紹楹校本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巧藝部作『晉劉邵飛白書勢』，非孔才之文。

〔六〕初學記卷十二引齊職儀：『初，秦置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及主諸郎之在殿中侍衛，故曰郎中令。漢因之，至武帝更名光祿勳。後漢獻帝又爲郎中令。魏文又爲光祿勳。後也因之。』又引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勳。』

附錄二 魏書劉昉傳

劉昉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實，字子玉，以儒學稱。昉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昉。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昉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昉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昉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曷私署，徵爲儒林祭

酒、從事中郎。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昺侍側，前請代寫。曷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曷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昺何人斯，敢不如此。』昺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

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

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昺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

附錄三 著錄

隋書經籍志子部名家類：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

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名家類：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

又三卷，劉邵撰，劉昫注。

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名家類：

劉邵人物志三卷。

劉昫注人物志三卷。

通志藝文略諸子類名家：

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偽涼劉昫注。

衢州本郡齋讀書志卷十一名家類：

人物志三卷

右魏邯鄲劉劭孔才撰，偽涼燉煌劉昫注。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二篇。邵，郅慮所薦，慮譖殺孔融者，不知在劭書爲何等，而劭受其知也。（錄自王先謙刊本，邵、劭不一按原書。）

袁州本郡齋讀書志卷三名家類：

人物志三卷

右劉邵撰，凡十二篇，偽涼劉昞注。以人物情性志氣不同，當審察材理，各分等列云。（錄自涵芬樓影印宋淳祐刊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名家類：

人物志三卷

魏散騎常侍邯鄲劉劭孔才撰，偽涼燉煌劉昞注。梁史無劉昞，中興書目云爾。晁氏云偽涼人。（錄自武英殿聚珍本。）

文獻通考經籍考子部名家類：

人物志三卷

晁氏曰：『魏邯鄲劉劭孔才撰，偽涼燉煌劉昞注。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劭，鄒慮所薦，慮譖殺孔融者，不知在劭書爲何等，而劭受其知也。』陳氏曰：『梁史無劉昞，中興書目云爾。晁氏云偽涼人也。』（錄自萬有文庫十通本。十六篇之說誤，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玉海卷五十七：

劉劭人物志三卷（魏散騎常侍。崇文目：三卷）。劉昞注人物志三卷（涼祭酒，字延明。中興書目：二卷）。述人性品有上下，材質有邪正，欲考諸行事而約之中庸。十二篇：九證、體別、流業、才理、才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七

繆、效難、釋事。（錄自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中興書目著錄二卷乃三卷之誤。「九證」，今各本作「九徵」，「釋事」乃「釋爭」之誤。）

遂初堂書目雜家類：

魏劉邵人物志（錄自海山仙館叢書本。）

宋史藝文志子部名家類：

劉邵人物志二卷（按：此云二卷，疑沿中興館閣書目之誤。）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

人物志三卷

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末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注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暹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秘書郎，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邵書凡十二篇，首尾

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尹文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折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乎儒者也。昉注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題下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譌題晉人，殊爲疏舛。此本爲萬曆甲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旻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錄自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影印浙江本。四庫館臣所云漢魏叢書爲明萬曆二十年何允中所刻廣漢魏叢書，乾隆五十六年王謨據此本增刻爲增訂漢魏叢書。萬曆二十年程榮輯刻漢魏叢書之人物志有劉昉注。據萬曆十二年刊本人物志所載再刻人物志附題，劉用霖應爲劉元霖。）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四子部雜家類一：

人物志三卷魏劉昉

涼劉昉注

其注爲劉昉所作。昉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暹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昉秘書郎，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昉歷事三主，署涼官者誤矣。

嘉錫案：隋志只有劉邵書，不載昉注，兩唐志於劉邵人物志之外，又有劉昉注人

物志三卷，均不著時代。郡齋讀書志卷十一作偽涼燉煌劉昉注。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云：『梁儒林祭酒燉煌劉昉注。梁史無劉昉，中興書目云爾，晁氏云偽涼人。』夫以涼爲梁，自是中興書目之誤，然其題儒林祭酒，則不誤也。考魏書有劉昉傳，略云：『劉昉字延明，燉煌人也。李騫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遷撫夷護軍。昉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老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牧犍尊爲國師。世祖平涼州，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北史劉延明傳同，不言其名昉者，避唐諱耳。昉之事蹟，載於正史者，彰著如此，提要捨而不引，顧取明人屠喬孫所撰之十六國春秋以爲據，何哉？昉雖歷事三主，然本傳叙昉所述皆在李騫之世，則今本之題涼官，據其著書時言之，初未嘗誤也。隋志霸史類有涼書十卷，注云：『記張軌事，偽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景字亦因避唐諱改。是亦題涼官，豈亦誤耶？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昉又各著涼書。』是亦舉涼官，非北魏之樂平王從事中郎也。

邵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案所謂晁公武作十六篇者，據衢州本讀書志言之耳，若袁州本讀書志卷三上，則

固作十二篇也。然修四庫書時，實未見衢州本，此蓋從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二轉引，而未考之本書耳。提要之引晁、陳書，往往如此，其誤已屢見不一見矣。
(錄自一九八〇年中華書局本。小字為原注。)

附錄四 序跋

宋阮逸序：

人性之爲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鬬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按應為子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

脩身之樞括，其效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簞櫝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錄自明隆慶刊本卷首。）

宋文寬夫題：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按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於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昞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爲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邵之叙五行曰：「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徧檢書傳，無明砭之證。案字書，砭者以石刺病，此外別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能究之。不爾則邵當別有異聞，今則亡矣。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字爲然。疑爲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錄自明隆慶刊本卷末。小字爲原注。）

宋宋庠後記：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召旁從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寫法言亦作邑旁邵，蓋力卽文近易訛，讀者又昧偏旁之別。今定從邵云。建安中，爲計吏，詣許。……以上並案邵、昞本傳刪取其要云。廣平宋庠記。（錄自明隆慶刊本卷末。略去宋庠摘引三國志劉劭傳及魏書劉昞傳之文。小字爲原注。）

宋王三省序人物志後：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駁較於材，隆污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烏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不用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錄自明隆慶刊本卷末。）

明顧定芳跋：

夫人賦材之理妙，觀採之法難，是故孔、孟猶慎之。後世愛惡偏用，毀譽之習興，是非淆雜，依似之僞作，而弊日滋矣。魏劉常侍邵有感而著人物志，凡十二篇。窮思極微，出入性情。原度量體行品目，隱顯悉舉，萬世人物本真，若妍媸對鑑，毫髮莫遁焉。宋阮逸嘉其書而序傳之。今無善本矣。定芳獲睹抄本於儼山伯氏，請錄較鏤，以廣修身知人之意，如阮氏之冀望云。嘉靖己丑秋九月既望，上海後學顧定芳謹識。（原載嘉靖刊本人物志卷末。轉錄自伏俊理人物志研究四三八頁，一九九九年一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明鄭旻重刻人物志跋：

劉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踰之矣。邵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纚然有荀卿、韓非風致，而疊疊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不知也。顧其書獲見者少，又脫落難讀，大中丞真定梁公持節鉞，拊鎮中州，熊車所莅，吏稱民安。爰覓善本，加訂正刻之宋郡，用以傳之人人，授簡屬吏旻綴一言於末簡。旻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體、器能之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兼。至其振策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兢兢罔敢怠遑，總達衆材至矣。異日秉鈞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知人安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邵之志何幸獲酬於公哉！刻成輒忘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覽者當知言之非佞云。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陽鄭旻謹書。（錄自明隆慶刊本卷末。）

明劉元霖再刻人物志附題：

夫高談品流，蓋未尚哉。鈎微蒐隱，代之變矣。予讀人物志而有感於邵之怒心也。懸鑑炤己，提衡軌物。詰士之恒，不炤不軌，漫無臧刺。命曰諄德，知人顧

可後己。人情險於山川，形淆於眉睫，良不易程。鳳之性仁，其文五色。昭明似鳳，性至不仁，其文亦五色。木之始培也，謂其利材也，長而爲櫟，則雖其大蔽牛，靡所用之。士有中外異致，始木殊方，率類於此。自非上賢，疇別伍彙。邵之爲志也，九徵以驗情，體別以辨性，流業、材理、材能而精品任，利害、接識、英雄而定能稱，有八觀則志剖，有七繆則非燭，責副而侔之乎效難，平忿而揆之釋爭。總之，準繩在體格，調劑在中和。一依先民之經，不越人情之變。修己品物，章往晉來，抖賢贗於錙銖，吹純疵於毛髮。筆端巧運，幾奪天真矣。是胡爲者，挈邵之世，度今之年，不翅遯郭。邵當日且如此，今竟何所底之？予故重有感焉。志刻於相臺有年，板行既久，木腐字蝕，無當於觀，予從而新之。既完，聊述所見。時在萬曆闕逢涓灘太歲，月臨黃鍾，天道行南日也。瀛海用齋劉元霖元澤甫題。（錄自萬曆十二年刊本。）

清彭家屏跋：

人物志三卷，志經籍者列入史部（按當作子部）名家類中，余久欲致之而未得也。前於同年涂君延年處借得宋帙，剪燭恭讀，漏盡卒業。惜其鈐版湮滅，十失其二，手自抄寫，隨筆勘正。本文幸獲無闕，惟延明劉氏注釋多有斷略。復輒轉覓得善本，參校補訂，乃成完璧。可爲修己觀人之考鏡，因亟付剞氏重爲刊梓，以

公同嗜。時乾隆十二年丁卯林鍾月，中州後學彭家屏識於南州官舍之石翠山房。

（原載乾隆十二年寶機樓刊本。錄自伏俊璉人物志研究四四〇頁，一九九九年一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人傳增湘明本人物志跋：

此書宋刻世無傳本，乾隆時中州彭家屏寶機樓曾校刻一本，其自序言於同年涂延年處借得宋帙，而鋟版湮滅，十失其二，手自鈔寫，隨筆勘正云。是其所見宋刻既語焉不詳，重梓之版匡行格是否悉遵舊式亦不可知，所云宋刻殊未足據依也。明代所傳有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各本。此本半葉八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單闌。惟前後序跋爲肆估撤去，並以襲染紙，藉充宋刻，以致授梓時代渺無稽考，然審其字體方勁，雕工明整，猶是嘉、萬以前風氣，疑即詒宋樓著錄之正德本也。

各卷鈐章有『馬玉堂印』、『笏齋藏本』、『蔣長泰學山氏收藏記』。馬氏海鹽明經，爲浙中藏書家，余藏本中尚有『漢唐齋』、『紅葉山房』諸章，皆其藏書印記也。蔣長泰氏則瑛別考之。己卯八月十六日，藏園識。（錄自藏園群書題記三四五頁，一九八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又明隆慶本人物志跋：

此書余庫中有正德本，已詳考而識之矣。此本行格與正德本同，而版匡加大，四邊改爲雙闌，楷書上版，字大悅目，爲隆慶六年宋郡所刊，後有歸德府知府鄭旻跋，略言中丞真定梁公持節中州，爰覓善本加訂正，刻之宋郡，用以傳之人人云。疑其所謂善本即正德所刊，故行格一仍其舊也。考四庫提要，知文淵閣著錄者爲萬曆甲申河間劉用霖本，劉本蓋用隆慶舊版重修，館臣猶推爲古本，則此爲鄭守原刻，其珍祕固不待言矣。

卷中鈐章有『雲間陶氏藏書印』、『風涇陶崇質家藏善本』、『潯陽奎藻堂書籍記』、『風涇奎藻堂陶氏書籍記』、『南邨草堂陶氏家藏善本』諸印記，篆刻咸爲精雅，其人當亦文學世家，竣於郡邑志乘中考尋其仕履焉。己卯中秋翊日記。

（錄自藏園群書題記三四六頁，一九八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附錄五 評論

唐劉知幾：

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史通自敘篇。）

唐李德裕：

余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僧一行稱：調盈虛，御輕重，惟太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太公，亦不宜比商鞅，鞅可與吳起同類耳。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粗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更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邱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邱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項羽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抗秦卒以結怨關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知，不足稱也。（李衛公外集卷三人物志論。又見全唐文卷七〇九。小字爲原注。）

唐李翱：

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志〕、王氏中說、俗傳

太公家教是也。（答朱載言書，見全唐文卷六三五。）

清臧琳：

劉勰文心雕龍之論文章，劉劭人物志之論人、劉知幾史通之論史，可謂千古絕作，余所深嗜而快讀者。著書人皆姓劉，亦奇事也。（經義雜記卷二十五三劉三絕。）

清李慈銘：

閱魏劉邵此字從卩，不從卩從力。從卩者邑名，從力者勉也，從卩者高也。劉字孔才，故知當作卩。應仲遠之名亦當作邵，今傳寫皆誤作劭。人物志。是書共十二篇，雖各爲標目，而實一意相承。其旨主於別材器使，爲名家之學，而推重術家之流，如范蠡、張良者，奇謀通變，能用能藏。又道之以平淡玄遠爲極致，蓋申、韓而參以黃、老。其中名言雋理，可味者多。文筆亦峻厲廉悍，在並時申鑑、中論之間，較爲簡古。武進臧玉林氏嘗以此與文心雕龍及史通並稱，謂三劉之書最堪玩味，是也。惟向無善本，所見叢書諸刻，頗多譌奪。其中頗有僻澀之字，而又展轉烏焉，幾不可解。是刻有明人文寬夫跋，謂其叙五行曰：『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明砭字無義，當作『簡暢而明啓』。其不知妄改。宋明人之可陋而可笑，往往如此。（桃華聖解盒日記甲集六十七頁，同治庚午二月十六日壬子。按：文寬夫即文彥博，宋史有傳，非明人也。）

清高似孫：

劉邵之志人物也，曰管仲，曰商鞅，皆以隸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俱人物之品，往往不倫。德裕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皆出於法者，其至論歟。（子略卷三管子）

近人章炳麟：

漢世獨有石渠議奏，文質相稱，語無旁溢，猶可爲論宗。後漢諸子漸興，訖魏初幾百種。然其深達理要者，辨事不過論衡，議政不過昌言，方人不過人物志。此三家差可攀晚周。其餘雖嫻雅，悉腐談也。（國故論衡中論式）

自呂氏患刑名異充，聲實異謂，既以若術別賢不肖矣。呂氏春秋正名篇。其次劉劭次人物志，姚信述士緯、魏文帝著士操，盧毓論九州人士，皆見隋書經籍志名家。皆本文王觀人之術，又幾反於爵名。案魏志鄧艾傳注引荀綽冀州記曰，爰俞「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是魏管間自有散名之學而世不傳，蓋所趣在品題人物，不啻正名辨物之術也。（國故論衡下原名。文中小字爲原注。）

名法之教，任賢考功，期於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位，故劉劭人物志、姚信士緯作焉。（檢論卷三學變）